

MAY 31 1945

第一卷
第一期

新動白月刊

三月號

242

| | | |
|---|----|----------|
| 舟 | 一 | 年青告敬 |
| 周 | 憶 | 算清總的孽餘建封 |
| 善 | 元劉 | 設建再之育教論 |
| 雷 | 大 | 談漫防國 |
| 穆 | 穆 | 訊通上海 |
| 善 | 原 | 度態活生的們我 |
| 靈 | 吉 | 兒能低讀 |
| 濱 | 曹 | 船舵無 |

國立北京圖書館藏

新動向月刊

新第一卷
第一期

1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三月出版

寫給讀者

迎三十四年的來臨，新動向可以一個新的姿態，出現在讀者面前。

新動向自三十一年四月創刊以來，到現在，將近四個年頭，我們雖然慚愧對讀者沒有多少供獻，但在人力物力困難的情形下，我們終於克服了一切艱苦的條件，使這個刊物，依然存在，依然出現於讀者面前。這就是我們僅有的一分欣慰。

去年來，首都的電流發生迭次中斷的現象，使這本刊物，不能按期出版，一再延宕，在讀者，是一種損失，在我們是一種打擊！

為避免以後再有這種意外的情形發生，我們決定把新動向由旬刊改為月刊，以便以充份的時間，來應付意外的變故，同時，在質與量方面，作更進一步的努力。

什麼是我們努力的方針呢？我們首先檢討我們的讀者們需要讀的是什麼和什麼是應該讀的。

在這一個大動亂的時代，處在危機重重下的中國青年，為將來對國家盡一點力，現在唯一的是充實自己。學識是一個火把，有了這一個火把，拿他放火也可以，拿它燒飯也可以，拿它黑暗中照路也可以。總之製造了火把，才可以作我們所要作的事，也就是要有所作為，先要充實自己的學識！

但是僅有學識，而沒有修養，難免走錯了方向。所以修養也是一個重要問題。

我們檢討後，所得到的答案，就是：青年需要的是學識和修養，因之，我們就應該從這兩方面來幫助我們的青年讀者。

有了方針，我們不願意多說什麼，惟有本着這方針起頭作去。把這本刊物培養成一棵能結果實的智識樹，更默禱他能在新興的姿態下，開得鮮豔之花，結得殷實之果！

R
050
65612

新動向月刊

新動向月刊 第一卷 第一期 目次

民國三十四年三月十五日出版

寫給讀者
敬告青年

論 著

封建餘孽的總清算

憶周(一五)

論教育之再建設

劉元善(一三)

隨園之豪華及其經濟基礎

葉公謹(一九)

英美蘇的紛爭

外史(二五)

國防漫談

大雷(二八)

譯 述

電波兵器

沙果譯(三〇)

科學新武器

子英譯(三四)

大陸戰場廣西素描

程傑譯(三五)

英國裏面之透視

編木譯(三九)



| | |
|----------------|----------|
| 新兵器論 | 作淵譯(四一) |
| 輸送機發達史 | 哲民(四六) |
| 英美德最近夜間空軍攻守之實況 | 楊衍瑞(四八) |
| 生活報告 | |
| 小教生活 | 林濬(五〇) |
| 迷途的羔羊 | 劉曼湖(五二) |
| 通訊 | |
| 海上通訊 | 穆穆(五五) |
| 北平寒冬兩三事 | 興中孟雄(六一) |
| 給南國同學 | 梅(六三) |
| 青年修養指導 | |
| 我們的生活態度 | 原善(六八) |
| 藝術講座 | |
| 提琴和提琴家的逸事 | 柳靜(七一) |

青年園地

窗前、懷想碑

濟名(七三)

憂鬱狂患者

文嬰(七五)

豆油燈不再亮了

書甫(七七)

節日篇

張抒(七八)

隕星外一章

孟南爾(七八)

征人語

周增樂(七九)

埋沒

青松(八〇)

孤獨的倔強者

翼程(八三)

雨

周章(八四)

文藝

讀低能兒

吉靈(八五)

侏儒的話

薇之(九〇)

狗

蘇夫(九一)

發了醉的人們

葉帆(九三)

譯詩兩章

一凡(九八)

無舵船

曹演(九九)

編輯後記

編者(一三〇)

敬告青年

一舟

最親愛的青年同胞們：

自從事變以來，戰爭賜予我們的是——哀鴻遍野，血肉狼藉，同胞們的飄泊流亡，社會秩序的光怪離奇，種種深痛的傷痕，多少惑亂的陰影，都是我們永遠不會忘記的創痛！都是我們應該由沉淪中振起的興奮劑！

然而我們絕不能只單純的由表面上的觀察，就會盲目的起來作一勇之鬥，更不會消極的灰心不前，而沉淪自綏！對現實的不滿就是我們奮起的主動力，但是我們絕對不要踏上像過去的輕舉妄動與沉淪自綏的覆轍！我們要沉着勇毅，看到現況的醜惡，要以根究的精神，革除醜惡的源泉。有奮鬥的種子將來才會結出光明的果實來！我們看到今日的糜亂，要以激究的魄力，剷除糜亂的根本，以艱苦奮奮換取明日的清朗！所以我們應該確切知道的是：無破不立，不會有建設，建設必須在破壞中進行，破壞得澈底，建設就堅穩，所以我們覺得今日戰爭的賜予是！「新生的民族文化！新生的中華民國！」

那麼新生時代的建設責任者是什麼樣的人物！？大人先生嗎！？買辦巨商嗎！？那都是封建的走狗，腐朽的頑固人物，這一羣人們如何能負起偉大的責任！？正義大遠的職責是擔任我們這黃漢民

族新生的子孫肩上，青年人就是這責任部隊中的一支衝鋒生力軍！

不管我們是在學青年，是職業青年，甚至於是無所事事游手好閑的青年，在此時我們都應該緊記着：

「我們是青年人！我們是有着人生階段中最寶貴的青春活力的一羣！我們更是還在懸崖邊沿上的中華民族的子孫！」

我們從睡夢應該覺醒了！時代的鞭策，偉大波濤的督責！使我們不能再猶豫不前，但是不要慌張，魯莽，要認清楚鬥爭的目標——社會黑暗的束縛！弄明白革命的對象——封建殘餘的勢力！

過去無辜被破壞的痕跡，固然是可悲可痛！然而那終究是不可挽回的事實了，我們忍痛而不再惋惜！何況被破壞的事物中尚含有——腐朽的姿態，封建的殘餘，無用於國計民生的裝飾，外人假借的文化侵略工具，這些事物破壞了與我們沒有太大損失，進而更可以慶幸，我們可以不受任何偏見的影響而自力更生起來！

讓我們來看看目前我們所處的社會是一種什麼情形？政治私見的把戲！農村普遍的破產！經濟的艱窘與片面興隆！社會的黑暗迷離！文化的畸形發展！於是我們這一羣就成了迷途徘徊無人照管的羔羊，這種環境絕不是我們所理想的社會；反是我們走向光明的障礙！如果我們心不死，意不沉，要真摯負起這劃時代的革命建設責任，就必須沉着勇毅用愚公移山的恆心來剷除這些罪惡的源流！

我們更要知道這偉大責任的負起是完全爲了時代的要求。在這裏沒有私見，只有國家獨立自主，民族光大復興的要求！因爲？

「國家是我們的保護體！民族像我們的母親！」

沒有國家！沒有民族！我們的社會組織會成爲奴隸集團！國民的生活會如甕中魚蠶！因之我們光輝的歷史也將無以延續！

我們現在雖然沒有成爲奴隸，倘若不急起振奮却就有此趨向！猶其堪爲憂慮的是青年們的「沉淪心理和自私行爲」，這種慢性內在病症是我們應該即刻革除的對象之一，如果使這病狀蔓延起來可以促成我們的國破家亡，永劫不復！

時代的激動是已經不允許我們再在象牙塔內作甜蜜的夢了，更何況我們現在是徘徊在無所依歸的十字街頭呢！我們清晰的認識，仰仗上一代的保護同開路，那是推脫責任的錯覺！他們有的衝鋒未成而陣亡了，有的戰意不堅而投降了！爲了我們自己的生存，爲了後一代的幸福，爲了黃漢民族的延續光大，我們應即拿出良心，灑出熱血！振奮我們這可貴的青春活潑有力的精神，對準阻礙時代前進的惡勢力作長期的殊死決鬥！

在決鬥開始以前，我們要估計一下本身的力量，如果力量充沛就勇往直前，不然的話，惟在避重就輕的鬥爭中自動充實，因爲時代是已經不允許我們有從容的訓練間暇了，而本身無力，何以建設，何以鬥爭，所以我們只有一面對惡勢力攻擊，一面建設新生的文化，一面又要時刻作自我的訓練，充實我們的戰鬥力，同戰鬥意識！

現在我們所處的環境，所受的諸般教育，絕對不會幫助我們發生出絕大的正義力！也許相反的是消極讓我們與惡勢力妥協的因素！在此時惟有以自己的力量，自己清晰的頭腦，團結共同要求的同志，培植優秀的後起者，前仆後繼，不眠不息，不屈服，不投降，參考前一代的失敗，努力作後一代的開路先鋒，即使此生看不到預期的理想而犧牲，是等於光榮的戰死，正義不會孤獨

，絕對相信繼我們以後的同志是會潮湧而起，完成這宇宙清朗的志願！

其次談到現實社會問題，也就是我們如何改革的苦對象。首先應該了解的是現社會的畸形！例如在我們的一羣中有的跳進社會裏馬上牢騷頹廢，有的是迷離降伏，這都是現社會的畸形黑暗！同我們本身幼稚簡單的相對表現，要深澈知道的：在今日「出世」是不可能的空想！「入世」太深又等於自殺毀滅！我們既然澈底了解現實社會的黑暗，就不會迷離，但是要長期保持我們這正義的良心照明燈的火焰，不怨天，不尤人，認定社會的黑暗畸形是時代的賜予！我們要把這時代，轉移時代，必須先跳進現時代的社會裏，舉起雄壯的火焰，以自照照人，自清清人，自戒戒人的思想，來毀滅刷洗現社會的污點。

所以不要以為生在這樣一個時代洪流裏就感覺到苦悶，我們既有正義感的人生觀，就惟有勇毅的完成理想工作！我們的工作方法是：以現實作資料，以醜惡為研究破壞的對象，根據歷史的痕跡，創造前進的光明，知道對象的來由，澈改病態的根本，給後一代同我們本身造下幸福的環境，這工作是愉快而嚴肅，需要勇毅沉着，不要覺得太緊張而有血腥氣味，就是而不前肯定的認為成功的必然形式是勇往直前百折不撓，這裏有正義的趣味，只要不自私自饒，抱定入地獄的決心，與對象死鬥，以滿身鮮血淋漓換取對象的焦頭爛額瓦解土崩！

最親愛的青年同胞們：

我們是初入社會的幼稚細胞，腐敗健壯，繫此關頭，個人的幸福，全社會的清朗，都繫在我們一舉一動的成敗興亡上，我們應該一反「沉廢自私」，以正義而沉潛的精神達成我們。

「改造社會！復興民族！建設自主獨立的中華民國！」的理想，敬祝
你們奮起努力，期待我們的理想成功！

封建餘孽的總清算

憶周

自從革命的浪花飛濺到中國以來，我們就忻慶着在中國社會進化史上建設起一頁新的史實，並且抱有最熱烈的期待對這方興未艾的新生中國希冀他能革除一切陳腐姿態與世界潮流並進，使五千年屬靈下的四萬萬民衆解放出來。誰想到將近百年的革命史實與現情況告訴我們所謂革命得來的果實是故態依然，革命的形式是張去李來的轉換，本質上是沒有絲毫新興的氣息，所謂一般革命者，只是適應時代的產物，身上披了華麗的革命衣冠，骨子裏依然是封建的延續，他們是些變象的軍閥，是些新式的政客，不知道何謂全民族的革命！自然不會革除中華民族五千年的積毒，中國的積弱點他們沒有正確的把握住，冒革命之名，行封建之實，斷送了這時代波動的中華民族興起的機會，轉移了中華民族革命的流頭，他們的目的是：政治地盤榨取根據地的獲得，私人黨派狗牙狐爪的樹立，口頭上的革命不過是隨時應景的生意經而已，所以結果是：造成了今日的中國情勢！造成了今日的中國社會！

這當前的諸般現象上的陰霾就是我們這一代必須解決的問題！

如果中華民族的神經細胞沒有因麻醉的刺激而完全死亡的話，我們那到應該運用我們最大的身體同精神，灑出我們這腥紅的熱血對現況的所謂革命得來的果實，予以再造！予以革命的革命！

就中國現情勢來看，革命的流頭，因內脅外迫已經是將流到每個角落的尖端，最後，也就是最近，可能由各尖端上直泄下來，可以復興中華，也可以滅亡中國，達到這樣一個生死存亡絕決的時代，我們沒有任何顧惜，爲了中華民族將來的生存，雖同歸於盡也要拚死掙扎，把握住這時代的流轉，使中國走向新生！

但是今天的檢討絕不片面的只就偏段的觀察，這是中華民族全面的革命，不只是行政上的轉換與社會上的風潮！

我們的主張是要求全民族的真知力行，口頭上談的也許是老調，但在這時代的思潮上却是一個偉大的洪流，並且盡力使這洪流走向中華民族生存一點，因之我們對現情況的諸般陰霾有再認識與總清算的必要！

(a) 關於現社會方面的清算

固然我們的注意點不僅止是社會一方面，要顧及到各方面的發展，但是站在人類先天的社會性的立場上，我們首先應該檢討的是社會問題，何況今日的中國社會問題已經是積累到非即刻解決則必陷破敗不可收拾的地步，合理的社會建樹，是今日中國的急切要求！

我們只要不是瞎子，神經尚有感覺，自然可以看到今日的中國社會是五千年封建社會的延續，並且更深一層的把祖傳老病的封建毒菌深藏在我們這社會的動脈裏，表面上裝飾的盡美盡善，似為合于時代之流，實則這病菌的毒性却時發時愈的左右着整個社會的洪流，使他和怒濤驚吼般的向死之海流轉，這怒濤驚吼的激流被野心家譽為革命的狀況，於是無識的民衆自然以為是新興姿態，目覩社會的變象沉腐，却以為是時代的必然現象，但是他們無論如何的掩飾，我們會清確的認識為：這是狂病式的封建變象反抗，要加以根澈的清算與痛切的打擊！

在這裏要附帶聲明的我們並不是以為過去的社會革命完全是些時代的封建變象，我們是要把革命的責任由片面推廣到全面，普遍的使全社會負擔起來，把革命的目的予以清算，尋求前人的步伐，掃除過去不會掃除與新生的阻礙物，向前邁進！

在中國現社會裏，一般民衆的意識，以為革命是一種特殊人物的職業，是少數上層階級人們的權利，與大眾沒有多大關係，這種偏狹的看法，造成今日革命是風頭人物的行為！革命是行政上片面的改革，結果得到的是封建勢力死而復活的時代猖獗病！

我們首先提出這現社會革命的清算，其目的就是針對這種社會意識的錯覺！

五四運動——大家以爲只是文學的革命運動或者是一種政治的變遷運動，我以爲下這樣結論無異是五四運動的消滅劑！我們要認識五四運動絕對不只是文學或者是政治的革命，吱吱的鼠鳴雀叫已經够悽慘了，更何況在被殘殺前的哀告語辭！文學本身不會發生多大的力量的，即使有，也不過暴露一點現實的醜惡以驚醒人們的迷夢而已，在歷史上我們可以看到不少的文學果實，其本意固然是一種革命性的反應，但是結果常常被反叛革命的野心家巧妙的利用爲統制大眾的理論根據，在中國，這種現象更深重一層，五千年來中華民族的一代一代所以能像綿羊般的被驅向屠場而不反抗，其因固不全在此，但在中國歷史上野心家們利用文化人的意識結晶，造成馴順的民族意識而實施其統制榨取却是事實，五四是這種事實的眞摯反抗，也就是由吱吱的鼠鳴雀叫走到筆陣與實施掃蕩的連接點，從那時爲轉機在中國社會裏才能全面暴露出封建尸的醜態，才能清視了現社會的黑暗，因之我們對五四的認識是全面的革命，而且偏重社會的革命！

五四當時的浪頭太狂猛了些，注意點只在社會意識的新舊問題上，這固然是外來文化滲透以來的發展結果，然而沒有把對象一切認識清楚即開始突擊，遂演出把傳統反封建勢力斷送的一幕慘劇，本來在中國歷史的延續上有一種正義清高的力量，始終與封建勢力抗爭，幾千年來中國社會中正義的也在可以說完全是這種勢力的衛護結果，只是因爲封建勢力的強大壓窒沒有顯著的成功而已，但是太平天國的革命與國民革命，除去一大部份爲外在條件脅迫的原因外，內在上可以說是這種勢力的發展。

在中國學術史上大致可分爲強有力的三派並立學說，一派是孔門的儒學傳統，一派是以墨翟思想爲主的墨家學派，其他一派就是清靜無爲的道家學派，現在的儒學力量已經滲透到中國社會的各階層，普遍的被封建野心家利用爲統制大眾的根據思想，道家的思想只活躍於中上的社會階層裏，並且是些無聊人物消極逃避現實的思想根據，惟有墨家思想，其學說在社會中上層人士心目中雖淡泊視爲一種古代思想，而行其說的人，却比儒家學派更深的藏在中下層中每個角落裏，譬如現社會觀念中的俠風義骨，堅忍持重種種豪邁而沉穩的風尚，都是墨家思想的實踐，也就是傳統反封建力量的基礎理論的根據，於中國社會進化上影響甚大，在這裏我並不是復古的崇拜墨家思想，其理論在今日當然有檢討同改革的必要，不過我們不能因噎廢食的否認身體力行的精神與現社會中的俠風義骨不是傳統反封建勢力的延續，我們對這種傳統

封建勢力的存在，應一反過去的態度，把他促醒，提除他內含中的滓沫，予以新的改造，五四當時對這種勢力並未引為改造的對象，而在舊的都應打倒之列的觀念下反加以更激烈的摧殘，結果狡猾的封建力量含巧妙的利用傳統反封建勢力的真摯癡氣而做了他們的擋箭牌，他們本身却運用了當時革命風潮的盲目，或者掩在惡勢力的硬壳裏，或者假作投降的潛入革命的勢力同傳統反封建勢力中實行他們那唯一的手段——腐化蔓延工作，一直到現在，他們得到的是勝利的結果，犧牲了他們的傳統反封建的敵人，君子善變的披上了時代的衣冠又復活起來，這種現象反方面也就是證明了過去革命行動的不徹底同欠真摯！

在這裏我們提出五四問題似不恰當，但是我們主要的意義是請算一般社會意識，也就是今日中國社會正確意識建設的意見！

社會意識的建設是根據社會態度的要求，而社會態度的演變方式常常由社會中最少數敏感而有力的人士開其端倪，然後由這少數人的倡導漸漸轉變全社會的態度，再經實施而得到的普遍社會意識就是新社會意識，在理論方面講：這種由少數而多數而全社會的覺悟，演進就是社會革命的發展方式，但是在實施方面講則往往不會如此簡單，最應該注意的一點就是開端的少數敏感而有力者的觀察同倡導的主張是否正確是否含有野心的毒素。同時在發展過程上是否遭到阻撓的打擊，或者漸漸的轉變為舊腐封建勢力所侵襲的惡性結果，當然近百年以來的中國社會的革命是內外一致的要求，是時代必然的結果，因之，社會革命的態度發軔當然是正確而真實的要求，五四運動時提出的新舊社會意識的爭鬥問題就是根據了這態度上要求而實施的，只是在進行中遭到阻撓，方式上沒有順應環境社會的本質陷到被封建勢力的時代化侵襲得改變了革命目的結果。

我們生長在現實社會裏，我們的新社會意識的建樹，自然更根據現況而發展，不能根據過去的意識——尤其是距離現實太悠遠的歷史陳跡，既使歷史陳跡的社會意識在其本質上有存在的價值，我們也必要的對他加以時代的修正，五四運動是中國新興社會意識由社會態度提出的實踐工作的開端，也就是中國接收外來文化的高潮發展，然而中國社會在四五千年的閉關自守的過程中與大時代懸流隔絕已久，一旦達到解放的頂頭，社會中的敏感人物會下意識的覺得舊的一切都不堪就棄，都在革除之列，但是反方面則有一部

份根深蒂固的頑腐人物在傳統封建社會意識之支配下却堅絕的反抗這革命的風潮，前者大都是根據新社會態度向舊社會進攻的人物，後者則是在頑固的舊社會意識支配下牙齦的反抗人物，因之在這裏就展開了一幕緊張的新舊社會意識的鬥爭，這激烈鬥爭的結果自然引起兩種更偏狹的心理狀態，一種是不顧及環境社會的革命過激狀態，普遍的認為中國整個社會都在破壞之列，一種是不知時代為何物的守舊頑腐狀態，認為新的都是洪水猛獸，這兩種現象我們若純客觀的觀察一下，他們都是忽略了歷史的迴進方式，都沒有顧及到時間的連接性。

一切事物的發展方式，大都是由出發點而漸變而突變的演進着，也就是史的發展方式，那麼在建設中國新社會意識的進行中相對的不能忽略了傳統社會意識的修正工作，也就是說在突變的必然階段，不能否定了因果上的交互關係，不能完全抹殺傳統的封建社會意識，這樣，似乎是對提出新舊鬥意見的反對，其實不然，我們絕不能似傳統惰性的支配而拒決新進，這種態度是歷史的根據，但同時要更深一層的認識，在中國社會革命的進行却又是一個變例中的變律。

前面已經談過中國是多年閉關自守的社會，與世界潮流接觸太晚，而且過去的文化發展又曾經執東方文化的牛耳，於是造成中國社會裏普遍的自大自尊心，同時表現出來的又是孤陋寡聞的偏狹自守，結果一旦達到外在的波動自然是拒決新興的表現，如果在其他國家中達到外在文化上的侵襲，程度上差不多的國家，自然會不顯露形象的順適接受，在文化程度低劣的國家會無力反抗的完全吞服，但是在中國則不然，因為中國文化程度上是偏狹發展的結果，與歷史造成的偏狹自守狀態，因而產生出兩種反抗狀況，一種是破敗家庭淪落公子式的誇大狂的反抗，一種是頑固的痛恨其豪華而不適宜的反抗，不論其反抗為何，總之在突變的演進下中國舊社會意識却堅絕的演出由消極拒決新進而達到積極毀滅新進的波動，在這種形勢中進行革命，欲尋求同聲相應與普遍的接受却大慶周拆，所以在中國社會革命的過程中到現在已經演變到新舊社會意識由表面的激烈鬥爭進到以牙還牙沉潛的內在苦拚，而且拒新守舊的頑固派中的封建勢力又會順應時代的造出不少妥協的掩護論調，使當前的社會意識革命的目標動移，而實行其封建變態的活躍與更擴大的延續，這結果，可以比擬為中國社會前進途中的障礙點，這障礙點可以放大為大戈戟，可以縮小為

渡虛有，因為在社會革命的進行中如果穩健的認清這障礙點的危險性及其基礎的所在而予以攻擊則成爲渡虛有，不然則形成爲大戈壁，非只阻撓了社會的前進，同時可以斷送了中國的命運！

綜合以上所述，過去革命之所以造成今日的結果，根究其原因，約可在三方面觀察：

(一)由舊社會本身看：中國舊社會的本質似乎是在寒流中多年苦奔的寒帶人，一旦逢到寒暖突變的刺激，社會意識的麻木錯覺，對適合體溫的氣候反感覺到不適的反抗，使新社會意識得不到普遍而深固的基礎。

(二)由新社會意識建樹的進行方式看：新社會意識建設的開始時，一般新進的革命責任者的目光完全集中到外在的興奮，對內在的環境社會沒有深澈的了解即過激的展開盲目革命行動，結果得到的是速而不速，並且使環境社會本身因刺激過大而起拒決的反應。

(三)由封建勢力本質上看：傳統封建勢力是大陸環境社會的畸形產物，有巧妙的適應這環境社會的本能，社會革命的激烈衝擊只能做到打擊其外形，反使其本質變象的披上偽裝，進而行使其腐化蔓延，侵襲了革命進行的本質，並且造出使革命的形式上與環境社會不適的形勢據此他會漸漸的使革命的新社會意識轉變爲他的伏虜！

根據以上三個原因，對今後新社會意識的建樹進行方式有檢討與更正的必要，我以爲在不忽略歷史的演進方式與願及環境社會的條件下，我們的社會革命進行方式必要的採取這樣的方法：

「新社會意識的建設方式，在今日的環境社會裏，除去根據史的演進方式發展以外，必要的願及到現況的諸般困難障礙的原因，對環境社會在不妨害革命進行的條件下，總量的予以適應的排除，又必要的聯合並修正傳統反封建勢力之改變爲時代革命進軍中的一員。」

現在我們可以根據以上所得社會新意識的建設方式來檢討今後具體進行上應注意之點，處在現情勢的中國環境社會裏，進行社會新意識的建設途中，最應注意的兩個工作的重點是：

(一)變象封建力量時代偽裝的辨識同消滅，與傳統反封建勢力的辨識同修正。

(二)對今日的大陸環境社會本質上的認識，如何使其由本質上自動革新，並且極力避免過去過激的形

勢革命方式。

中國在自然地理條件的支配下，造成五千年來的閉關自守的社會與東方固有的文化，站在時代前進的立場上，這種陳腐的中國環境社會形態當然是應該即刻毀滅，重建新興而合於時代的社會，然而這種過激的看法是造成進去革命失敗之原因，要不踏覆轍的辦法，只有對這大陸的環境社會的本質與以清算！

中國的環境社會因自然，經濟，物質諸條件的限制，在形態上是陳腐簡陋，但站在其本質的社會意識與社會秩序上看，却在幾千年經驗的積累中有保持其社會組織平衡的獨特均衡點，這社會均衡點的保持，幾千年來有兩種現象，一種是雖在封建惡勢力的厭望下但他能因消極的反抗而不失其均衡，一種就是根據這環境社會的均衡點為基礎的傳統反封建勢力生成與延續，我們既然清晰的認識此二種歷史上存在於今日的現象，在我們的社會意識建設途中必要的要顧及此均衡點，不使環境社會再因刺激過重而產生不均衡的惡劣現象，因為過去的過激社會革命雖未摧毀這均衡點，但是因為進行的速度太快與力量過大，在無意中難免不動搖此環境社會的樹木，所以引起封建力量的更猖狂與傳統反封建勢力的漸消滅，溯源追流的看一看過去為什麼封建力量在幾千年的延續上沒有把整個中華民族的生命給統制住，這反抗最大的力量就是傳統反封建的勢力，但這傳統反封建勢力之所以產生與所以發展最大的根據就是這社會的均衡點，設一旦使這環境社會的均衡動搖，那無異是給封建勢力的一個最大的活躍機會！

在中國社會發展史上，我們可以看到一種現象，所謂士農工商階級意識的分明，也就是被封建力量利用以統制大眾社會的根據意識，我們對這士農工商階級意識的分明，不要誤認為即是環境社會的均衡根據，中國是以農立國的國家，全國民的職業，統計起來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勞農大眾，所以可以說中國社會的中堅是這一望無際的勞農大眾，他們在幾千年來爲了生存與這大陸的自然環境抗爭，造成共同爭取生存的大陸環境社會，造成大陸上的中華民國的基礎，他們這分工合作的秩序是環境社會的均衡根據，但由這根據表現出來的意識形態，就是由多年堅苦勞動中，鍛鍊出來的忠實堅忍俠風義骨與道義互助的風尚，這樣既使少數封建力量的榨取，他們能由他們的性格中對之消極反抗，何況這地理條件造成的民族性的反面表現就是忠實的癡氣，而封建勢力又會巧妙的利用適於環境社會的手段不使勞農社會反應而實施其轉取統制

，同時我們再清算一下這封建勢力的根據，在中國社會發展史的過程中，因地大物博則因經濟上交互的關係產生出市場社會（都市社會），積之而成純消耗的社會形態，這種社會形態的根基依然脫離不了勞農社會，而他們的社會形態又是一種比較高貴的表现，欲保持其高貴的意識形態則必然產生的就是統制與榨取的封建勢力，因之我們在辨識傳統反封建勢力與封建勢力方面就得到一個明切的分水界限，明顯的看清，勞農大眾的社會是傳統反封建社會意識的根據地，都市消耗的社會即所謂士大夫的社會是直接間接的封建勢力產生地，後者就是阻撓社會革命進行的障礙根據地，他產生出來的傳統榨取階級，雖然如何巧妙的偽裝，我們也可以由其根本上予以清論，但是要注意的是不要機械的運用這個界限，因為在現中國社會的上層中也有出身於反封建根據地的反封建勢力，而勞農大眾社會中也有被封建勢力運用的爪牙走狗，前者在歷史上多是些社會正義的維護者，在今日則大都獻身革命，後者就是今日尚存在的土豪劣紳。

現在我們可以根據此點而予以再認識了。

封建餘孽的偽裝，永遠逃不出他們的環境社會造成的意識範圍，這意識範圍的表现永遠帶有其本質上的榨取與統制氣息，他們在今日對陳腐文化同舊的社會意識造出不少的妥協論調，與時代的裝飾，使革命的目標不清晰而供其利用而消耗革命的實力，他們又把新社會意識，在他們的意識範圍內靈力的尋求根據的妥協，但無論他方法上多麼巧妙，總跳不出僵尸的氣味，固然我們不否認史的演進，但是站在解決現實社會問題與建設新社會的要求下，這史的根據我們認為只有傳統勞農大眾的社會均衡一點，舍此以外再沒有假借歷史根據的理由，况且對傳統社會均衡一點尚有修正的必要，因之我們對於他們這假借歷史根據而行封建之實的東西都認為是封建勢力的偽裝而予以攻擊，同時對勞農大眾的社會的癡氣麻木態度予以喚醒的修正而攜手起來，把革命的範圍擴大到中國社會的每個角落裏，尤其是所謂上層社會中，才可以建設起我們的理想新社會。

（持續）

論教育之再建設

劉元善

「十年樹樹，百年樹人。」

教育問題，實在是國家民族中最嚴重的問題，不僅關係於現時國家文明建設之發展，且足影響於第二代民族之盛衰，在這樣一個競爭生存的世界，我們若想爭求民族光榮的生存，為我們本身著想，為我們第二代著想，「發展教育」「革新教育」，實在是嚆偉大最有意義的重要工作。

試作溯思：我國的教育，多少年來始終走着失敗的途徑，民前的科舉制度，固然是最腐敗最不合實用的教育制度，但民元以後的學校制度又何嘗走上正確的軌道？當興辦學校之初，主辦者確實有過完美的理想，採取東西洋歐美日本各國教育之精華，計劃着建設健全的教育，但結果依然失敗了。其失敗並不在於教育制度本身之缺陷，主因還是受了過去科舉時代封建餘毒的影響，在傳統的「作官發財」觀念下，讀書人都抱了「學優必仕」的思想，學政治的作官，學工業的作官，習農商的作官，習化學的也作官，產生出千千百百的官，於是「滔滔者天下皆官也」，變成「無學不官」「有人皆仕」的怪現象！

這種失敗，固然是受教者思想不正確的罪惡；但教育當局的主持者却不能推卸指導無方的責任，教育在中國本來是最不引人重視的一方冷灶，三十年來政治舞台上不知有過多少鬥爭，但絕少有人爭取教育這塊地盤；加以軍閥政客大人先生們儘自每天競競爭求於個人的權利問題，何謂教育？何謂第二代建設？更屬毫不顧及無人過問，這樣教育之不能振興自是理所必然者了。

政府的大人先生們既不注意於教育問題，司理國家財政者更不設法籌措教育經費，「教育」本身又是一個純消耗一無收入的機關，於是演變成教育界奇貧的窘狀，教育界的從業者本來已經是最清苦的了，再加以經費困難一再欠薪，則無人不視從事教育生活為長途矣，儘管捐稅在一天一天的增多，人民擔負在一

天一天的加重，但擴軍有錢，打仗有錢，大人先生們吃花酒嫖窩子有錢，軍長司令們抽牌九捧麪子有錢，唯獨輪到教育經費則是東推西拖一籌莫展；民十前後，教育界欠薪有至二十八個月者，偶而請到一些經費，四厘五厘的零星頒賞，竟至大學教授領薪時僅得八元的奇聞，這樣，我們怎能再忍心於苛責教育者之而努力不振奮呢！

過去學生界的思想雖然腐敗，但其讀書求學的精神却遠非今日學生所能比擬，我們勿論其讀書用功是否爲了「作官發財」的目的，但其潛心學業之「手段」則實未可厚非，迨至五四運動以後，學生界一掃過去沉悶不振之風氣，思想方面固是進步多多，而置張浮燥之氣焰，也隨之變成；我們固然不贊成讀死書，但求學原是爲了讀書而來，若完全求取讀書以外的活動，則又未免捨本求末了。雖然這種置張浮燥的氣焰僅僅是極少數學生所鼓動，同時大多數學生都在作着正義的活動，但對於後來學生界的盲從亂動之影響殊大，造成今日作政治活動以學生爲打手之惡風，這豈是當初五四運動之先導者所能預料！其所以造成今日學生界被人利用動輒胡砸亂打之不良作風，却不得不歸罪於當初之始作俑者呢。

民國以後之教育，大致可以分爲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由民元以迄五四運動，在此期間學生界之思想雖腐敗固陋，但大部皆能安份讀書，在學業上均能有相當之成就，主持學校教育者亦大都爲學術界之老成碩彥，雖然政府當局無暇無人顧及教育問題，但學校教育却能安守本份各盡其職，如過去蔡元培先生之於北京大學，便可爲一模範準例，此爲中國教育界學生讀書風氣最盛之時期。

由五四運動以迄北伐以前爲第二個階段，此期間內學生之思想雖已大見進展，但浮囂之風亦已日漸蓬生，其潛心求學之精神較前大爲遜色，同時教育當局之主持者更無適當人選，除一二特殊學校尙能維持其優良之成績外，大部學校腐劣不堪，主辦教育者更屬良莠不齊，無聊政客，失敗軍人，均思以主辦教育爲退身餘地，同時教育經費之困難更達極點，欠薪累累，一般教師幾至揚腹從公，不時發生聯合罷教索薪之風潮，學不成學，教不成教，中國教育所以有今日之惡劣，實可謂肇基於此。

自北伐成功以後，中國政治比較上稍入軌道，當局對於教育方面也比較注意一點，同時經費也稍較充足，教育者方面之情形的確比以前有長足的進步，但學生方面的氣餒則日高一寸，同時又誤解了學生會組

織的權力，在「自治求進」的美名下，濫用權威，各地各校，不時鬧着趕校長打教員的風潮，幾乎演變到想辦教育必須先和學生會的有力者接洽妥當講好條件不可，於是在一般的農村百姓間，對於學生都投以憎惡的卑視，在丘八之後又產生出丘九太爺的綽號，極不為社會所同情。我們絕不能苛責學生求進愛國的熱情，但我們也不能否認過去學生盲目手段的錯誤，青年原本是最純潔最熱誠的，但很容易走錯了途徑，容易超越了學生活動應守的範圍，同時更容易被政客利用作為政治活動的實力，再加以自國共分裂以後，共產黨第三國際更是竭力煽惑青年，時時地地在製造着尋覓着暴動擾亂的機會，很容易的拿出冠冕堂皇的口號登高一呼，便能驅使着多少純潔熱情青年盲目的隨從奔走，野心政客欲有所圖需要作為時喊一聲「動」！立刻就能有整千整萬的青年供其犧牲的「動」起來，如此「教育」永遠處於紊亂不安的境界，學生永遠不能有安心讀書的日子，荒廢了多少學業，犧牲了多少青年，增添了多少騷擾，言之誠足令人痛心，這可謂中國教育之第三階段。

七七事變以後，中國教育更走上最沒落最可憐的末路，事變初起，大部學識較優的 educators，都隨同政府步步南移，逃荒似的逐漸遷入了內地，同時更捲走了整羣整羣的在學青年，和平地區僅遺留下極少數人在支撐着局面，事變後的前一二年，中國經濟還能保持一時的安定，物資物力均感不到特殊的艱窘，教育表面上似乎還比較容易維持，不過骨子裏早已鬧着教育人才短少的恐慌，師資大不如前，學生的本質也低遜多了。以後戰爭繼續延長，物力資源因了戰爭的影響日漸缺乏，農村間也隨了戰禍匪亂宣告破產，民間十分之九皆感受到生活威脅的壓迫，不知有多少青年因了經濟困難而失學了。國家經濟既然感到最大艱窘，教育經費當然更要加倍的貧困，物價在作着電擊戰式的直綫上騰，而一般教育者的收入則有似蝸牛般遲迂緩行，兩者相差豈止千百倍而已，教育生活誠然是神聖清高的，但人總需要生活，誰又能永遠餓着肚子清高神聖呢？若想生活就要研究求生的方法教育既不能維持生活，當然要促起教育者的改革，於是有情面有門路的改作了官，無人情無勢力的改營了商，作警察的有，跑單幫的有，只剩下一些既無作官的門徑更乏經商的資本者，暫時留在那那苦挨，但誰還有心願認真教授，誰不在鑽營着改業他圖！

事變後的教育界，正不知產生出多少可恨可泣的新聞笑話，以文化古都北平為例來講，事變前一個小

學教師月薪最低者三十元最高者五十元，但這三五十元足以維持一家三四口人的生活，同時若會運籌的話，還可以生活得滿舒暢神氣的。現在北平一個小學教師，月薪最多者不過賺銀五百元最低者僅三百元，折合起來為戰前十倍，但物價指數已經漲到五百倍了，請問此區區三五百元能抵何用，北平的教育在過去實在是辦得最模範最標準的，民十前後大欠薪時期，也從未發生過什麼不名譽的笑話，但這一次却大不同了，最初是教師與學生哭窮，繼之是向學生募化，結果產生出「補助費」的巧名目，不交補助費的學生幾乎沒有讀書的權力，最後竟演變成向學生乞討勒索的方式，煤球也好，木柴也好，小米也好，粗糧也好，反正總是要不公開的徵收，學生必須負責繳納的。當然這不是普遍的現象，而僅是一部迫不得已者的行爲，雖然看去似乎有失師嚴，大丟中國數千多年傳統下最高尚的讀書人身份，但當我們看到一個破舊長衫瘦若鷄肋面帶菜色的教師，在搖搖欲倒的嘶號着出賣喉嚨時，誰還能忍心苛責他們行爲的有失道義呢？我會經親眼見到白日教書晚間拉車的先生，聽說過女教師因了飢寒交迫暈到講台的慘聞，這樣，我們還能責備教師行爲的卑下，呼喊整頓師風的高調嗎？爲了生活還說什麼？

就是主持教育行政的長官，北平也發生過從所未聞的濫職新聞，教育局主管學務的科長，在前二年曾經有過一次出賣校長教師職缺的濫職案件，社會上的事情就是這種樣子，頂苦頂苦的職業，一樣有許多失業者在謀求，頂苦頂苦的從業者，一樣有人在壓榨着，雖然教師的職業是頂清苦的，但總還算有職業，可以拿到極少的一點錢，領到一些配給，社會間儘還有許多根本找不到職業或者根本沒有作其他職業能力的人，在希冀着羨慕着一個教師的職位，就是拿再低廉的代價一樣可以找到新的候補者，這樣就給主管人事行政者一個濫職的機會，不正當的更動了多少人事，校長須花校長的運動費，教師須送教師的謀求禮，大校多少，小校若干，各有各的定價，不問資歷能力，拿錢來者重更無欺，這真是教育界頂大的拆爛污者，爲清高教育界新增的奇恥大辱，雖然後來已經嚴辦革掉了這種風氣，但其所以造成的主因還不是同樣的受了生活的壓迫嗎？言之怎不令人痛心！

我們再看一看學生方面的動向如何呢？我敢斷言，學生程度之低劣自事變後另創前所未有之新記錄，過去學生因了學校的督促，還有者肯讀死書，在死書中得到一些事識和修養，如今連那麼一點讀死書中求

來的學識都沒有了，一般學生常識缺乏得令人可憐，高中畢業連一封明白書信都寫不成，史地理常識，則更不必論及，教師才力不足領導，固是一部原因，但主要的還是爲了學生之自不長進，因了事變的影響，一般青年俱感受到心理精神上的苦悶，同時在經濟情況畸形的發展下，有的能在花天酒地中瘋狂，有的受到衣食兩難的艱苦，富有者墮落了，貧苦者頹唐了，誰還能潛心學業呢？至於再年幼一點的學生，耳熏目染前班青年的作風，更是等而下之，到學校去不過是掛個招牌，實際上造就出成羣的小霸王小流氓，到處打架惹禍，無事生風，充光棍賣勢力，像北平的中等學校有所謂三十六友的組織，天津中學生有四霸天的綽號，顧名思義，便可想見一般了。

古諺有言曰：「十年樹樹，百年樹人！」今日青年，便是未來國家民族的主人翁，假如日後將國家交與這樣一羣的未來主人翁手裏，則我國家民族前途是如何危險？豈堪想像！這不僅摧毀我們現在國家民族的青年原動力，並且將遺大患於未來後代的子孫，以致國家民族永遠不能盛強，子子孫孫萬劫難復。所以爲了我們國家民族的生存，爲了我們第二代第三代的盛強，教育應當有一個完美的新施策，打好優良堅固的根基，從新出發再建設。

建設健全教育之施策，大致可分四項：

(一) 提高教師待遇：優良師資之缺乏，爲目下主辦教育者之最大苦惱，但優良師資何以感到缺乏？以往的優良師資都跑到那裏去了？「求生存」原爲人生唯一最大之慾望，作教師既不能求到生存，當然要在教師以外的職業圈裏去另謀生路，現在的教師收入與生活程度作比較，相差不下五十倍，一個教師一月的收入，不及車站黑帽子城門警察一天的收入多，不必說維持家庭，就是個人的衣食都不能週全，誰還能眼睜睜的自甘餓死，於是有辦法的改業了，無辦法的也無日不在想改業中，師資根本提不到優良兩個字，獲權者優良的更不肯來，於是只好東拉西湊濫竽充數；現在假如想求取優良師資，非設法安定教師生活不可，安定生活的方法有二：一是提高待遇，教師薪俸以現在物價作標準，物價增高，教師待遇也增高，永使兩者上漲指數站在平衡地位。一是重點配給，爲適應非常戰時的資源，配給制度爲最善之施策，教師負有造就第二代之重大使命，爲期生活安定以資努力工作，故實有施行重點配給之必要，凡一切生活上之

必需品，均能按期給與足用之配給量，使其不感缺乏，如此則一般教師生活得有保障，當然不會再有許多人營謀改業，也不會再發生怠工頹廢不振的情形了。

(二) 嚴厲審查師資：教師之待遇既能提高，生活已得安定，則欲作教師者自可大有人在，師資當然不患缺乏了，但依中國之惡習，作事多靠情面，很少顧及才學資歷。作其他職業靠情面，或有者尙可敷衍，唯有教師則非須嚴厲審查資歷不可，因為一人之能力學識不足，不知將遺害於幾十人幾百人，故絕不可敷衍了事。一方面應當公開延聘新的人才，一方面應當抽調訓練現職教師，每一個教師都必須思想正當學識充足，才能以身作則為學生之表率，儼過去小學畢業混兩年事失業了，沒辦法便執起教鞭教起中學來，大學連上也未會上過便糊裏糊塗的教起大學作起大學系主任來，那真是舉世珍聞之大笑話呢。

(三) 取締私立學校：在寒暑假中翻開報紙，儘看到許多私立學校招生的廣告，我們不要奇怪這些學校是怎樣維持，其中大部都是向學生教師兩方壓榨的吸血鬼，一方面巧立名目，儘量向學生徵收學捐苛費，一方面以最低價額利用失業的貧苦教師，學生教不上費要受諸般虐待，先生所受的剝削更是花樣百出，完全以買賣生意的眼光開學店，把學生當豬仔搾取油水，把先生當肉會零碎宰割，學生的學業如何不問，教師的體力消耗不管，純粹唯利是圖，這樣的學校以後絕不能再容許牠存在，更宜就現有的私立學校加以調查改組整頓，設法增加公立學校，不然任其蔓延，實為教育前途之強力障礙，最大障礙！

(四) 審訂課材減低學費：自事變以後，教育課材方面，迄無適宜之優良審訂，大學勿論，即中小學課本亦迄無一定標準，大都就舊有課本改頭換面，按一時代有一時代之特殊性格，一時代亦應有一適應時代性格之教育，故課材方面實宜由政府聘請專門人才，慎重審訂完善課本，並飭令各地各校統一採用；再自事變以後，經濟崩潰，農村破產，大部份人流離失所，陷於最大貧窮中，影響於一般兒童青年感受失學之苦，今者各校更巧立名目增收學費，學生負擔加重，更不知又有多少貧寒子弟因以失學，前此京滬新聞界雖曾發起募集救濟貧寒學生獎學金，但終屬杯水車薪於事無人補，故欲期教育普及首宜減低學費金額，更應設法配給學生制服及一般教育用品，使貧寒子弟亦有入學之機會，則實不僅貧寒子弟之福亦國家民族前途之幸。

上列四項，不過就其重要者概略言之而已，前者教育部已經頒發了決心整頓的明文，各地方當局也發出了「整頓教育」「整頓教育」的高呼，但呼聲僅僅是呼聲而已，事實如何？仍待執政者的努力，雷聲大雨點小的政治高調我們已聽得膩了，我們不再希冀美的新許，我們期待的是鐵的事實！

隨園之豪華及其經濟基礎

葉公龍

隨園，袁枚之花園也。袁氏名枚，字子才，又字簡齋，清乾隆進士，文名滿寰宇，執當時詩壇之牛耳，惟宦途不甚得意，官不過知縣而已。年四十即罷官，卜居江甯之隨園，招接海內之文人墨客，詩酒風流，年登大耋。姚鼐氏謂之爲「百餘年來，極山林之樂，獲文章之名，蓋未有及君者」洵爲不謬。

姚鼐於所撰袁隨園君墓誌銘中，於袁氏備加推許。其言曰：「君本以文章入翰林，有聲而忽擯外，及爲知縣，著才矣，而仕卒不進，自陝歸，年甫四十，遂絕意仕宦，盡其才以爲文辭歌詩，足迹造東南山水佳處，皆遍其現奇幽邃，一發於文章以自喜其意。四方士至江南，必造隨園投詩文，幾無虛日。君園館花竹水石，幽深靜麗，至櫺檻器具，皆精好，所以待賓客者甚盛，與人留連不倦。見人善，稱之不吝口，後進少年詩文，一言之美，君必能舉其詞，爲人誦焉。」

又說：「君古文四六體皆能自發其思，通乎古法；於爲詩，尤縱才力所至，世人心所欲出不能達者，悉爲達之。世多效其體，故隨園詩文集，上自朝廷公卿，下至市井負販，皆知貴重之，海外琉球有來求其書者。君仕雖不顯，而世謂百餘年來，極山林之樂，獲文章之名，蓋未有及君也。」

姚氏此文於隨園可謂推許備至矣。袁氏家本寒素。姚氏於墓誌銘中謂「其祖諱空，考諱濱，叔父鴻，皆以貧遊幕四方」。而蔣敦復所編隨園軼事亦載：「乾隆丁巳，先生落魄長安，金陵人田古農見而奇之，哀其饑渴，沽酒爲勞」之語。可見其在通籍以前，貧寒特甚。其後歷任四縣知縣，亦極清廉。姚氏墓誌云：「君始出試爲溧水令，其考自遠來，疑子年少無吏能，試匿名訪諸野，皆曰：『吾邑有少年袁知縣，乃大好官也』。考乃喜，入官舍」。所謂「少年袁知縣，蓋袁氏始爲縣令時，年甫二十七也。蔣氏隨園軼事

亦云：「先生以乾隆三年戊午科順天舉人，中己未進士，選庶吉士，改知縣，分發江南，初試溧水，調江浦，調沐陽，再調江壽，有政聲。初任溧水，封翁自廣西來，慮先生年少，不諳吏治，乃匿姓名訪諸野，有女子告曰：「吾邑袁知縣，政若神明」。封翁乃大喜。及入署，門者不識刑，拒不納，又萬無用東帖題，告以故，略不信，而先生適出，乃延之入，門者懼罪，匿他處。封翁曰：「公事公辦，罪不及無知，不足怪也」。命先生召之還」。按此兩種記載雖異，一繁一簡，蓋一係墓誌，故力求簡明；一係筆記，故不厭詳瑣，體例然也。然其事則一，未有政異，足可徵信。由此可見袁氏官之清廉，又封翁入門而門者不納，必衣服樸素可知，亦足見袁氏之家非素封也。

袁氏家非素封而官又清廉，此事屢見記載。隨筆又云：「先生作宰多政績，權溧水時，僅二十七歲。離任之日，吏民遮道，至於泣下，有攀轅臥轍之風。有以萬民衣披先生身者，金字輝煌，皆合郡人姓名也。先生與二老同出境，二老顧而樂之。先生於車中賦詩，有「二老白頭同出境，千秋不數老萊衣」之句。隨筆又云：「由沐陽移知江壽，吏民送至河上，臥轍攀轅，借楸去思之意，先生問父老曰：「吾有何德何能？而令父老依依不捨如此」。答曰：「公無他，小大之獄，無十日留，兩年之中，鮮有人受訟累者，人民感戴，職是故耳」。又問胥吏曰：「爾輩其謂吾何」？曰：「「寒而不曠，威而不猛」，小人何知，願以兩言作持贈而已」。歎歎作別，兩相泣下」。

所謂：「小大之獄，無十日留」，及「威而不猛」云者，蓋袁氏從政之所以自勉。袁氏於知江壽縣時，自書一聯，刊木以懸二堂云：「獄豈得情甯早結，判防多誤每輕刑」。云云。兩相印證，知其不安也。

隨園氏家本清寒，作宰又極廉潔，罷官之後，宜乎兩袖清風，一貧如洗矣，孰知乃大有不然者，蓋袁氏於罷官之後，即於江壽購得清初江南織造隋氏之故廬園，大興土木，建屋掘池，佈置花木，購置圖書，收藏古董，雖王侯將相，無其奢侈，示云奇矣！

其隨園即袁氏所購之隋氏園，因為號，世遂稱之為隨園先生，職此故也。其隨園之奢麗，已見前文姚鼐氏所撰之袁隨園之墓誌銘中，而蔣敦復之隨園軼事，紀之尤詳。其述隨園之原委云：「隨園為國朝江

其織造隋公之園。乾隆時園已坍塌，一片荒蕪，曠屋數榻，開設茶肆。先生解組後，以三百金得之。於一片荒地之上，開池沼，起樓台，一造三改，頗費經營，所費工資亦無算。而園基即謝公墩，李白悅謝家青山，欲終焉而不果，即此處也。按此見隨園地基之購得雖不過三百金，而其後池沼樓台，均係新築，不費鉅萬，安能有此？一卸任後兩袖清風之循吏，而能有此，甯非怪事？

軼事之述隨園之建築云：「園中以小倉山房爲主室，先生宴客，多在其處；而先生朝夕握管常坐之處第則爲「夏涼冬煖所」，在山房之左也。壁刊玲瓏木架，上置古銅爐百尊，冬溫以火，旃檀馥郁，煖氣盎然，畢室生春焉。」按：此亦可見其奢矣。

又云：「夏涼冬煖所」上有樓，曰：「綠曉閣」，亦曰「南樓」。東南兩面皆窗，開窗則「園新綠，萬个琅玕，森然在目。宜於朝暾初上，衆綠齊曉，覺青翠之氣，撲人眉宇間。先生喜看諸姬曉妝於此。」

「園中有柳谷者，垂柳之中，有軒三楹，面山臨流，極稱軒爽。山上徧種牡丹，花時如一座錦繡屏風，天然照耀，夜則插燭千百枝，以供賞玩。排日延賓，通宵譚客，殆無虛晷。中懸：「不作公卿，非無福命都緣懶；難成仙佛，爲讀詩書又戀花」。聯。先生自題也。

「華洋未互市時，玻璃極名貴，價極昂，故人家用之者鮮，園中有「玻璃世界」，爲室二重，窗嵌西洋五色玻璃，光怪陸離目迷心醉，又有「水精域」，以四面之窗，皆嵌全白色玻璃故也。有「蔚藍天」，窗皆嵌全藍色玻璃。集中有句云：「客來笑且驚，都成虛杞面」。即指此室」。按今玻璃爲物，普徧極矣，僻邑下縣，茅店荒村，皆可見之，而豪華之家，亦未有如此建築者，在當時玻璃極爲名貴，而袁氏如此爲，其奢華可見。

「園中名勝極多，不可勝記。有鼻曰「澄碧」，鼻上廳事三楹，周以迴廊，壓屋老桂數十株，香氣撲鼻。尹望山相國題曰「小棲霞」。時高廟南巡，相國正蒼治棲霞山，爲註蹕之所，因此中形勝彷彿，故題是額。

「園中房屋，類皆隨地佈置，天然成就，不假人力。如因樹爲屋，則因銀杏一株，大可十圍，蔭垂數畝，而依幹以結屋也；六松亭結松爲亭，其枝幹之披拂，儼爲綠瓦之參差，嘯傲其間，幾疑仙侶，自然結

構，亦先生之神與天遊也。

隨園園林之勝，固有如此，而收藏之富，亦極驚人，甲第朱門，未必能過之。軼事云：「藏書三十萬卷，築一室以度之，額曰：『書倉』。廚架環列，縹帶紛紜，曹氏鄴侯，不能專美矣！『詩城』者，築長廊數百步，粉壁潔白，畫糊投贈之作，而題壁之詩亦與焉。吟咏之多，不下數千萬首，壁嵌石刻『詩城』二字。至詩話之刻，海內投詩者，不可勝計，其佳句之入選者，固無論矣，而所投之原稿，日積月累，堆置如山，於是更葺一室以備之，額之也『詩世界』。其藏小倉山房詩文全集之板者，曰『南軒』，平時扁閉。」按：如此裝璜真不媿詩壇盟主之館舍矣，其豪奢可見。

袁氏又好金石。「凡商彝周鼎漢瓦六朝甌之類，搜羅藏度，極稱富有。因築一室曰『金石藏』，專藏古銅器皿碑石。而詩集中所詠商尊，亦在其列也。」

此外更「家藏古銅玻璃等鏡三十餘種，玻璃晶瑩澄澈，銅亦磨洗無微鏽，聚而懸諸一室，每一張鏡，發光四射，自以為豪矣。浙江方伯廣東張松園先生，投其所好，以縱橫七尺之大洋鏡相貽，先生置諸小倉山房門屏間，如月到中天，羣星盡避。」

「瀟南大理石，園中所蓄甚多，亦先生癖嗜也。其佳者，有天然山水樹木人物等狀，極稱貴重，若尺寸較大者，則更難得。園中凡几榻桌椅，鑲嵌幾遍，有最大石几三方，皆長及丈，而闊半之。一置夏涼冬煖所，一置古柏奇峯室中，一置環香處。客來一見，無不詫為至寶，摩娑而不忍去。後惟阮文達公家多此石，然不及先生所有之佳，阮家先燬於火，而先生家物，髮匪後亦蕩焉無存。」

匪特此也，卽一器一物之微，亦復極盡精好之能事，又如：「愛藏美釀，又愛搜羅酒器，每當宴客之時，一席之中，例更酒盞四五度。始而名瓷，繼而白玉，繼而犀角，繼而玻璃，由小而大遞相勸酬。」

如此名園，自不可無花，隨園花事之盛，亦自一時無兩。「園中花卉，四季不斷，自海棠開時，天氣漸暖，由是而朱藤，而牡丹，而芍藥，繡球，木筆，相繼著花。先生開筵宴客，排日延賓，酒賦琴歌，殆無虛日，其極一時裙屐之盛者，蓋年例也。而先生幾有應接不暇之勢焉。」坐花醉月，於斯為盛矣！

賓宴之外，復有家宴，不如是不足以證其汰侈，非如近日文貧，宴客時慷慨解囊，強作富有；歸家後

嗜饒饒寒，不飽饒饒者比也。袁氏「一家之中，皆能吟詠，園中花時，除排日宴客外，家宴亦絡繹不絕，飲此酬酢，以花落爲度。故先生雅集中有句云：『高堂戒我無他出，阿母明朝作主人』。蓋紀實也。

園中既日以飲饌爲事，則食事之精，自殊凡俗，故「隨園食單」，爲世所珍。其食單所未載者，更有「藤花餅」，「玉蘭餅」，「災蓮瓣」諸品，菊花開時，選取嫩瓣，淨而暗乾，用火酒鍋焙而食之，或油炙亦佳，隨時入饌，迥非世俗。至若溜枇杷，栗子糕，竹籃糰之類，亦當別有風味。嫩荷葉包豬肉，蒸之絕美，野蔬之可充膳者，隨處可採。園中新筍，製法尤多，此皆先生獨自心得者也。按凡此諸品，今多失傳，惟「藤花餅」「菊花鍋」「荷葉肉」數種今尙可見。惟菊花鍋一項，在昔爲乾食，今則亂摘花瓣，拋入火鍋中，全失當年風味矣。

隨園之豪奢如此，每歲所揮霍之金錢物質，當不在少。其經濟基礎如何？當亦爲吾人所矚目。而自來談隨園者，多談風雅，誰肯道及阿堵物，致遭費鶴焚琴之譏哉？古昔園林宅第之盛，莫不有其經濟基礎，爲之支撐，人但見其「揮金如土」，「日費萬錢」，至其收入方面，則主人既絕口不談，而人亦莫之注意。隨園固爲一有閒者之消遣場所，亦爲士大夫之娛樂機關，而同時亦爲生產之莊園。蓋園之東西，各有田地山池，皆袁氏陸續購置，分十三戶承領。此十三家佃戶，規定對於地主，每日所需之蔬菜，以及年終之雞豚等類，各戶排日按年，承領供給。如遇地主吉凶喜慶之事，十三家佃戶，共同供役。既有如此廣大之地土，並周詳規定，此隨園之所以能永盛不衰之故也。袁子才氏一生以隱士自傲，如此隱士，誰不樂爲其做宜哉！

按：袁氏家本清寒，素無祖業，服官之日，又復清廉，所至人民愛戴，聲譽卓然。而罷官之後，大起園林，揮霍無度，四十告歸，享壽八十。四十年中，享盡人生之福，從未一感貧乏，求之當時，罕見其匹，寧非怪事？其財產自何而來？殊堪研究者也。

關於袁氏財產之來源，雖難索解，惟有一點，差堪了解者，即袁氏之收入，大約以「稿費」爲大宗。特稿費爲收入，而能富擬王侯，此在今日言之，殊難令人相信，而在當時則確有其事也。軼事云：「先生生全盛時，江淮之間經業極盛，富而好名，以先生主持風雅，咸願執贄門下。有饒商安氏者，爲揚州巨富

，重刻孫適書數石，以二千金求先生題跋。先生僅書「乾隆五十七年某月某日，隨園書某印可，時年七十有七」。二十二字歸之，安氏已喜出望外，先生之名重如此，觀此，以二十二字而易得二千金，每字幾值百兩矣！如此稿費，匪特今日中國無此高價，即世界上亦罕其壽匹也。此外袁氏爲人撰墓誌一篇，壽序一篇，亦往往可得一二千金。袁氏既被推爲詩壇領袖，文章大師，求者踵接，終年不已。如此日積月累，其收入亦自可觀。其後陸續置田產，買山林，享息日生，生生不已，自然漸成豪富矣。甚至有時不著一字，僅特片言隻詞，即可坐獲兼金，更屬奇特之事矣。軼事有云：「柳絮飛來一片紅」。離商程某即席杜撰語也。合座譁然，先生故爲之回護曰：「此元人詩，諸君不知上自爲「夕陽返照桃花岸」乎？」衆遂無言。程某大喜，私以千金爲先生壽。同時，又有某離商亦在席間，令至之時，竟無以應，先生以箸擊酒盞三，某忽大悟曰：「三月桃花朵朵紅」。語極俚俗。先生曰：「君豈亦知劉阮事耶？此天台山康麻語也」。座客以先生言信爲真，其實先生亦故爲回護之言也。某壽先生金如程。而主人一席酒，先生已得二千金矣。按此與鄭板橋之事極相類，板橋於詩文之外，更擅書畫，故作金之術尤多。當時值江西龍虎山天師張真人入朝之際，路經揚州，揚鹽商欲媚天師，乃懇鄭板橋撰聯語一付，並書之，特製數大長之宣紙，專員買往而謁板橋。板橋索潤筆千金。鹽商以爲過昂，還價五百，板橋亦不爭執。及書就，鹽商取還展視，上聯書曰：「龍虎山中真宰相」。下聯則空無一字，怪之，往問板橋。板橋曰：「汝將潤筆減半，故我亦將對聯減半，何怪？」鹽商憤而欲倩他人做板橋筆迹補書下聯，不再煩求板橋，奈筆迹雖可倣效，而聯句則無人能對。不得已，再賣五百金往求板橋。板橋乃縱筆書下聯曰：「麒麟閣上活神仙」。觀者乃大歎服。此皆賺取鹽商金錢之故事，雖爲不勞而獲，然向鹽商討生活，亦殊可憫，此文巧之所以爲巧歟？可爲浩歎！

隨園之奢豪極矣，詩酒風流，極一時之盛事，然古今文人多矣，有幾個袁隨園？有幾個鄭板橋哉！「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此科舉時代之言也，然而，今非其時矣！

英美蘇的紛爭

外史

歐洲站在一條戰線上的英美蘇聯，表面上是合作，骨子裏却各懷異志，也就是軍事是合作的，政治上却是對立的。本來政治主張不同，主義相反的國家，根本談不到合作，縱爲一時利害關係，互相妥協，也不過是暫時的。

最近，在戰爭到了最後階段的時候，英美蘇間的政治戰外交戰，也隨着激烈起來了，羅斯福會了然承認，英美蘇間，意見尙未一致。這一切未一致的意見，有待於三者會議舉行時解決。

三者會議由過去例子看來，沒有紛爭，是不會解決的，這一次又將原定舉行的日期提前兩個月，可見紛爭更爲激烈了。什麼是英美蘇間的紛爭呢？一言以蔽之，是戰後勢力問題，因爲英美蘇間戰爭的目的，不僅是打敗德國而已，更需要鞏固戰後的地位，以免蘇聯征服英美，或是英美征服蘇聯。換言之，也就是他們各有各的野心，不僅要打敗德國，而且要征服歐洲，征服世界。

在這樣的情形下，就在戰爭未結束前，搶着擴充自己勢力，因之展開了明爭暗鬥的政治戰與外交戰，我們把最近發生的以下幾件事，分析一下，就可以知道，英美蘇的裂痕，日益深刻，已經超過了「貌合神離」的局面！

希臘政潮的透視

據海通社十二月三日電，希臘左翼份子爲罷翻巴本雷特總理，於雅典市內暴動，駐希之英軍因武力彈壓，與左翼份子所組成埃拉斯軍，發生正式戰鬥，於此希臘政潮，一變而爲內戰，相持月餘，其間英首相邱吉爾會借外長艾登親赴雅典調停，其後巴本雷特辭職，由主教達馬斯基諾任攝政，布拉斯將軍任首相並

兼任陸海空相，於一月五日正式成立新政府，但英軍與埃拉期軍至十一日始簽訂休戰協定。這一幕希臘政潮，至此始告一段落。

希臘政潮，我們不能僅認爲是希臘本身的內亂，這是一幕英蘇在巴爾幹的政爭奪戰。欲明瞭其因果，首先須認識希臘在巴爾幹的重要性。

希臘爲巴爾幹島要衝，足以控制地中海，愛琴海，亞得里亞海，東臨土耳其，環抱愛琴海，南部克里地島，位處地中海中部，遙望北非。南北各島嶼握亞得里亞出口處，北通保加利亞，南斯拉夫，有巴爾幹環鑰之稱，希臘在英國統制之下，已有悠久歷史，也是英國地中海近東的根據地。在這次大戰中，巴爾幹的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已紛紛投向蘇聯。英國決不能再使希臘的共產色彩濃厚。所以在今年春德國勢力退出希臘後以親英的社會民主黨領袖巴本雷特上台。

戰亂後的希臘，各地共產軍與游擊隊，接踵而起，高唱國民陣線口號，不受政府指揮，公然高呼歡迎蘇軍進駐希臘，頓使英大騎失色，於是迫使巴本雷特着手於改組各地軍隊，編爲國民軍，企圖消滅共產黨勢力，因之遂釀成這一次的政潮。

顯而易見的，這一次希臘政潮，決非單純的希臘本身內亂，而是幕後有兩個牽線人，一個是史丹林，邱吉爾爲保持其在巴爾幹的勢力，不惜風靡僕僕，親自出馬。史丹林雖未動聲色。而埃拉斯軍之態度強硬，足以反映「幕後有人」。

希臘政潮的解決，主要原因是埃拉斯團的要求，一部份爲英國接受了，也就是英國對蘇聯又作了一次讓步！

兩個波蘭政府

據莫斯科六日中央社電：蘇聯外務人員委員會五日發表：蘇聯政府會接到波蘭臨時國民政府之正式通告稱：波蘭國民解放委員會改組爲戰時國民政府，同時波蘭政府並表示與蘇交換外交代表，蘇聯最高會議轉部會，基於維持與民主主義波蘭間之友好關係政策決定承認波蘭共和國之臨時國民政府交換使臣，任命

勳員第夫氏爲蘇聯駐波蘭全權使臣。

如果不健忘，讀者總還記得從今春直到秋末，報上常常登着蘇聯與在倫敦的波蘭流亡政府的領土糾紛，譯文送來送去，英國也從中一再斡旋，結果還是沒有解決，這一個時期，蘇聯仍以波蘭流亡政府爲對手，大談其國境問題，但現在蘇聯正式承認了波蘭盧布林委員會改組的臨時政府，不啻是否認了波蘭流亡政府。

否認了波蘭流亡政府，間接的就是與英國難堪，因爲波蘭流亡政府是英國在支持着，同時也叫美國承認的，這樣一來，英美蘇聯間的裂痕又深了一層。

關於法蘇協定

在這一大大戰中，蘇聯在歐洲的勢力，漸漸擴張，使英美不得不懷戒心，爲戰後的勢力，於是英美發起組織西歐集團，所對抗蘇聯在東南歐的勢力，拉攏西歐各國參加，尤其對戰前強國之一的法國，期望更爲殷切。法國的特戈爾政府，雖然同意參加西歐集團，但一面又專程訪蘇，與史丹林會談，簽訂法蘇協定，這對英國真是一個打擊！

法蘇協定的內容，據特戈爾發表，大意如下：

- 一、兩國儘量合力對德作戰，至完成最後勝利。
- 一、兩國對德國不單獨作和平交涉。
- 一、兩國在戰後儘量作經濟上合作。
- 一、此條約並不影響現有條約。

表面看來，這條約無足輕重，而實際却是法國解脫英國控制的一條妙計，因爲在戰後，法國元氣已傷，絕無力量應付英國，對英國只有讓步，受其控制，所以找來蘇聯這一個幫手，以壯聲色，而蘇聯呢？與英美原是同床異夢，生恐他們勢力超出自己之上，對法國自動投入自己懷抱，自然求之不得。不過對於英國又是一個動，又多了一層反感！

國防漫談 (一)

——什麼是國防——

大 雷

提起國防，一般人很容易聯想到國家的防衛上，這種解釋，如果從字面上看來，當然算不得錯誤，可是要從動的觀點看來，這一類的國防定義便不得不加以嚴格的修正。

國防如果僅僅是指國家的防衛而言，那麼防衛的目的何在？當然是爲了國家的生存與發展，可是僅僅的防衛就能夠維持國家的生存與發展嗎？這個問題恐怕沒有一個人能夠肯給他一個肯定的回答，像英美法蘇等保有豐富資源的國家，防衛不但可以維持他們目前的生存與發展，甚致於還可以保障他們若干年以後的生存與發展，再返過來看看一些缺乏資源的國家如日本德國和義大利等，不用說發展，就是連目前的生存都要感到極大的困難，這一類的國家如果也像英美等國謳歌着防衛就是國防，豈

不是等於自取滅亡！無怪乎這一世的怪傑——希特勒會怒吼過：「缺乏空間的窒息着的民族，採行軍國主義，是其神聖的權利，爲了達成這權利，便不得不以事實來打破現在的國家關係。」

請看看這些數目字——世界農產最富庶的地方巴西平均六方公里才有四個人居住，澳洲七方公里才合六人，可是日本海岸平原的人口密度，每方公里爲一千六百人至所千人，萊茵河流域每六公里爲二百人。

國家的生命是絕對的，除了生存外，決沒有第二條路再供你擇選，一個國家凡是爲了生存所採取的任何手段與任何行動，從歷史的觀點而論，都是正確的，所以國防的真正目的，並不在消極的維持國家現狀，而是應當積極的和滅亡鬥爭，以獲得國

家生命的延續。

國防雖然富於鬥爭性，可是國防却不能與戰爭等量齊觀，主觀的戰爭雖然是絕對的，可是客觀的戰爭却不能說不是生存與滅亡的對立，至於國防，前面說過乃是以獲取生存為第一義，如果國家的生命必須依賴戰爭才能維持，那麼國防就得達成軍事的使命，如果國家的生命有所求於和平，那麼國防就得權充和平使者，由此看來，國防也許是戰爭的準備，也許能夠消弭戰爭，譬如兩個國家軍事力量懸殊的時候，往往是發生戰爭的先決條件，這時候要想消弭戰爭，唯一的辦法就是提高弱國的國防力量，使之與強國維持均衡的狀態。

歷史的進化，本是均衡破壞的結果，至於均衡的維持，只不過是破壞均衡的準備，換言之，均衡的維持，乃是前後均衡破壞的過渡現象，這種情形更具體一點來說，就是「國際間的和平，不過只是國際戰爭的準備，而不是國際戰爭的結束，」關於此點，我們應當深深注意的，就是國防與戰爭的密切性——空談國防，而沒有戰爭的實力，等於沒有

國防，離開國防，而發動戰爭，等於自殺的戰爭。

在封建時代，並無所謂真正的國防，第一當時的社會意識尚不能反映出國家生命的崇高性，第一當時的一切戰爭目的，都不外君主權益的爭奪，很少有害及全體人民的生命，這種觀念，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初期，尚且普遍的存在於參戰國的國民心中，大家都以為戰爭的開始既不是為了國家的生存，而戰爭的目的也不過只是世界霸權的爭奪，可是戰爭長期化的傾向逐漸明顯後，不但參戰國的每一個國民，無分老幼都感受到戰爭的威脅，同時更使大家發覺了戰爭的勝負，所影響的已經不是權益的得失，而是關民族的命運問題了，這時候國防的真正意義，才顯揚出來。

綜合前面所述，可以得到一個比較正確的國防定義——維持國家的生存與發展，所採取的必必要行動——生存是鬥爭的表現，國家要想生存，要想發展，也必需時時刻刻的準備着發動鬥爭，進行鬥爭，完遂鬥爭，這一切鬥爭的出發點，就是國防，所以國防也可以說是「戰略之戰略」。

電波兵器

在歐洲的天空里，設置了電波探知器的軸心，反軸心戰鬥機，在暗夜里及雲中追來追去的交着激戰。不持有電波探知器的飛機如盲者，不備有這東西的艦隊，則變成不能動的艦隊了。電波兵器的驅使，是決定這種戰爭的歸趨的吧！

沙果譯

◎非常的電波兵器之活躍

美利堅調出所珍貴的 B 29 型轟炸機，祇具日本本土空襲之名。在華美空軍的去到北九州地區之轟炸很快的就被我們新銳的電波探知器發覺，於是遂在半數以上被擊落與擊毀，好容易才在光身逃去的醜態里結束。

且爲了捕捉從塞班一直到小笠原再三再四來襲的敵機，我們

◎透過雲和黑夜的電波

到現在，要捕捉敵機，是利用聽音機聽遠處來的爆炸音？還是

航空部隊的電波探知器常時的活躍着，立下很敏捷地發覺敵者的功勞。

電波探知器在現在不單是不能不以爲近代戰的觸角兵器，且幾乎使奇襲作戰成爲不可能者。

然則這電波探知器，究是怎樣的一種東西呢？

利用截斷夜空的探照燈的光芒呢？抑或是利用望遠鏡？但，這祇

是限於光和音的活用的探知方法啊！

然而利用光要發現隱匿在雲上面的敵機很困難，欲看到躲藏在雲霧之中的敵機，則更費事，且於夜間空襲，假使祇依靠探照燈是不行的。

至於聽音的聽音機，因在今日飛機的速度與聲音在空氣里的傳播相近，聽到敵機的聲音的時候，而已在頭頂上了，且在高空停着引擎而躲藏着的敵機，更不易察知他了。

那麼探知空襲是全然不可能嗎？絕對不是！沒有被雲霧所能妨礙的事，且會沒有透過黑夜的東西嗎？

這樣的回答是需要電波，電波是不分晝夜的。假如利用了這個電波，見到從遠處來的飛機，則應該不是難事了，因爲任何電波都有音波的八十八萬倍的速

度，聽得聲音的時候，就會想到敵機一來頭頂上的那種醜態了。

持有此優秀特質作為兵器的使用着光和聲音的電波，當然就代作為探知兵器了。

想起十二月八日的真珠灣奇襲的時候，美利堅的電波探知器，敏捷地探知了日本航空部隊的來襲。其後，在南方所捕獲的探知器，它的探知範圍，達到三百公里以上的遠距離，假如從俘虜的陳述，則美軍對日本航空部隊的來襲，至少在五十分鐘以前就知

道了。
在這里的電波探知器所使用的電波，和無線電機所使用的電波不同，所以有注意及之的必要。

電波被人想像成爲水的波浪一樣的東西，波頭與第二個波頭間的距離，叫做波長。在無線電

機所用電波的波長有幾百米突的，於電波探知器所使用的電波則是波長祇有幾米突到幾生地米突的極短的電波，波長的電波和聲音同樣的向地平線的那邊傳去，電波探知器所用的波長短的電波（通稱超短波）依次現着像光一樣性質的直進着，是很強的，

◎使海戰的樣子一變

電波探知器的活躍，不單是能發現敵機，且在暗夜里發現敵艦加以主砲之齊射者，亦電波探知器的工作。不懼霧和黑夜的電波將從地平線上出現了帆船的艦隊的距離推測出而加以砲擊。着彈處之推測，是利用敵艦前方的上昇的水柱，將到水柱的距離，用電波探知器測量着以修正着彈

◎新的潛水艇之敵

電波探知器活躍的場面，猶不祇此，發見狙擊攪亂輸送路的

所以，要發現在地平線那邊飛來的飛機，就有了困難。

爲了探知從三百公里的遠方高空飛來的敵機，就不得不在高處設置電波探知器，所以現今已有將電波探知器裝入大型飛機，去發現遠距離的敵機的方法了。

之處。現在優秀的電波探知器通常測定了的距離之差在二十米突之內，因暗夜之中砲彈命中不復困難，所以迄今在暗夜里亂戰的奇襲戰法，不久將必然降低其戰術的價值。又白雲海戰的煙幕展開，在電波探知器的出現中，則全然沒有意思了。

敵潛艇，及使之防衛魚雷的攻擊也是電波探知器的工作。

在海上潛望鏡祇一米突半，
於電波探知器則早就知道了，使

那種活羅被封鎖住，故不能大意
地浮上海面來了。

◎盲眼和明眼的戰爭

拿着電波探知器和未拿着的
，恰如盲目和明眼的不同。同時
，如設置了多少電波探知器去測
定距離，到這距離也就能正確的

測定了，故用小槍和大砲的射擊
即行，而長距離射擊的價值就減
半了。

◎電波探知器的原理

然則，這次中所產生的新兵
器之電波探知器，是以甚麼原理
來工作的呢？

向着山和城壁發出聲音，音
波向山和崖壁碰着後反射回來，
這是回音的原理，和這個同樣的
，把電波向敵機一發射，電波碰
着了敵機就反射回來。假如將這
個反射回來的電波用收音機捉住
，即知道敵機的所在了。在普通
的方式下，百萬分之一秒鐘左右

之間碎的將電波發出，把這個在
一秒鐘內依從二〇〇〇次到三〇
〇〇次左右的比例的碎碎地向敵
機發射。

這個被發射出的電波，在一
秒鐘內以三十萬呎的速度，前進
到碰着了敵機後反射回來。把發
射的電波和反射回來的電波，在
叫「勃朗溫」管的真空管的螢光
面上表示，從電波往復所需的時
間，就得知其距離了。

◎電波兵器之種類

電波探知器幾乎全是用這個
原理製成的，按其目的，可以分
別為各種類：

(一) 電波警戒器：爲了警
戒遠距離，遂急銳地把強力的電
波，於一方向集中，將那個集中
的電波，很寬地振盪着，振盪着
振盪着的時候，假使有反射波飛
來，即是表示已發現有敵機或敵
艦船了。這種警戒器，不單能告
訴敵機或敵艦船的出現，於方向
也大體見告的。其性能在三百公
里以上能發現敵機或遠方的艦船
，又裝置了哨戒機的電波探知器
，也是這種種類。

(二) 電波標定器：電波警
戒器發現了敵機之後不久，任務
即屬電波標定器。電波標定器是
將敵機的方位，距離正確的測定
物。將這測定值，傳遞給高射算
定器。以高射算定器算出方向角
，射角等，再其次傳遞給高射砲

手，高射砲手依從了那個指定，向着敵機飛來的位置，發射出必中彈。電波標定器，且能在艦船上做着測距儀的工作，及貢獻發現敵人之潛水艇。

(三)友軍識別器：然則，在夜間或雲之上面，我黨的飛機，被標定了之後，高射砲手是不致於射擊了吧！這種困難爲友軍識別器解決了。以標定器所標定

◎科學戰

電波探知器，縱橫地活躍着，奇襲戰法也已經變得極難，因爲依賴暗夜，或雲或霧隱避已不可能，是故向來所用的戰法，也變爲過去的戰術了。將電波兵器的性能最大的發揮的戰法，正是代表了這個時代。

電波兵器的優劣，如同射程五千米突的和射程一萬米突的競爭，然而，假若角度誤差過大了

了我的我黨之戰鬥機，即自動的放出電波，於是，我黨也就知道那是如何的一種局面了。

(四)電波誘導器：用在夜間以戰鬥機到敵機附近去誘導之弊。

(五)地形判別器：從轟炸機上發出的電波，判斷地形是否合乎在雲之上降下炸彈之雨的。

，即會產生如盲鐵砲的危險。

是眼盲和眼明的戰爭了啊！

因此產生優秀的電波兵器，實是想使敵人如盲者也。雖然這麼說，但是，性能優秀的電波兵器，不是一朝一夕所能生出的。

從波器的心臟部分的真空管算起，變壓器，蓄電器抵抗體等等的部分品集成的。

這些部分品和無線電收信機

的使用不同，不是高品質的物件是不行的。到底欲捉住反射回來的微弱的電波，所以那個電波擴大的增幅器的性能就不能不使之更優秀部分品之質一壞，增幅率就低下了。勢必速離的聽不見了。

然則，欲提高電波兵器的性能，必先要提高這些部分品的性能，又，性能之提高，無論如何，不動員全體研究是不成功的。

◎譯者贅語

二十世紀中葉之現在，戰爭勝負之決定，當以科學爲最重，而電波探知器之活躍，會同爲對敵之兩方舉之「奇妙的電眼」故即可知其於戰爭之地位。因譯是篇。文譯自日本情報局編之週報四〇四期技術院發表公告，末段「期待着國民的支援」被略。

科學新武器

子英譯

巨大輸送船的功用

在英軍方面宣傳已久之亞破倫亞巨型輸送機，現在已開始於太平洋上空使用了。這種輸送機功用極大，能夠運輸護送輕戰車，戰鬥機，航空用發動機，及裝甲汽車，貴重之軍需品等。其積載量約在十噸以上，其中並設有補助燃料槽，最大時航續距離達四千英里，最高時速度在三百英里以上。巡航速度與飛行距離最高度二百七十五英里。在千五百英里內可自由輸送戰士五十名以上。發動機為一九四四年之最新式羅斯式之發動機。其功用實超出其他輸送機數十倍以上。

航空路之復活

飛行船滋爾滋伯號，自大東亞戰爭爆發迄今尙未見敵美使用，在最近方見其使用於前線，這種飛行船航續力極大，且能在空中做長時間的停滯，現在美國即用之為哨戒太平洋沿岸與護送運輸船團之用。

敵美所誇獎的K型飛行船其船身長有七十五米，最大時速度有一二〇公里，航續力在三、二〇〇公里，敵美現更企圖用最大型之飛行船空襲我國。該船能載最大型戰鬥機五架以上，被稱為空中之新航空母艦，此種飛行船若做為戰爭之新武器其效能實足驚人。

自動式高射炮

最近美國貝耳電訊公司經理巴耳松博士發明了一種自動發射式的高射炮，使用於太平洋及其他戰線上，這種自動式的高射炮其特徵即是裝有自動調節器，與自動指南針，中央並置有小型望遠鏡一具，在發現敵機時，只要撥動自動調節器，炮口即認準方向連續發射，不管敵機速度如何快，距離怎樣高，沒有不百發百中的，在第一次歐戰時高射炮之命中率一萬七千發僅中一發，現在這種高射炮一百發可能中九十九發之驚人數字。

(譯自實業之日本)

大陸戰場——廣西素描

程日常三著
傑譯

一，廣西首的沿革

廣西省與廣東省合而稱為兩廣，又名兩粵，廣西省位於苗嶺之南，春秋時代稱百粵，秦十三年設桂林郡，前漢天鼎六年，置蒼梧，鬱林二郡，三國時屬于吳，並設始安，臨賀，桂林，南浦四郡，宋代稱廣西路，明洪武元年，始更名廣西省，由明至今仍用舊名。

廣西省之首邑古來即設於桂林，但桂林偏在北部，與湖南，廣東各省交通頗感不便，民國革命後始由桂林移設南寧。南甯之西江上流臨近鬱江，南面靠近佛領，東面之汽船可直達廣東，實為廣西省首邑之適當地點。

二，面積及住民

廣西省的面積為七八·二五〇六哩，比朝鮮略小，人口約在五·四二五·〇〇〇人以上，正確之數字頗難詳知，本省住民除漢族外，苗族亦復不少。由本省至貴州之間苗族人種達一百萬人以上。

廣西之懷遠以北，貴州之貴陽以南，其中全為蠻族所居，中國人稱其為苗侗族。由懷遠至古州之間其中居民大部分皆從事林業，其他如船夫，農民亦頗不少。經營林業者較其他業為富有，苗族人種性極強悍，其中最有勢力者為獮長，衣着皆為藍色，日常食物多食生物之類，極似原始人生活。

三，地勢及交通

廣西之地勢，東據廣東，南控安南，西接雲南，北越苗嶺，貴州，連接湖南，河流有桂江潯江，左江

右江，繡江，柳江等。各河流域平野極少，農耕地大，雖無高山峻嶺，小山丘亦復可觀。其中有名之越城嶺位於桂林府興安縣之北方，爲湖南廣西之唯一交通路線。

廣西之交通因專於水路，故鐵道極少，水運之要路計有，一，由廣東省經西江至梧州經潯州府到南寧止。二，由潯州府經柳江至柳州府。三，由南寧府經左江至龍州府。四，由南甯經右江至百色。以上皆以汽油船爲主要交通工具。五，由梧州經桂江至桂林府，皆用民船通航。

四，模範省邑南甯

南甯爲廣西省之首邑，於一九〇七年一月開始與國際貿易，南甯在中國軍事上占極重要之地位，人口在十萬人以上，重要之機關社團均集中該地，高大建築物亦很可觀，市內大型標語極夥，城壁街弄多數貼有：「建設廣西，復興中國，救亂，救貧，救愚，救弱，是廣西建設的總目標」及「改進黨政組織，增加行政效率，勤勉，誠樸，是廣西公務人員的鐵則」等標語，現南甯市除政府特任官吏外，軍民人等均安步當車，以勤勞奉公爲原則。公務員均劃一服製，皆着黑布中山裝，光頭黑布鞋。男學生均着藍布中山服，女學生同樣爲黑裙藍掛，香粉，香水，口紅等化妝品在南甯可以說是絕對不需要。

南甯之商業極盛，主要商品爲米，線香，辣皮，牛油等，輸入物資主要者爲石油，棉布，繅絲，洋火，香煙，草蓆等。

並設有外國洋行多處。一爲美國人經營之天和洋行，其二，三，則爲英人經營之仁和洋行，怡和洋行。戰時下的南甯是被稱爲模範的都市。

五，商業中心區梧州

梧州在昔爲蒼梧之地，於一八九七年二月因聯旬條約開放爲商埠，梧州靠近廣東境界，爲西江桂江之合流點，去廣東約有二百公里，是廣西雲貴和廣東香港的交通要道。

城壁高有數丈，城門五所，東有陽明門，南爲南薰門，西南爲德政門，北有大雲門。

梧州之對外貿易居西江流域諸港之首位，貿易額達二千萬兩，主要之輸出品爲家畜，獸皮，樹脂，沙糖，藍靛，木材，米及各種油類。輸入品爲綿布，絲，洋火占大部分。英國之商品在梧州銷路極暢，占中國商品銷路百分之七十以上。在英美的掌握中，梧州是變作了歐美的貿易商場了。

六，古色古香的龍州

龍州位於松吉河與高平河之二河合流點，爲安南和廣西貿易的樞要區。古軍事上一大邊防重鎮。

龍州四邊皆圍以懸崖絕壁之峻嶺，平野東西有二十五華里南北三十餘華里，境內人烟稀少，普通之岩嶺均在八千尺左右。龍州之市街沿左江北岸建設而成，有東西南北四城門，南門之大街廳，衙門前街等，商業最爲繁盛，附近之各種雜貨鋪，布店極多。市場逢三六九日開市，米穀，家禽，各種皮毛及獸角等之土產交易爲繁盛。

龍州江西南岸，有新龍州，市面亦很繁華，該處並設有。稅局，郵政局，法國領事館，教堂數所建築頗爲整齊。市街皆清潔衛生，古式建築物較南甯爲多。

龍州之軍事設備亦頗發達，現設有兵器局，講武堂，測驗學堂等軍備社團，其中兵器局出產最豐，技師悉爲歐美名手，年產兵器占全國百分之五十強。負有軍備，商業兩重使命的龍州是在逐步復興中。

七，戒嚴令下的桂林

桂林四週皆山，直立數百尺，如筍，如鋒，如錐，市內可望到東方之大明山山脈及東北之大瘦嶺山脈的雄姿，桂林爲廣西省之唯一風景區，水草豐茂，桂江之碧流澄清如鏡，樹影深潭，風光明媚。城內有風洞山，紫金山，前者靠近北門，後者偏近城內中央之北部。南方有貢院之遺跡，城壁周圍有十二華里成一長方形。東門正對灑江，江之對岸，有七星岩，伏波山，疊綠山，虞山，孔明山及無數之秀峯，相連成鏈，城內之中央公園，有五百尺之奇岩，高立園中，壁壁均刻有唐宋元明清各時代名士詩人之詩文。園內並設有師範學校，女子中學，公立圖書館各一所。

桂林自事變以來全城即施行。半戒嚴制，市內各處嚴禁攝影，外地人抵該地時須領有當地警局之護照始可通行警備隊每日輪流組班巡視街頭，交通警士除原有長槍外每人尚備警局頒發之青龍刀一把，以示戒嚴。

桂林之東南特別區，為當地一般人民享樂之所，設有阿片售吸所，妓院，賭場，小規模之影劇院頗多，但自事變以來營業日見冷落，大有今非昔比之態。

桂林本為商業繁盛之都市，但自民國後首都由桂林遷至南甯，商業市場即隨之轉移，現桂林之主要貿易品為米，紙，油，棉衣，牛皮等物，桂林之商業市場正可謂一落千丈了。

八，柳宗元之故鄉柳州

柳州府城去潯州四百華里，為唐柳宗元流謫之地，至今當地居民尚崇尚節義，城之南岸有馬鞍山，北方接連柳州平原。

柳州為雲南，湖南，安南，廣東各省之交通要道，為極繁華之商業地區。柳州市街圍繞柳江成一馬蹄形，背後負岩山絕壁之姿，民國十七年十月之大火城內西部完全被焚一空，二千數百戶被災，其後雖漸次復舊，但已不此昔時之偉大了。

市內周圍有立魚峯，甌山，峨山，鳳凰山，文筆山，及其他之小山丘羣立，頗為壯觀，城內有柳侯公祠，為當地居民祀祝唐柳宗元之所，柳宗元為柳州市民所最崇拜之歷史人物，當時柳州有一種惡俗，一般人民在陷於貧困時，隨時可以將自己之親生女兒，質入富有之家當取金錢以維持生活，其女兒之一切自由即完全失去，甚至有喪失貞操者，自柳宗元任柳州刺史時即設法破除此種惡俗，於當地設置多數之小本貸款所，普偏借貸給一般窮苦之平民且無須利息，故一般貧民均得安居樂業，其後當地居民為表頌柳公之功績起見特建立柳侯祀祠及柳侯公祠，以資紀念，至今柳侯公祠尚完整如故。

柳州之土產物極豐，主要之土產品為花生，甘蔗，玉蜀黍，芝麻等。柳州之棺材亦極著名，古來即有：「要死死在柳州」之說。

英國裏面之透視

德國希列文著
曉木節譯

物質萬能，為英美兩國共同之特徵，物質充分的國家，其民族之享受必極盡浮華，同時精神之墮落，亦隨之增高。戰時下英國人民的生活，是怎樣的？現根據最近之外電，作一極簡單之介紹，以報國人。

避居鄉村之英國高級官吏

據倫敦電訊傳，最近國內各重要官廳及重要之軍需機關，其高級負責官吏，皆因避免德國空軍之不斷空襲，均藉出外旅行為由，皆紛紛逃往鄉間避難。

在城市裏享受慣的，英國士大夫階級們，雖避居鄉村，但其奢華之享受，仍不亞於城市，鄉村之貧苦人民皆被其使用，且有徵集多數之鄉村婦女，供其玩弄，似此視貧民如奴隸之英國有產階級，可稱其為衣冠禽獸。

日漸增多之偷盜新聞

英國倫敦市報紙，多林都市新聞稱：英國各大都市，因受德空軍之轟炸，多數大商店之陳列櫥窗，在空襲聲中，悉為一般勞動階級，將其擊碎，窗內之陳列物品，亦為彼輩悉數盜取一盡。

英國戰時輸送部次長羅列耳氏，於下院議會時，提出質問謂：據英國四大鐵道公司，聲稱：各公司行駛各地之火車，車上平均每日約損失大型電燈一萬四千五百之多，三年中車上之玻璃被破壞二萬五千枚以上，洗面所之小型照面鏡，被盜達三千五百枚之巨。

戰時下英國各都市之盜案日必數起，小型新聞報更攝成照片，刊載報頭大事宣揚。

變相的軍需工場

倫敦左週雜誌於十二月二十五日發表一文，題為「英國軍需工場能率之惡劣化」，文略謂：戰時下英國各大軍需工場，因工人較少，且出產量須比平時增多，故一般工人均高抬工價，工資均比平時

費數倍以上，然而因場方經費支出困難，故廣招女工及練習生，給與極低之工資，以補其經費之不足，較有經驗之男工均升為工頭或指導員，一般弱小之女工人，在其壓迫下任其支配，多數之年青女工，均為彼輩占為已有，或剝扣其工資，稍不如意即鞭足交加，其痛苦有如人間地獄。

倫敦西部之裏面

倫敦西部之美頓耳街，為倫敦市民之銷金穴，變相之咖啡館，俱樂部，大小型賭場林立，在別處不能售的酒，在此處可公開售賣，賭風極盛，大型賭場達百餘所，小型約有數十處，一般市民及官吏，可於此處公開對賭，決無人干涉，且有警廳派員保護。

咖啡館名雖為售賣咖啡飲料，實仍為變相之色情交易所，每至華燈初上，一般有產階級及色情狂者，均攜帶歌女，舞女，妓女者流，分赴各咖啡館幽會，倫敦之咖啡館，均附設於旅館，公寓之中，很少有單另者，故名雖為咖啡館，實際為男女幽會之所。

戰時下美國一般人民的生活，是散亂而不規則的，在這裏僅作一次些微的介紹。

筆花錄

回復故道的事是沒有的，一定有遷移；維持現狀的事也是沒有的，一定有改變；有百利而無一害的事也是沒有的，只可權大小。

——魯迅——

中國的人民是多疑的，無論那一國人，都指這為可笑的缺點，然而懷疑並不是缺點，總是疑，而並不下斷語，這才是缺點。

——魯迅——

世界上有一些欺謊的人，他們擅長於用一些漂亮的理由，去作那些最醜的行爲的辯解。

——蒲爾惹——

統治很聰敏的人的規律和統治一般人的規律並不是一樣的。

——蒲爾惹——

凡是石頭都是寶石，但是人只看見少數。

——梅特林克——

觀察和經驗和諧地應用到生活上就是智慧。

——岡察洛夫——

人生的意義，不在它的故事，而在道樂這故事的手法。

——慶名——

新兵器論

作淵摘譯

新兵器出現的由來

「新兵器」的名詞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就時常的用以宣傳，大戰終了後，各國更祕密的埋頭在研究新兵器的競爭。

近代戰可稱之為科學戰，也可以說是和科學戰離不開的。何以呢？蓋國與國之間的戰爭無論如何要動員全國的科學力；因為國民既然傾出全智全能來從事戰爭，而在科學文明的今日，當然要展開全部的科學力以爭勝利，所以稱為科學戰的鬥爭。

在前世紀（距今一百年前）因機械的文明，由於發明旋盤（輪轉）及其他的機械製造，而火車，輪船相繼問世。隨之，小槍，大砲和連發槍相繼出現。距今五十年前，機關槍應運而生，火藥也由黑色火藥進而為無烟火藥。火槍和大砲的發射速度及射程都遽然增加。炸藥出世後，砲彈的威力大為增加。在電氣文明的現世紀，也可以稱為引擎的文明時代。電氣方面由電報，電話。進展到無線電，尤其是無線電，更在突飛猛進之中。引擎方面自汽車發展到戰車，裝甲車，另一方面，格外地現出今日飛機的飛躍姿態。

近代戰是機械化的戰爭

在日俄戰爭時，俄軍已挖掘數道戰壕而構成重疊的陣地。然在十年後的歐洲大戰中，德法雙方均構造數道戰壕的陣地，彼此互相的攻擊，但是突破全綫却也很難，攻擊每每不易成功。終於依靠火砲發射出無數的砲彈來試行破壞戰壕。

關於這類，所使用的砲彈數，在日俄戰爭時，日軍發射的砲彈總數為一百零四萬發，俄軍是一百五十

萬發。可是在歐洲大戰時，英軍爲三萬萬發，法軍爲三萬萬四千萬發，而德軍達五萬萬八千萬發，然而仍舊不能突破陣地，仍舊是成爲膠狀戰線。考陣地的突破是在英國戰車出現時，當秘密著手製造三年後的九月某日拂曉，五十輛戰車轟然迫進敵陣，粉碎驚奇的德軍，突破深廣的陣地，之後，遂一百輛二百輛的大量製造，終於達到它的目的而獲得戰爭的勝利。英國在戰後以戰車爲主體編成機械化師團，企圖在將來戰爭時，利用它的快速力引入敵機動戰，於短時間內獲得勝利。其次美國也模倣它編成數師團。法國醉於勝利而且和蘇聯握手，所以武備疏忽。德國自希特勒掌握政權後，努力於編成機械化部隊。蘇聯雖於是後起直追者可是在着手時立即預備有相當數目。日本見此形勢也迅速編成數個機械化師團，而準備多數的戰車。

這次歐戰中，德軍以數千輛戰車而編成數個機械化師團席捲波蘭，第二年迫英法軍屈伏，更擊潰巴爾幹諸國。自對蘇聯開始大攻勢以來，到處展開戰車大戰。而在另一方面，地中海南岸的北非大陸德英雙方也有機械化部隊的戰鬥。本年六月英美的上陸軍構成第二戰線以來，在北法的平原上，到處展開激烈的機械化部隊的戰鬥，在意大利的北部也是如此，由於蘇聯的反攻已抵達德國國境，更反覆的發生機械化大戰。

如斯的近代戰始終是機械化部隊的戰鬥，在這時常常伴隨着空戰，而由空中的掩護，或者以飛機敢行對地戰。

對地戰和對空戰

戰車的威力在今日急激的增加，因以裝載大砲來攻擊陣地能立即擊破。爲顧及從來小口徑對戰車砲的貫穿力，而裝甲的厚度從六七十耗增加到一百耗以上，尤其是曾受過一次集團的重戰車，備有特選比七個砲更強大的火砲的來襲的情勢之下，防禦者立即感覺到它處置的爲難狀態。

如果依靠空中飛機的援助，那它特別要裝備五十七耗砲或者以上的火砲，自頭上襲擊戰車，以貫通戰車比較薄的蓋板這是最新所行的對地戰。本來對地戰是侵入敵人後方以機關槍攻擊地上的步兵，或者突擊

對移動中的敵兵所暴露的姿態加以機關槍掃射。今日要在本來對地戰的要務上加入，最近的對戰車，同時更有使飛機在敵飛行場着陸而破壞敵機，但是這也是一種對地戰。

蘇斯直接協力地上戰以飛機實施對地戰的今日，在防衛上勢必要抵抗這些飛機，這就是對空戰的起始。這對空戰主要的是依高射砲及高射機關槍而行，但是如以最近擊墜的來襲敵機來看，它是以前說的機關砲而行的。

本來對空戰是自地上攻擊飛機戰鬥法的總稱，不必限制為戰車對來襲飛機的場合，一般是自地上射擊空中敵機所行的對空戰。戰鬥的主體是高射砲，對在千米以下的低空飛行敵機用高射機關槍，而對在兩者中間高度則使用十三耗，二十耗或者三十七耗左右的高射機關砲。

最近的飛機是在六千米以上的高空飛來，而且更有自八千米到一萬米高的，因此高射砲在此狀況下自也得要延伸它的射高。

對空射擊的簡便方法從來是以步槍練習射擊，但是它的效果尚待將來。最近的飛行速度每秒達一百五十米，它的命中率是相當不容易。然而在急降下襲我時，以多數槍連發的沈着對抗或能收到驚人的戰果。

最近在使用火箭炸彈以求對空效果。或者自火箭彈在空中撤出垂直的吊網以達到阻擊的作用都在研究中。

戰車戰和對戰車戰

戰車有輕重各種，但是以二十噸左右的占多數。更有十噸左右的小型，而這種是用在特殊用途上。戰車在單獨的或者少數的使用很少，通常編組成相當數的集團羣，應用強大的衝突力和火力從事戰鬥。

武裝僅備有二挺或者三挺機關槍的裝備，但是有裝載小口徑（三十噸至五十噸）砲，突破敵陣後，一面殺傷敵兵，一面制壓敵砲兵或者破壞敵戰車。然而在這次德蘇大戰時，自從蘇聯的大型戰車（五十噸）出現後，壓倒德國的二十噸戰車。可是德國很快的在第二年造出五十噸戰車來對抗。英國也造出四十噸的馬吉爾型戰車，美國亦造六十噸的重戰車。但是今日德國有再造出六十噸的重戰車與此對抗的話。

這次北法上陸作戰的英美軍，使用多數的戰車。其重量據外國電訊的報道自八十噸到一百噸。而自布爾坦紐方面突然向巴黎進擊的美國機械化部隊，以數百輛大型戰車結隊驟然迫近巴黎。在先驅的上空有一羣飛機掩護前進。展開對地戰用機關槍及炸彈來制壓敵方陸上部隊。當它陷在混亂的狀態中，大量的戰車乘此時機驕然進來以猛烈的槍砲火力掃射。在對抗如斯立體的挾擊法下來拒止它的防禦法，巴黎的義勇軍在輝閃的槍刀下突擊的結果，終於被衝潰。在防禦者要擊破這些戰車羣，絕對要以充足的優力的火砲及大型戰車方能對抗。

其他像B 24型，B 25型，和B 17型等大型轟炸機，今日僅作短距離用途，在南洋轟炸各島場，然而時常為日本空軍擊墜。

火箭炸彈

火箭炸彈在第一次大戰時已有它的姿態出現，以後不過是在研究。然而它的原理老早就知道了，如德國有二十年來研究的努力，美國近數年來也極積的研究。彈丸的內部填充燃燒的火藥，利用它噴出的反動力，以推進自己的身體。而且它的發射像砲彈，特別是不必要強力的火砲。發射的構造很簡單，向一個方向發射，一次可有數發或十數發。今日戰車的裝甲增厚後，從來的小口徑砲和野砲彈的破壞力感到困難，如今已改為使用大型的火箭炸彈了。而且對飛機的攻擊也發射火箭炸彈，或自火箭炸彈上撒下懸吊的鋼索網，以妨礙敵機的航行。並且美國宣稱，利用火箭式推進法來推進飛機的本身的研究已經成功了。

將來火箭炸彈的用途，日益擴大，為各方面戰鬥所重用，在下舉出它的應用的一個實例，V 1號流星彈。

V 1號的使用手段是報復德國首都柏林和其他都市以及工場等所蒙受的損害。它的命名是以德語Vergeltung（報仇之意）的冠字V。發明者是羅馬尼，亞美茲雅斯州高等工業學校教授賈柏爾特博士等。在六月的初旬以來，連日的在倫敦上空飛舞，市民害怕得要發狂，因此避難市外的市民達三十萬人。它的構造就照片上來看，是應用火箭原理，但是燃料不是火藥，而是液體燃料，從發射錄音的連續音來探測，大

概是汽油或是其他的混合油。發射的位置不明，約近北法海岸，以低角度發射，採取一直的方向，有加伊羅斯可布的裝置，自動的保持正確，且又附有兩翼以保持安定，前進時速約五百公里，到達目的地的上空，定時信管遂起作用，同時兩翼脫落急降近目的物而大爆發。自重十三噸，全長七米左右。此外尚有V2 V3號的改造，並且更增加威力。但就V1號來看，英本土所蒙受的損害頗大，一彈能破壞數幢房屋，而死傷者達數萬人。

兵器的將來預想

上次世界大戰，在最初的一二年中，並沒有簇新的東西出現，之後，在三年四年中，始有各種新發明出來。這一次世界大戰在德國已有五年，日本已有三年，敵我雙方在戰場上使用各種新兵器，除前面記載外，有一人魚雷，放置炸雷後逃去。水陸兩用戰車等。投下的炸彈也有很多種，自三噸，四噸的巨型炸彈，到「莫洛託夫」式或英式吊懸式的撒佈炸彈，二日或三日後自動爆炸的定時信管炸彈式，卡片式（黃磷塗布）炸彈，在投下數十萬枚後，能使麥田起火像火山似的。自來水筆型或卡雅美爾袋型的小型欺騙炸彈；更有今日的精神炸彈，以無線電廣播，使敵方國民厭戰，企圖使各地導入反戰思想，而完遂戰爭。

然而今後將有如何的新兵器出現，各國正在苦思構想中。它的懸案，已經在研究途中的有成層圈的飛行，無線電操縱飛機，無人戰車，暗視望遠鏡，怪力線（殺人炸破用）等。但在何時出現於戰場，全看各國科學家的總動員的力量，吾人當拭目以待。

輸送機發達史

哲民

輸送機參戰前後

輸送機之應用到戰爭上，在世界大戰以前各國早已着手研究了。尤其是英國因其殖民地遠離本國統轄勢力以外的關係，對輸送機之研究製造特別重視。在埃及叛亂時，英國的討伐隊，於補給食物與增援部隊及其他任務時，皆利用輸送機為唯一利器，且獲得顯著的效果。此後法國與義大利乃對軍用輸送機開始準備製造計劃。在今次歐洲大戰時，輸送機遂由訓練演習的階段進入實際參戰的重要利器。

德軍在波蘭，比利時，荷蘭及挪威等次作戰，降落傘部隊的活躍，與空輸部隊的奇襲，食糧彈藥的輸送，應歸功於輸送機的大功能。但在那時的輸送機，為着急需的緣故，都是臨時以旅客機改製應用的。如有名的愛克斯登U5型三發輸送機，JU90型四發輸送機，其實用性能皆非常優秀，亦可作為大型旅客機使用，還都是很值得提倡的改造方法。

此後，美國急起直追，亦大規模訓練降落傘部隊及編成滑翔機部隊，且以多數旅客機改造輸送機，如世界著名的陶格拉斯DC3型雙發旅客機，即被採用為軍事輸送機，用以輸送降落傘部隊，步兵部隊，及軍需物資，並作為曳引滑翔機之用。

此外，英國在西歐作戰中，也準備了許多輸送空挺部隊的輸送機。由超重轟炸機而進化到四發輸送機，其中更有足供百人乘坐的滑翔機。

德國

登陸用的最大輸送機，為米薩斯猶特ME三三三型輸送機，此種機型的設計，乃專為曳引滑翔機之用，後來所製二九五〇匹馬力的空冷發動機六架，應用自力自由起飛及降落。此外尚有ME三三二型為重滑翔機，乘員容額極廣，可乘一三〇名。

德國之研究滑翔機，已有悠久的歷史，並且有非常優秀的出品了。如上述之ME三三三型，也可乘坐二十三人，GO四二型水陸兩用滑翔機，和GO二四四型輸送機，皆能乘坐十人以上。此外對於輸送降落

部隊的輸送機，有JU五二型三發機，且目下德國之滑翔機，已頗有動力化之傾向，以謀自力飛行。

美國

自對輸送機和滑翔機開始重視之後，即着手努力整理。最近乃大量製造輸送機。在印緬戰線，美方即以陶格拉斯雙發輸送機出現戰場。如DC三型，已進化到C四七型，其輸送力相當強大，最近且大量生產陶格拉斯C五四型（一二〇〇匹馬力）輸送機及四發大型機，搭載力可乘武裝兵員數十名，及輕裝甲車以至對戰車砲，更可輸送小型戰車及大砲。

同時陶格拉斯DC三型雙發輸送機又已漸次改爲卡其斯C四六型和C五五型，因此種飛機體型極大，可以搭載輕裝甲車及數十名兵員，且能於亞成層圈飛行，而卡其斯公司出產的木製雙發輸送機，於軍用及滑翔飛行之曳引上，頗可活用。

英國

前爲實行歐洲登陸戰，即已銳意研究空挺部隊的訓練及改進，且其滑翔機更較美國尤有獨創的發達，如搭載十五名兵員的中型自力滑翔機，更是出類拔萃的產品，此次於法北登陸作戰，便有這種滑翔機參加。

英國向來便以轟炸機曳引滑翔機，最近且已應用四發輸送機，且此種空挺部隊實爲大規模者，故與德美兩國比較實無遜色。

至於蘇聯雖是降落傘部隊的始創者，但已給德英美等國後來居上，甚而空挺部隊之成立，反屈居人後，所以輸送機之製造，亦同受相當緩進的影響。我們既明瞭輸送機的發達史，對牠的任務仍應有認識之必要。

大約言之，軍用輸送機最重要的條件，第一爲搭載量多且須容量大，能一次搭載大量兵員，更須有一次遠距離的飛行能力，這才是最主要和最優秀的標準。同時爲了適應長距離飛行，其發動機馬力最低限度須與重轟炸機相等，而且輸送機的速度，續航力，以至其他性能方面，亦須與第一線飛機生產同樣重視。現時各國所殫精竭慮研究的，便是輸送機起飛及降落的問題，以能應用較少面積的飛行場爲改進原則，因爲輸送機構造特殊，起飛問題實是值得考慮的。

近代作戰輸送之迅速與否，足以左右戰局之成敗，而輸送機便是補救輸送困難與遲緩的利器，故輸送機性能是否優秀，即對於整個戰局誠有莫大影響。（譯自海與空雜誌）

英美德最近夜間空軍攻守之實況

楊衍瑞譯

茲據西部戰線德國某飛行基地來電，述及英美德之夜間空軍攻守戰法，體勢，佈置等，頗為詳盡，特譯出以供留心時局者之參考。

夜間空襲之變遷

自哈利新麾下之英美轟炸隊進行猛烈的德土空襲以來，迄今已達二年之久，其間英美之轟炸戰術，日有多數之變遷，自氣候與時期言，其始皆擇十五日前後之晴天來襲，自去年秋以來，忽然改變時期，每於月初前後之暗夜來襲，此種來襲時期之改變，皆由於英美轟炸隊照準器具之進步，同時不外欲乘險惡之天氣，利用德方戰鬥機出動困難之情勢，避免被半途邀擊之危險也。至於其空襲之重點，依最近之傾向言，則專在破壞西部戰線之德國後方輸送

德空軍之二戰法

英之重轟炸機根據地，仍在美本土，其在歐洲所設的前進空軍根據地，皆為掩護上必要之戰鬥機基地，德國對付敵機之戰法有二，一在海岸邀擊敵編隊，是為獨立戰法。二為在轟炸目標地點之上空

，與高射砲隊協力將敵機擊墜，此為互助戰法，邀擊之戰鬥機，不問夜間月明月暗及雲之狀況如何，皆能自由行動，故稱為暗夜戰鬥機，其與高射砲隊，探照燈隊相協力攻擊者，必於月明之夜用之，故稱為月明戰鬥機，夜間戰鬥機，一俟得有師團司令部之命令，即由各飛機場起飛，並須依司令部無線電傳達之命令，分別集合於指定之各空域宛如步兵隊之集合於陸地者然，絲毫不亂，其對敵機之突破或圍攻，亦皆依司令部之命令而行，與陸地步兵無異，所以空中飛機無多，決無衝突之虞，徵之去秋，一時英軍機之來襲柏林者，雖達千架之多，再加以德方之機，為數不下千五百架，然而彼此之界限井然，並無已方之機互撞事件發生，佈置之精密，可以想見。

德設立最優秀的空戰指揮所

在師團司令部內，設立空戰指揮所，凡空中各戰鬥機，均須將戰鬥情況報告於此指揮所，各處氣象台，亦須將對空監視之情況，報告於此指揮所，

指揮所之指揮官，即以上之報告爲基礎而判斷之，製爲戰鬥命令，而傳達之於各機隊，在此所中，掛有透明裝置之俯瞰圖，藉以察知空中戰鬥之變化，稱爲戰鬥活地圖，可將空中戰況隨時映出，當審視此圖時，師團長，首席參謀居中，高射砲師團之連絡將校與陸海軍通信部隊之連絡將校，分坐左右，此指揮所之重要任務，在料定敵機攻擊企圖時，即迅速命各部戰鬥機出擊，所以德人稱此指揮所，爲戰鬥機之耳目，信不謬矣。

德製有特別用語以發命令

戰鬥指揮所當傳命令時，使用播音機，直接以無線電話，通知於空中等待之己方各機大隊或聯隊，爲防範透露消息並供精詳無遺，特裝有極周到之戰鬥用語，並加以慎重考慮，而始製出者，其用心之縝密，用意之完備，誠足令人驚奇之至。

美發明黑夜透視器穿過空中冰隙往攻

原來歐洲中部之冬季氣象，常以由愛爾蘭而向南方移動的低氣壓所左右，於深夜寒冷之際，往往在陰雲密佈層，凝結成冰，空懸猶爲壁壘，自美國發明暗夜透視器，有恃無恐，每乘陰雲密佈之夜，由雲層之冰隙來襲，其炸彈即由七、八千公尺投下，德國爲防衛計，當然不能不以戰鬥機出擊，然出

擊則往往遭遇囑冰之危險，不出擊未免坐視敵機猖獗，繼經研究之結果，乃於飛機之前方，另設結冰預防之裝備，但雖有此裝備，可以平安通過，然於通過零度上下之密雲冰層後，飛機之戰鬥能力，便極端減低，而駕駛員亦有凍斃之虞，所以自十一月至來年四月，實爲德國國境空中防禦最困難之時期。

德設氣象博士衝破此難關

德國爲打破此難關，必須於有結冰危險之雲層，發見無冰之通路，始能盡力出擊，乃爲不易之理，然而德國既無暗夜透視器，將何以發見雲層之通路，而分辨其何處無冰，何處有冰乎？幾經研究之結果，乃於各飛行聯隊，配屬氣象學專家，稱爲氣象博士，此氣象博士之責任，在專伺所管戰鬥區域空中氣象之變化，並時：乘坐視測機，飛往實地調查，而隨時召集駕駛員面告之，在此觀測機中，備有最精巧之測定器，裝置最新式的寫真顯微鏡，以之攝取雲之斷片，作爲判斷氣象之材料，即依此種縝密的氣象之觀測，苦心孤詣之研求，始得於夜間發見天空之某某角間，另有通路，而使戰鬥機避免空中冰之危險，而由此通路突破雲層，很安穩的往襲敵方重轟炸機隊，由此敵英美方所預期之乘空中冰期，對德方施行空襲，必獲龐大效果之奢望，乃爲之消滅無餘矣。

小教生活

林 濬

在寒風的冷瑟中，吞食了兩件燒餅，奔走往校中的路上，走進校門的時候，對面孩子們看見了，把帽子脫去，低頭向我請了早安。

哦！這親切至誠的招呼！見了孩子們的體切，我湧起了微笑和快樂，這是精神愉快的享受，就像是一個信徒膜拜他的信仰。

辦公室里冷清清的，祇有一個校役在打掃着。倒了杯開水溫一溫凍僵的手，窗外有些小圓臉在窺視，我批改着本子。

上課鈴響了，在課堂里孩子靜心的聽講；有些孩子是頑皮的，講解時不聽，問他的時候又不響，在你不問他之前，他不懂也絕不問你，我了解：這點隔閡是先生的尊嚴禁住了他們而造成的，在師生的友誼上不能互相理解，這就築成了一道障礙的幕屏。

我常鼓勵孩子們發問的勇氣，他們立起來都是挺羞澀的紅了臉，沒有說話的勇氣，這是以往缺乏鍛鍊的懦弱和羞澀。

年小的孩子對異性有不可破除的陌生和胆怯，他們男女同學幾乎不交談一句，說話都是挺生硬艱澀的，過去的禮教還遺留在他們心底，這樣錯誤的見解竟被好多人們漠視了。我想孩子們該是天真的呵！

我想借團體生活的力量來磨鍊他們，使他們在任何情況下對異性同學都處之泰然，因這些小節，我是被人們稱做太放縱了學生。我不希望孩子太畏懼老師，只要他們在功課上做到了嚴肅努力的表现，別的我是不計較的。我唯一的理想，只希望他們能依照我所指示的方向去努力學習，這就是我最大幸福的安全和

最高的報酬。在感情上我是把他們看作了唯一的企待和寄託，他們即是我的弟妹們，我離開了家族，他們便是我唯一的家族，他們能理解我心底極微細的感情。課後或假期我是談笑在孩子們的羣里，我愛他們的天真，率直，說話和頑皮全是熱誠和藹的心語，在孩子們的羣里，我忘掉一切的憂慮煩鬱，誰說這不是生的樂趣，正常生活的途軌。

在假期空閒時，我是挺寂寞的，在孩子們離去我時，我悶看着他們手寫的本子，一雙雙黑亮的眼睛，天真的笑臉，全映上了我的回憶。在夢中也有一些快樂的孩子們看護我入睡。

課後的辦公室，大家圍着報紙找尋配給的消息，等候發新的日子，哭笑不得，大家全惦記着麵包呢！只聽見大米貴的消息，貴到兩萬多，我們的待遇就越見降低了。

縱有配給品，總要想盡方法去籌錢才能購來，祇抵償掉往日之所虧，自己依舊是什麼也沒有，看看大家菜色憔悴，不禁心都寒了，努力工作的情緒不禁鬆懈了下來，這引起了孩子們的懷疑和天真的質問，慚愧的低下頭在天真孩子們的面前要求寬恕和懲罰，孩子們是天真無邪可教導的一羣呀！

他們沒有辜負了我們，辜負我們的是。這特殊畸形的時代。執起紅筆來企待我們共同的夢吧！總有一天我們的生活是會改善的。

這點安慰了自己，也鼓勵了別人，放棄這面職業包是簡易的，但誰願丟下這羣在半途上摸索求知的孩子，爲了這點，減少物質生活的享受是值得的呵！

我們不願孩子們立在榜徨的道路上，於是去忍受更奇酷的貧弱虐待，我們願孩子們成長得健全些，不要再身受我們生活不幸的遭遇。

在一切的絕望中這是我們的企念。

迷途的羔羊

劉曼湖

一年教師生活觀感

記得是去年的五月，天氣還不太熱，北方常晴的天空中飄浮着幾朵引人神往的白雲。那時的我，正儼成千成百將由大學畢業出來的學子一般。論文是交上了，畢業考試也馬上要舉行了。自知畢業十之八九不會成問題的，心中不覺欣然自喜。但一想到畢業後的職業問題時却不禁又有些悵然。無論誰對於將來總有着美好的幻想，我又怎能除外？平時課餘空暇之時也和同學們談到這個問題。我們大多是文學院的，因此有的夢想做一個編輯，有的想在圖書館中服務或者在大學中担任助教。但也有喜愛在機關或銀行中任職員的。總之人才濟濟，應有盡有，不一而足。至於說到教書這一層，感到興趣的却不多，自然教育系的同學又當別論。在我呢？自幼和姊姊一樣喜愛看各式各樣的小說因此也盼望有一日能自己寫出小說或散文來。再不然就在圖書館中做做事藉以多看些書。教書這件事却從不打算去嘗試。尤其我自知生性軟弱加以口齒不清要我去對付一般頑皮的孩子們？那才怪呢？因此當我們參加院長歡送我們畢業生的茶會後。我們素日親近的幾個同學相偕向母校投了依戀不捨的最後一瞥。四年的大學生活宛如夢一般橫過我的心頭。我們騎了車慢慢馳過了有田野風味的十利海。溫馨的南風吹來，我們沉默無言遠望着夕陽照着的景山。莊嚴的神色令我衷心感動。我不禁想道：「我們這一羣就要分開了。將各奔前程而去。但願彼此皆能如意。却不要使我們年輕的心受到過分的創傷啊……」。然而事實却正與希望相反。覓尋職業的困難已使我感到萬分的失望。想起父親若在世的話我決不會受到這種冷淡的。然而家境的窘迫又不容我在家過悠閒的小姐生活。因此只有忍耐着一切。厚着臉皮去求人家。這種行為與屈腰彎背乞食的叫化子又有什麼不同？畢竟我的運氣尚佳。終於靠着一位父親熱誠的幫助。我開始到我中學時代的母校去担任國文教員。同時還担任

一班的級任。這與我的希望是不合的然而我却快樂極了。爲的是我到底是有職業了。在開學的前一天，我專心地看了一遍在大學中抄的：普通中學教學法筆記。興奮得我一夜未能安睡。我想起了種種的問題。甚至於連我的衣襟是否合適於一位教師我也想到了。次日清晨我很早的起身穿上樸素的藍布大褂。照照鏡子自覺仍不够先生的味兒。但也只好這樣的去走馬上任了。邁進課堂踏上講台全還是容易的事情。待要張口說一段開場白時却有些爲難了。但不自覺地話由我自己的口中說了出來。說些什麼我已忘記。只記得自己的聲音不像往常。聽了令人難受。直到打開課文講書時聲調才恢復過來，自此我的教書生涯開始到現在已有半年多了。一切新鮮的意味已成爲習慣了。學生們的程度似乎並沒有因我的教授而有所進步。有進步上昇的只是我們的生活程度。如今一個月的薪水買不到一雙好些的皮鞋。維持一人的生活尙覺勉強，若說養家更是萬萬不能了。得意的人對教員們總以一副憐憫的眼光來看待。就是街上的洋車夫也看穿了教書先生們也許還不如他們有錢呢。在我呢？貧窮與人們的輕視固然感到難堪但最令我不堪忍受的却是那般年少的學生們。她們確如是一羣迷途的羔羊。雖然她們有着美滿的家庭不用担愁衣食。因爲能在現在入學校讀書的女孩子。家境至少是過得去的。然而也正爲此她們却步入了迷途。她們毫不知父母的苦心與希望。也毫不顧慮到將來。她們認爲上學只是爲父母盡一種義務而已。可以勉強及格升班就滿足了。拘謹小心用功讀書的也有。但也只限於課本之內。長得漂亮美麗的女孩子們喜歡讀書的更加少了，下課時三五成羣的聚在一處。低聲說笑着。總不外商量怎樣去玩去看電影？上課時仍免不了要說幾句。否則便是出神似的在想着些什麼似的。眼睛望着天花板心神根本不在課室內。這種情景決不是偶而一兩回。初年級的學生比較好些。她們仍是天真的孩子們。覺得先生們的話不無道理。高年級的學生們却自覺先生未必比她們高明。倒不如自作主張斷行一切來得痛快。就以國文一門功課來說。對於白話文她們尙覺歡迎。文言文念起來就感到太麻煩。有時對着書本竟會嘆起氣來。一到作文堂上。則但求能在白紙上點上黑墨滴便交卷。匆匆忙忙，三五行便算作一篇文，既無內容文字也欠通順。有時她們的文章也會作的很好，但那是由「作文模範」或「中學生作文」上抄寫下來的。四五個人一齊抄。而且抄的完全相同，絕不改動一個字。每改到這種作文卷時，我只能覺得可笑。頭幾次我還勸她們以後不要再抄。但無效果。我只好警戒她們扣分數。結

果仍舊是抄。對於這種學生你又能怎樣呢？因為我擔任一級的級任。所以在課務之外，對於她們的品行方面也負有責任。我本以為她們全是十五六歲的女孩子，頂多只是淘氣而已了殊不知她們會逃了課去看電影，彼此的介紹男朋友。甚而至於會偷賣了父母給與的首飾去得零食或買東西送給朋友。這些事發生後頗令我無措。若非有幾位有經驗的同事相助解決。把最壞的幾個學生開除的話，我相信我是不會想出再好的方法的。開除了學生之後，表面上似乎安靜得多但我總覺那種壞風氣仍在她們之中蘊藏著。一旦有機會仍要暴露出來的。我常想到國家及學校花了無限的金錢與人力來栽培她們。而獲得的結果却是如此，豈不令人痛心？在她們之中自也有十分努力希望有所成就的好學生。然而大多數全是糊塗馬虎的。分辦不清事物的美好醜惡。只要有人領頭馬上就會被同化。在中國有多少人無機會求得學識。他們及她們是在渴望着而永不能有滿足的一天。而這些幸運兒却又這樣的輕視她們的環境。打着受過教育的幌子來輕視無知的人們是多大的罪過？我不否認這些迷途的羔羊并不是罪大惡極的犯人。她們的心底是潔白無瑕的。她們過於憧憬着幸福。認為最崇高最幸福的生活便是如同電影中所敘述的一般。談情說愛之外再加上些浪漫的波折就可以了此一生。殊不知幸福的範圍是廣大的。幸福的代價也須要相當的心力與體力來獲得。外界聲色的引誘是引導她們步入迷途的發端。這是不容辭咎的。同時教導她們的教師也一樣負有重大的責任與使命。然而應如何澈底改變她們的主觀呢？我不能回覆這個問題。我也正似一隻引道的羔羊。在紛歧的道路口上。對着滿是荊棘的大地。茫然不知所從了。

海上通訊

穆 穆

「上海呀，本來呀，是天堂！」如果含着眼淚來歌是調和的，如果懷着頑皮的心情來唱也未嘗不可，總之不很太風蕭。……

說 在 前 面

上海，我不能說它沒有好的地方，不過那好的一面，希望留給歌功頌德的人去做，現在我只能說到那壞的一面，不過即使這一面我已經儘可能的客氣了。

暴露並不是惡意，反之，是希望有所啓發，當然，上海不止如此，即使寫在紙上的也不過是筆者所知之萬一而已，希望有時間能够再詳細地介紹上海，那個上海或者比較滿意，因為上海畢竟不乏聰明人，只要一掃各方的惡習，就會露出光明的那一面。

一、透視上海

「上海呀，本來呀，是天堂！」如果含着眼淚來歌是調和的，如果懷着頑皮的心情來唱也未嘗不可，總之，不很太風蕭。

有人對於上海是抱着熱狂的留戀，有人對於上海是抱着恐懼的憎厭，這都足顯示上海本身的不平凡的魔力。

不管是留戀，不管是憎厭；上海是有一種力量吸引着你去接近它。不然，決不會造成六百萬人口每日在為上海而奔波。

上海那個地方，我早看得很清楚，今天是一個街頭流浪着的癩三，明日是高樓大廈的主人，後日或者就是黃浦江的魚食鬼。

上海就是這樣的彈性地區，猶如關家的沙發，每人都願意在這彈性的沙發上作一個片刻的休息，那怕還沒有坐上就被彈簧擲入黃浦江，好像也樂於一試的。

有成千成萬的魔王們每天在交易所裏滾，也有成千成萬的羣衆在酒肆樓茶舞場歌廳裏狂笑，更有成千成萬的人在悲哀的城裏哭泣，即使死也得想個法子是文明的死，是的，這是一個文明的開創地，「動腦筋」是文明上海人的本領。

能說他們不聰明嗎？聰明帶給他們是幸福，也帶給他們一些無情的眼淚。

如果你在五馬路和六馬路這些地方經過，房裏就有酒的香肉的香造成了人間天堂，房外就有一堆一堆的無家可歸者餓着肚子在叫，只有一窗之隔，構成了天堂地獄之別。豪華之子拉着漂亮的女人一揮千百萬金，而流浪者伸手乞求分文也無人理會，上海，上海就是這樣的一個社會。

在上海住慣的人或者已失去了知覺，並發現不了上海的神祕，其實，上海的社會有如上海夏日的天氣，時陰時晴，出入無常，像是犯着重性的神經病，上海也是如此，並沒有準性子，如果有人用古板的方式來此求生固然不可，如果用尺子來做標準去求生也是非失敗不可的，所以在上海居住的人是需要隨機應變，如果會應付上司的人，過得非常有力，如果不會應付的，就非常吃力，是英雄不是英雄，到了上海馬上就會分明，上海捧人最快，一個新來上海的人，如果進行有方，在不久的日子裏，馬上就會大紅而特紅，甚至全個上海都要注意你這個出乎其類拔乎其萃的人，但是，上海固然很容易捧起一個人，也很容易忘記一個人，多少人在衆聲中舉起來，多少人在衆聲中罵下去，舉的是那些人，罵的也是那些人，不過在時間上略有差異而已，這就所謂，頭天捧你三十三天，次日踢你十八層地獄，也是說，既然有力量能捧你，也有力量糟踐你，上海，沒有這個不成爲上海，上海借着這個才能有新陳代謝，也可以吸引住一些野心的人在這裏力求其發展，可是，清醒到這點的人並不見得很多，多半只知被捧的時候之得意，忘記留神罵下來的時候之難堪，好像被人舉起來的時候是必要的，罵下來的時候是偶然的，於是搖首長嘆，墮落一生，

是的，上海是最易使人墮落的地方。

但是，要注意上海之所謂英雄用武之地，不是真正的英雄；相反，真正的英雄在上海並非用武之地，其實有本事這裏用不着，得適合於上海的口味，靠着本事在這裏是不會發迹的，最好是半真半假，頭三腳踢出去在這裏就齊了，踢不出去「等老了也不成」。

如果頭三腳踢不出去，你還老羞臉皮在上海躡下去，並不是沒有你的飯吃，如果忍着性子在這裏死靠，有的是剩飯給你充飢，因為上海也需要狗腿之類的奴婢，那麼他就可以有時間在這裏體味，歷史告訴他們，誰人是怎樣的成功，誰人是怎樣的失敗，這樣的人也很不得了，因為他們就是很好的上海通。

你能說上海不夠偉大，當你去到那裏，不管有事或者無事，心裏總覺得怪忙的，好像真的變成一個要人，使你的神經緊張非常，即使在路上行走，也好像有什麼在後面追逐你一般，不容你稍加回頭稍加呆望稍加欣賞，那麼最好你的步子也跟着別人的步子進退，好像後浪跟着前浪走，略一停留就會破壞了整個的秩序，住在上海的人，好像都是被動的，那麼主動的是誰呢？誰都不知道。

怎樣喜歡隨便自由的人，在上海也不會使其自如往來，如果散步於馬路之上，心情略一安靜，就被五光十彩的玻璃櫺的廣告吸引了視線，剛一停滯，就會有人在你的身旁單刀直過，剛回頭還沒有看見那人的影子，電車的隆隆的奇怪的隆隆前進，剛要舉步欲追前去，忽然聽到自窗內傳出幽雅的或者熱烈的音樂，剛要欣賞尋味裏面的情調，前面又有喧嚷之聲，剛剛你的思維沈靜一些了，或者因為你已經走到了無人之地，忽然又日光滿面，樓頭走盡，陰影已過，帆有晨午之別，這樣處處的引誘，遍地的刺激，被動的被這些事物所控制住，人是被虐待狂的動物，當然對此大發生趣味，所以你有點恨它，也有點愛它，是的，神經質的上海，神經質人所住的上海。

二、重建大上海的原因

我敢說，在今日世界上再沒有比上海更榮華更幸福的了，不管是倫敦，巴黎，柏林，羅馬，即使那個離戰區較遠的紐約，也不會比上海更平安無事。

中國固然是破爛，可是上海並不見得破爛，中國人談起上海總有點自愧，上海不僅是中國人的，還有外國人的，不僅是一國的，是許多國的，所以世界各國的精華都聚集在這裏，再說切實一點，出賣了全中國人的血肉，換來全世界的物質，而那些精華也差不多都由此流入。也是多半留在此處，上海好像是一隻最健康的胃，什麼東西來都可以消化。

有很多人會懷疑經過砲火的上海，一定會失去往日的榮華，誰知劫後的上海有勝於戰前的上海，這或者是一個迷，其實一點奇怪也沒有。

可以這樣說：戰前的上海，是外國人吃中國人的地方，現在是上海人吃中國人的地方。

八一三戰事爆發之後，上海也曾有一個死寂的時期，當然那時候的人都分別爭先避難於鄉間，那就是中國的俗語：「小亂住城，大亂住鄉」，中國人畢竟是中國人，離開那地方總能設法再回去，他們試探着耳聞着，上海已經平安無戰事，於是離去的人也就不聲不響地回來了。當然，鄉下根本不是他們久居之地，因為中國鄉下和上海相離有二十幾世紀，他們是住不慣的，而且中國鄉下畢竟還藏許多含着中國血的人，粗魯野蠻，是土匪也罷，是戰士也罷，總之，是攪得鄉下不得安居，上海好在還是一個折衷的地帶，有很多種類的洋人居住於其間據說有什麼國際法可保護，那麼上海就在這甚麼國際法前生存了，而這羣人也借着洋人而壯了胆子跑回來了。

這就是上海的甦生，洋人們也不孤獨也不寂寞了。

再建大上海，直至今日這個偉大的上海已經建設得比世界任何都市的人口都多，六七百萬人口，比前的人口還超過一二百萬，這不能不說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

誰都知道上海所繁榮的意義是在於市場的活躍，如果運輸的血脈斷絕了，上海的命運就得壽終正寢，可是，自從炮火開始之後，運輸差不多已經不甚興旺，尤其當一二八戰事爆發，可以說完全凍結了，可是上海並不因此稍感窘色，而偉大上海仍在建設得很有勁，並且只見起色，不見退色，這也是一個巧妙的事實，上海是不乏聰明人，上海只要有了聰明人，它就永遠有着它的光輝，永遠披着青春的麗衣與世誇耀。造成大上海的條件，並不是疏散人口，而是集中人口，前面說過，「大亂住鄉，小亂住城」，可是這

次戰事既有大亂也有小亂，掀動起全面中國人之不安，在鄉下略有身份和財產的人，決不會過什麼太平日子，於是遷移，遷移到那裏去呢？那裏都是鬧着荒亂的日子，中國人是好看別人的風使舵的，上海，上海是人人要去的地方，於是人人都要去上海，其目的當然不同，有的是避難的，有的是淘金的，有的是半避難半淘金，可是他們的心理只有一個，上海是可靠的，上海是安全的，爲了可靠和安全，人人都往這裏跑，捲入這個巨大的浪裏，鄉紳們的目的固然是爲了安全，連他們也不知道也沒敢想是建設大上海的戰士，有功績的戰士，因爲這些鄉紳們在鄉下，中國的鄉下，分別的有着他各自的地位和財產，固然這個地位非常的渺小，他們的財產也是九牛一毛，如集合起他們所有的力量就是全上海的力量，那麼他們的力量是從那裏來的呢？這個是他們或者他們的祖先所積蓄的，或者在內地鄉下人的勞工的總合，可以說那些都是中國的殘餘，最低可以說是中國一部分資產都搬到這偉大的上海來建設這偉大的上海，於是上海也頗不寂寞了。

如果分析上海人，可概分三類，一種操縱階級，一種是被剝削階級，當然被剝削階級的人數是多的，因爲裏面還有一部分是幫助操縱階級來剝削被剝削者，可是，不管是幫剝削者或者被剝削者他們自己都沒有知道過，因爲人人都不要，大家都在競爭，大家都在佈下了網，等待落網的人，有時自己落了自佈的網，還不聲不響地並不知曉，只看到勝利者在旁邊狂笑，勝利者狂笑得越兇，投網的人越有趣味越有精神越有勇氣甘願下網一試，真所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也者。

有很多的土財主剛從那不遠千里的鄉下而來，拿着十二分的小心抱住幾個自鄉下帶來的錢安分守己的過點清閒日子，然而只要在上海住上一個時期，就會改變了初志，放棄了小心，大胆地大刀闊斧地幹一下，因爲內線外線佈滿了誘惑力，來蠢動你鼓勵你再也不能固執下去穩定下去，也要躍躍欲試身手，不然，享受在外引誘，存下的錢抵不住物價的高漲，像似長了腿一個一個自己爬走了。可是失敗的是這些人，完成勝利者也是這些人，這些沒有浩然之氣的人，不，是經不住那些神通廣大妙計多端的佈網者。

金錢畢竟是空虛的東西，然而人類缺此也決不成；通貨膨脹，游資過剩會刺激物價高升，這應該是個危險的現象，但是上海是借着這個弱點發達了起來，這就所謂缺陷的美了。

上海人的花招特別多，能隻手空拳而成家立業，能够一文不鳴而銀行成立，而最活躍的當然是股票生意，什麼建築，什麼置產，什麼進貨，什麼增資，鬧得人眼眩花，不知所從，而股票的變化萬象也在此巧妙手法下遞演來去，這就是所謂興奮，疲倦，高潮，低潮而刺激人心。

上海的洋房固然林立，而上海的生產並不見得太多，尤其食品之類，可以說一無所有，這樣怎麼會能滿足上海人的生活，但是，不要愁，上海是人間的富庫，人間所有的應有盡有，只要有鈔票，要什麼有什麼，而且方便靈通得很。不但只有而已，並且囤積得很多，上海是借着囤積來固定一切的生存，能說上海的物資缺乏嗎？不要聽信那些謠言，謠言中越是宣傳什物缺乏，越是進入的多也就是囤積的多，不過，一般人可倒了大霉而已。

上海就是利用大家的興奮，樂於競爭，又利用游資過剩，物價高漲，只要物價倍於他地，物資自然就會長了腿爬入的，像湧潮一般的大量流入。雖然流通限制，但是利潤的權威是能戰勝一切的，於是又造成了一批英雄，就是那羣跑單幫的人物，那些物資的流通家，走私的大王。

上海，上海就是利用物價抬高，做吸收物資的手段，這也就是造成偉大上海之唯一的戰略，金錢，你能說金錢不是偉大的嗎？

然而上海的人對於囤積都有趣味，幾千萬幾百萬固然是大囤而特囤，即使幾千幾百的人也是無不忙著囤積，決不閒着鈔票扔在家裏長着小腿爬走，你囤積我囤積，物資一天天地高漲起來，不知是誰害了誰，只知道上海人每日緊張起來。

爲了上海都在注重「利」也是都爲了利的捷徑是囤，所以生產沒有了，因爲囤積比運輸有利，運輸比生產有利，所以大家只顧了囤積，或者運輸，而生產讓誰去做呢，呸！畸形的上海，畸形的發展。

無論如何說：上海的再生，上海的建設，是不太正常的，我怕，我怕有一天會崩潰，然而我相信上海不乏聰明人。

上海，上海就是中國今日的縮影。

北平寒冬兩三事

興中孟雄

(一)

今年奇冷，煤價又高的驚人，雖然比起上海的三十萬一噸白煤，不無小巫見大巫之愧，然而這樣在北平已是驚天動地了，學校已決定提前放假，寒假有延長兩月之說，一般機關喧嚷本年無火，於是中下職員，無不唏噓而嘆，原來計劃在家中挨冷，在班上烤火者均告失敗，嗚呼！如此勤勞奉公！

(二)

平市近來新設賭場多處，已成公開的祕密，據聞設備齊全，招待週到，花樣繁多，包羅萬象，在此中樂不思蜀傾家蕩產而後已者頗不乏人，於是前外一帶旅舍，頻添自殺新鬼，並聞滬上大亨更將大量投資於天津兩市，廣設賭場，以便吸收游資，穩定金融！此之謂南北文化物資大交流！

(三)

紅樓夢影片，在平中喧傳已有半載，於十一月末始珊珊而來，獻映於東單牌樓新開之亞洲會館影院，票價售三十元，五十元，七十五元，哄動全市

，西單某處代售，飛票——黑市也——售至百元，折合儲備券當是一百六十六元，二百七十七元，四百一十六元，五百五十元，實足令薪水階級咋舌，未知南中有此高價否？

(四)

西單之夜，寒風凜凜中小吃攤仍然櫛比鱗立，饅餛，爆羊肉，豬頭肉，燒酒等等，莫不利市三倍，生意興隆，某夕，筆者忝列其中，正在高客座滿之時，忽由小胡同內爬出一位五十餘歲之赤腿老丐，踰於攤旁，手足亂蹬，咬牙瞪眼，口內不住微聲呻吟，一位很世故的吃夜消者，用擎着酒杯的手指指着，對一個賣豬頭肉的說：「這個不行了，給他吃也吃不了！」賣豬頭肉者回答：「一會就完，昨天就有這樣一個。」這西單一角，也就是整個故都的寫照。

(五)

布價飛漲，綉價飛漲，金價飛漲，一切一切均是一日三漲，有行無市——買不到也——於是一觀

團團之大腹實意見其面團團矣。

(六)

教書匠生活更苦，只好向學生要辦法，初則威嚇，繼則哀求，於是補助金，獻麵，獻煤，花樣十足，然而依舊吃不飽飯，據聞東城某小學女教師因腹內無食暈倒台上，教育界同人見報載南京教師月薪萬元，六斗白米之新聞，莫不望洋興嘆，相對唏噓，大有豔羨之色，其亦這山望着那山高乎？

(七)

最後附告，稿紙一元一張，此稿摺用做銀行轉賬紙兩張，共用去行中二元五角，這年頭減私奉公不易！

(編者附記：此稿於十一月三十日寄到，已錄失去時間性，但亦頗可藉此少明故都近况，姑刊之以作明日黃花看。)

感覺上的光陰的速度，是年齡的函數。

陸 蠡

筆

如若人們開始愛惜光陰，那末他的生命的積儲是有一部份耗蝕的了。

陸 蠡

不容易活着，便是人生。

菊池寬

人生正如說頁多的書本，說是完成着一部書是談何容易，但總之是完成着一部書。

芥川龍之介

對於人生不抱着懷疑，不抱着畏懼，不抱着尊敬與憧憬的人們，那是俗物。

吉田絃二郎

人們不可不為着他們的同類作些事，尤其是在當今這般社會裏，我們為人們所不能不作的，是應當更多的。

吉田絃二郎

為什麼人們為了生，非自動地殺自己不可呢？為了生而殺自己這種事，是可怕的矛盾。而且人間是不斷地反覆着可怕的矛盾。

吉田絃二郎

自由是人的最寶貴的財產，能不仰賴別人而有上帝賜他一片麵包的人是幸福了。

屠格涅夫

雖則我們的生命是短暫而無形跡，但是偉大的一切都是人類造成。

屠格涅夫

先信任你自己，然後別人也會信任你。

屠格涅夫

花 錄

給南國同學

蔣

南國同學們：

首先應該解釋的就是這南國北國的稱謂問題，目前的情勢雖然仍舊有着似分裂的畛界，但是在統統是中國人；統統是次殖民地的奴隸羣之觀察同感迫下，把我們的私見割據同外人陰謀操縱的分界給打破。所以在今日我們以往的分岐應即歸化於同一的民族獨立自立之要求下而團結起來！如此！這裏我以南國同學稱呼你們，未免不當，實則我之所以這樣做，一方面有說不出的苦衷，一方面提出這樣稱呼有四個根據理由，分敘於下：

(一) 把過去的私見割據同外人陰謀操縱的名稱，重新提出來，警戒我們這羣準主人翁，不要再走上分家的故轍。

(二) 過去曾有一羣自認有深澈目光的人們，對國內分家的解釋是以爲南北東西有不同的民族特殊地域性格，所以南北東西在這不同的民族地域特殊性格下必須各自保持其活動範圍，因之產生出南人巧詐，北人妒嫉的情形——互不信任，互不合作。關於這種看法我們絕對否認，我們當然知道中國境內有不同的地理自然環境造成了部份的民族特殊性格，但是在各種不同民族地域性間，却有一個因傳統文化造成的中華民族共通性格，而且歷史的演進這各異的地域性即將統一，在這民族性格地域統一的進行中，我們不要陷於欲速則不達的故轍，所以我在這裏提出南北國的稱謂，以期善者相輔，劣者相更，將各種地域優秀性融爲一個更優秀的中華民族性。

(三) 我個人以爲稱呼南北國問題是又可以這樣解釋：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組織之下，尤其龐大的中國，除去省的行政分界外，尙有自然形成的南北東西，與其稱南北方，不如稱南北國，南北都是我們的國土，我們是以「國」字來刺激我們這薄弱的國家民族意識！

(四)不過是爲了稱謂的便利，爲了躲免第三人稱！

稱謂問題算是解決了，但是讓我說些什麼話給你們呢？我在沒有提筆寫這封信以前，覺到了胸部的暴熱與眼中的濕潤，好像有許許多多要說的話，然自提起筆來，却似一部廿四史不知由何處說起。又像竟孩時受了外人的委曲，回到家裏見到自己的哥哥，要訴苦！但是說不出，原因是自己哥哥也受了同樣的委曲！

我會記得，遠遊多年的叔父，從飄泊流浪中返回家鄉，見到祖父母同家人，似乎要說出他流浪的經過，但是他並沒說出，只見那時叔父蒼白的面龐是漸漸變爲赤紅色。眼中含着熱淚，胸部起伏着，而今回憶當時的情緒是辛酸，愉快相兼的波動，直到第二天叔父的感情平靜以復，才把他十五年流浪史講給我們聽！那次的經驗，我感覺到骨肉團聚的滋味——尤其是由驚濤流浪中奔波出來的骨肉團聚！這種滋味正與我現在從溫暖的被窩中爬起來；在夜半寂靜北風怒吼時寫這封信的滋味相同！只不過我們這時還在驚濤懸崖上掙扎而已！眼前雖然有一線的光明，但他在風雨飄搖中又是明滅不定！我相信我們在同一的遭遇下，你們看到這封信會由自己體驗想像到你們的北國同學是在如何的氣氛中生存着！我們是抱了無限的熱望，希望着似骨肉的團聚！

北方，不！北國！自從事變以來，八年的經過，造成了目前的鄉村破產，都市繁隆，文化的低落，社的糜爛，我們看到的是民有菜色，野有餓殍，普遍的飢饉，偏估的肥滿！至於過去不敢想像的醜惡，在華北大都的文化城中，是演着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古詩重寫，只見商人官吏的面團圓，不見民生的必需物資降臨！不知他們面團圓的滋養是由何處取得，這真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由這需求的不均衡，生產的偏枯——又看到故都文化的畸形！報章的歌功頌德，民衆的輾轉呻吟，社會秩序逐漸走向破裂的飽和點，因而有人爲了保持社會秩序而利用華北人民傳統的隱忍性予以所謂合理的調整，未見多大變化，然而在汽車奔馳的柏油路旁，是早已經有強奪食物的事件常常發生！今日的文化城頗像強壯迫而走險，老弱呻吟溝壑的縮寫！

過去都知道北平是文化城，全市書店林立，學校衆多，名流學者集萃一堂，是冠於全國的文化城，是

東方文化的首都！自事變以後，賢明的當局，曾苦心靜慮的爲了文化城的文化前途打算過，於是掃除了所謂不良背景的學校，取締了所謂敗類的文化商人，焚毀了所謂毒素的書籍！東方文化於是由文化城而澄清，我們祈幸着這光明的文化前途展開，誰想到經濟的力竭支配了上層建築的文化，在物價飛漲與物資缺乏下！書店有的倒閉，有的私運書籍去上海造紙；學校雖然還都開辦，但是在教職待遇低劣與學生們經濟後援普遍動搖中，是呈現着教育的空前不景氣！教職員挨餓忍受的應付，學生們恐懼着失學！又有一部份教育界的聰明人士，在從教之餘隨波逐流的兼營商業——不正當的時代商業，這不只是影響到教育工作而且引起了無識學生們的起而效法！據我所知道在今日的文化城中的學子中竟有這樣一種更惡化的事實發生——如本市某教會學校的高三學生某君，因生活的脅迫與學費的謀求，不得已追隨了北國特產的運毒犯，以課餘之暇——實則是贖謀——從事奔走蒙疆北平道上，而且類此的惡化事實在今日的文化城中是逐漸的蔓延着，我們固然不原諒這些同學們的行爲，然而他們爲了生活，在今日的經濟狀況中，一個青年學生，毫無意識的爲環境引誘，又何忍苛責，又能有什麼方法來挽救呢？長此以往總會有一天——學子們爲了生活同讀書費，而學會不正當的生活技巧！漸漸的把正當學業放棄！環境教育是教育中最重要的一環，今日北國的環境，又如何會使無正確意識的一羣青年走到良好的道路上去！商爲主上的水銀球是無孔不入了！教育第一的格言是退了色的招牌，這現象不只是今日的危機，整個民族復興的前途也會因此而黯淡，國民遺德，社會秩序將成如何情形，不敢想，不忍想！

於是賢明的人士們唱着堅忍持重的調子，希望我們能在爲求學而求學的信條下培植明日的基礎，話是至理明言，但是培植的基礎又是什麼？在今日的文化城中最主要的學習課程，是與物價的上漲成反比例的日見降低！主要研究學術基礎的課程——外國文，諸科學，諸常識，甚至於國文——都在量同質變重的削減着！現在的高中相當於以前的初中二三年級，我們今日學習的課程，作工具都不够，如何去研究深造！如何能建設明日光明的基石！更何況環境又不允許我們安心讀書呢？將來我們這一羣有畢業之名無真實能力的學士們！以什麼到社會去生存，改造社會，作將來的主人翁！我們恐慌慚愧，並不是自己的不努力，而是環境不允許努力，這種微妙而可怕的事實在大人先生的腦海裏不知轉過圈沒有；他們在酒足飯飽夜闌

人靜時是否能站在領導我們的地位上想到爲我們解決困難的辦法？即使想不到旁人，他們子弟的情形是可以看見的！將來拿什麼來繼承他們的大業！教育是第二代的資本，資本消耗已盡，國家民族的前途還有光明顯落麼？未知以志在救國救民的大人先生們將何以完成他們的偉大職責同理想！希望有人出來救救孩子們吧！那等於救自己的子弟！反過來看，這問題並不單純是教育問題？目前的危機就是將來的威脅！此時我們無力顧到全面的破敗，但是這異日興亡的担子是擔在我們這羣準主人翁肩上了，我們一方面固然應當希望着大人先生們的領導；一方面，我要知道建設自己的前途絕對不可以完全仰仗他人，在今日惟有以自己的力量努力追求那不可能得到的學識！不然是等於自殺，所以這些年來北國的同學們一部份固然走到由腐化到惡化途上去，但是大部份還能自責自戒兢兢業業的努力着明日的光明！據我們想像：

南國同學們也是與我們的處境相同，遭受到偉大波瀾的襲擊！是不是？

我們好像別離多年的弟兄！在這裏我把北國同學的環境演變與掙扎經過再從頭敘述一遍：

在事變以後的北國同學們，因環境的驟變，顯然分出三條大道！一條道是勇敢的逃脫了現實，一條道是沉淪的墮落，一條道是抱着不變的心情埋頭自己鍛鍊自己！走第一條道的同學我們對他們是欽佩仰慕呢？還是替他們感覺到背家離鄉的苦痛呢？在這裏我不願意批判！總之他們是逃脫了現實環境，勇敢也好，輕浮也好，現實的責任他們是在又一面負擔了，而現實的苦悶他們是逃脫了！走第二條道的人們天性裏就帶有墮落的成份，不管環境好惡，他們是永遠想沉淪，吶喊的聲嘶，他們是不會感覺到的！我鄙夷的不願意提起他們，我以爲那是我們社會中的病菌，特殊的產物，離他們遠一點最好！至於走第三條道的同學，在這八年間却大爲不易，八年前這一羣同學爲了環境也好，爲了見地主張也好，總之在不同的意見下，共同的遭遇中，大家留在這草原民族發源地的北國！抱定了「天不變，道即不變」的信念，不以世態爲然而以自己力量充實自己，自私一點講是健全個體，站在大的方面講這等於健全民族的根柢！這樣的渡過八個年頭，最初尙能安安穩穩的專心努力我們的工作！近三二年來，北國的生活環境是因世界局勢的深更緊張起來，物質精神雙重的壓迫！我們仍未完全放棄初衷，一半應付着環境一半仍舊讀書，但是恐怖惡劣的來臨每個人會下意識的感覺！以我們這一羣未入社會的青年們！雖有熱情與魄力，對如何有改變現實

環境，我們是覺到走頭無路，眼看着更壞的情勢一步步的與我們接近，只有準備忍受掙扎，言之痛心與否？彼此知道而已！

北國的情況，是沉默而安穩的！變象的沉淪，在這裏我們每年每月每天都可以看到非第三條道的同學轉入第二條道，以真摯有希望的青春生命，在人生的輪盤上作孤注一擲的賭博！戰時生活的刺激，結果是等於幽閑自在的迷夢，我會對同學中默默的統計過，十個同學中有八個是生活在迷夢裏，青年精力的消耗，青年生命的滅亡，我們的祖國是何以復興！但是準主人翁的敗家傾產又將趨於何途，何忍言之！

在去年的夏天，我們這賢明的當局們，大概是覺到青年學子的放漫沉淪與國家民族和他們的政治生命有息息相通的關係，於是舉行了一次學生軍事集訓，七八年沉悶的氣，因而有點興奮熱烈情況，可惜時間短短的不過二個星期，事後解放，故態依然，治標治本之道於此次集訓中是一個實驗的機會！這次集訓給我們的經驗是使我們確切的感覺到仰仗他人領導的不可靠而已！要想有所成功惟有仰仗自己的力量，雖然我們的力量薄弱，環境沉悶，只要抱定流一滴汗，灑一滴血都使他發生效力，我們頹廢的心情會自動的打消而振奮起來！

北國的環境——這不使青年人及任何有熱情有志氣的人們喘氣的環境，像機器巨輪一樣轉動的太迅速了，機會難尋，時間易逝，我們不要憧憬將來的光明，更不必回憶過去，只有根據現實的苦悶，尋求其根源，以澈究的革命思想，謀苦悶局面之打開，這是在北國一般走第二條道的同學們所抱的態度！

本來準備着不少互相鼓勵的話，後來覺得那是不必要的——因為彼此處境大致相同又何必廢紙廢墨呢！最後希望我們不為惡劣頑固的環境所移，哀莫大於心死，心不死，這危機切迫的祖國總有一天可以復興，可以獨立自主！天要亮，爲了明日的愉快，此時不能不睡一下，就此停筆。祝
你們康健

你們的北國同學

蔣啓

一月二十日

我們的生活態度

原 善

人，到底是爲了什麼生存呢？這實在是一個謎？

幾千年了，人類中產生過不少的英雄豪傑，產生過不少的聖哲賢達，他們曾經轟轟烈烈的創造過一番事業，有着偉大的發明不滅的功績！但他們又能怎樣呢？一樣生，一樣的死，一樣的是在「謎」中過去了。

的確，人生就是這樣一個謎，古今賢愚，我們都是一樣的在這個謎中生活着，雖然有多少人在作着超現實與解說人生的夢，但我決不信在人世上會有真正能揭開這「人生之謎」者。

近來看見許多青年朋友在患憂鬱病，在消極，在頹喪，不錯，人生是常有憂鬱；憂鬱原也是人正常性格之一，何況是生活在這樣一個極度紊亂極度艱窘的非正常時代中呢。我也曾有過憂鬱，有過消極，頹喪過，憤恨過，我不否認憂鬱是現下青年所難避免的通病，但我承認我個人的懦弱，我永遠在竭力的掙扎，總想在掙扎中脫離開憂鬱，希望以勇力打消懦弱的恥辱，更希望生活在憂鬱中的青年比我更英勇的戰勝懦弱。

我是一個無宗教信仰者，但我却深深感動基督的兩句勸世語：

「人生是爲了賜與，而不是爲了接受！」

對的，人生就是這樣一個謎，我們若想揭穿了這謎的話，我們就應當深深的服從基督的賜與信條，人到底是爲了什麼生存呢？我們可以堅定的回答：「人就是爲了幫助旁人而生存，幫助旁人乃是人生應盡必盡的義務！活着！是爲了給與旁人一點什麼，而不是爲了從旁人處接受到什麼，也就是說，活是爲了給旁人利益而活，不是爲了接受旁人給你的利益而活！」

常見不少青年在怨天，好像是天獨對於他一個人太薄了；在尤人，好像旁人對於他的幫助太少了。老實說，這都是思想上的最大謬誤，「天」對於任何人也未嘗獨厚過，「旁者」的幫助永遠在有着一個限度，在你希望接受到幫助以前，先沉靜思索一下你曾經與過旁人多少幫助呢？

現在的時代是惡劣的，社會是腐化的，難道我們也就這樣眼睜睜的隨時代而惡劣隨社會而腐化嗎？一個在初級中學讀書的小朋友和我說：「近來我家庭的經濟情形太壞了，每當我看到爸爸爲了柴米而愁呀時，我心中真感到十二分的難過，憐惜我幾百塊錢，讓我囤一點貨作些買賣好嗎？我的同學中有不少在作小生意的，前天某某囤十打鉛筆還賺了三百元錢呢，雖然我年紀還小，但我一樣的可以作事……一樣的可以補助家庭啊！書上不是說過，有志不在年高，無志空活百歲嗎？」

朋友，在你聽到一個十四歲的小孩子和你說這些話時要作何感想？在原則上我同情他個人的孝思與志氣，但在事實上這種思想是否錯誤呢？這不得不歸罪於教育的失敗，這種失敗並非今日造成而是多年以來早已潛襲的，我們看一看在現代教育制度下，曾經造就出來一些什麼樣的青年呢？學生在學校讀書的目的：上進者不過是努力用功以期學有所長，將來可以作事應用；次焉者則更是鬼混文憑熬資格以便將來謀事處人，其手段雖有不同，然而其目的則是同樣的個人功利主義者。現在一般學生求學，大都想入理工學院實用科，爲什麼要入實用科呢，大半並不是真正爲了他能實用於社會有利於人羣，不過是貪圖將來容易謀事易於吃飯而已，抱這樣心理來入學的人，純粹是一些自私自利的投機主義者。

這樣的說法似乎未免太過於苛求了，但是我甯願希望一些青年在窮苦中掙扎，也不希望一個十四歲天真孩子變成腦滿腸肥的市儈，固然這種思想的養成是受了非常戰時的影響環境的熏陶。但環境還不是由於社會上各界各種人所造成嗎？人既然能造成一個環境，當然也可以改造一個環境，或許在改造中要經過多少艱難困苦，但能够改造可以改造却是必然無疑的；非常戰時也僅是歷史上的一個階段，戰事一定有結束，非常也一定可以變成正常，但這種思想心理的改革，却絕非一朝一夕之力所能見有功效的，古人說：「十年樹樹，百年樹人。」可見人的教育上是有着多少困難，我們能以一時的環境，便養成青年思想上的長期謬誤嗎！

我們現在唯一的要務，便是要與時代的罪惡作掙扎，不錯，現時代的人生是受着多方面的壓迫，無論經濟上物貨上精神上那一方面也壓得人喘不過氣來，那一方面也落於最大苦悶中，但試問苦悶之後我們又當怎樣？是不是我們高喊幾聲「苦悶！」「苦悶！」苦悶就可以解消？五年前了，我一個朋友在三個月間遇到四件很大的逆事：個人因了嫌疑被捕入獄，飽嚼了鐵窗風光；自己的愛人在此期間別有所戀，出獄後又體味到失戀的苦汁；同時故鄉受了匪患的洗禮，房產焚掠一空，慈母受傷慘死；人世間的不幸遭遇，恐怕沒有比此君更烈的了吧，不少朋友在爲他傷感，爲他悼惜，想盡方法來安慰他調劑他，深恐他精神上受了刺激而有變態。但他個人經過一個極短的悲哀時期後，便立刻處之泰然行若無事，很振奮的生活下去，朋友們都在驚訝他心理上的變態，但他却很坦白的說：「是的！我的遭遇是太不幸太哀苦了，但不幸哀苦又能怎樣？是否還要活下去？要想活，就要叫他活得有生氣！」

青年朋友們！我們是否還要活下去呢？一樣的，想活我們就應當叫他活得有生氣，整天苦悶鎮日消極又能得何代價？誰又能真個超現實解脫呢？人生就是爲了辛苦而來，人生的真義乃是叫你去幫助人，而不是叫你來得到人的幫助，人生是爲了賜與，而不是爲了接受！

振奮吧！朋友！我們總知道天色在將明未明之前是最黑暗的時候，也可以說最黑暗的時候便是黎明將要來到之前奏曲，我們要以最大勇氣咬緊牙關渡過這最大的苦悶，以便接受未來的光明，磨拳擦掌盡「做人」的義務！

提琴和提琴家的逸事

柳靜

(一) 鐵提琴

Viotti 是提琴演奏法的進化史中的重要人物之一，倘若沒有他，也許不會產生出偉大的 Paganini 來，因為他創定了演奏小提琴的基本原則，尤其是對於弓法方面的貢獻最多，他演奏起來既高貴大方又音色華麗，並且活潑而有生氣，就在他的作品中奠定了日後 Paganini 光輝燦爛的技巧之基礎。

有一天晚上他和一個朋友在一塊散步，他們遇見一個年老的瞎子在奏樂求乞，那樂器的音色介乎小提琴和 Clarinet 之間，這特別的聲音引起了他們的好奇心，於是就跑近前去看一個究竟，結果發現他瞎子在拉一隻洋鐵皮做成的小提琴，詢問之下，才知道他實在窮得太利害了，買不起普通的提琴，可是他有個姪子是洋鐵匠，於是他就替他做了這個奇特的樂器，作為求乞之具。

Viotti 對這件不平常的樂器發生了興趣，就問那瞎子肯不肯出售，那瞎子表示除所得的

代價足以買一具新的提琴，他才願意割愛，於是 Viotti 就拿起了這奇異的樂器，用他那當世無雙的技巧演奏起來，同時他的朋友也就脫下帽子來向旁邊的聽衆收集了一筆很可觀的錢來交給那瞎子，可是當那瞎子聽見他的鐵琴能演奏得出那麼美麗，那麼動聽的音樂時，他立刻就變起卦來，他說他以前不知道他的樂器是這麼的，能夠發出如此美妙的音樂來的，現在他不願意出賣了，除非 Viotti 肯照現在他所收到的款子加一倍給他。

結果 Viotti 很大方的答應了他的要求，再付出一筆錢來把那琴買了下來，後來他在倫敦逝世後，當處理他的遺物時，出賣這具鐵提琴只得到了幾先令的代價。

(二) 意外的收穫

當 Paganini 才只有十七歲的時候，他就嘗試到受人恭維獻媚的滋味了。

自從脫離了父親的管束之後，他就沉溺於種種不良的娛樂當中，尤其是賭博，因為賭博

在當時的歐洲是很流行的；這位年輕的賭徒，常常把他開音樂會的全部收入送進賭窟裏去，有時甚至要當掉他那相依爲命的提琴來還他的賭債。

有一次他已經決定了日期要在Leghorn地方開演奏會了，可是他的提琴已經當掉無力贖回，除了想法子去借一隻提琴來外，他開會時就無琴可拉了，他聽說當地的某一個法國商人有一隻Guarnerius所製的名琴，於是他就去和這商人接洽，要借那提琴一用，那商人當時就很慷慨的答應了。

那商人本不是一位提琴家，開演奏會的一天他也去聽的，聽過之後，他深深的感覺到，同一隻琴，在自己的手中和廢物一樣，可是到了Paganini的手裏就能發揮出這麼美麗動聽的音樂來，於是當演奏會開過，Paganini把琴拿去還給他的時候，他就說，「好了，不要讓我去再要演這寶貴的樂器了，這提琴就請你收下罷！」

Paganini當時的高興是可以想像得出的，因爲那提琴本是一件希世之珍，後來在他光輝的一生中他都用這個提琴來演奏，去世之後，

這琴就裝在玻璃筒裏陳列在他的故鄉Genoa城的博物院中，直到現在，當中只由他的學生Sivori（一八九四年死）拿出來演奏過一次。

（三）一隻提琴的代價

在小提琴製造史中，最偉大的德國製琴家要算是J. Steiner了，他出品最多的時候大約在十七世紀的末葉，他的製品在當時就有人肯出很高的代價來收買（註一）有一次他在Dresden地方把一隻琴買給一位英皇查李六世所屬的伯爵，這次所得的代價可以算是最高的紀錄了，這位伯爵除了立刻付出一筆可驚的現金外，並且長期的每月供給他一百個Roth（註二）每年一襲新衣，兩箱啤酒，每天一頓豐美的晚餐，並且所有他的房租燈火等都由他擔負，Steiner在買出這隻提琴後還活了十六年，所以這位伯爵爲這提琴所費的代價也就很可觀了。

（註一）許多後來很值錢的提琴在當時也賣不出高價的，如大師Shettvas所製的琴在他生時每隻只售二十至四十元美金。

（註二）英國錢幣名值二仙令。

窗前·懷想碑

潛名

窗 前

當無星的晚上，天空幽暗着像一個憂鬱者的臉，這樣一個夜，也許更安謐，雖然有風也只是輕盈的吹，于是我就開始了夢，夢裏又有一個夢，夢見是在湖畔，但第二個夢時恰是在窗前，當然也是夜裏，也許更深的夜，是的，那夜，也是安謐的，那末該是寧靜的了。

但是我忽驚詫爲什麼不替我的夢中起一個季節呢？乃振振的想，思索，我才知道我是忘懷碑上的名字了，我失落了一粒記憶。

就在那個窗前，我望那個窗裏，那裏沒有燈，沒有星光，怎樣能看見呢？我亦驚奇呢！因爲我尙且看見了我晝夜懷戀的人物；可愛的，還有那些可愛的，但是我的思想奔馳到另一個領域裏時，我從那窗上窺見千萬粒影子閃動着；像一個瑰麗的

萬花筒，從那窗上我得到喜悅哀愁，歡樂……。正像一個溫柔而多感的詩人說：

「你的善於動靜的眼睛的表情正合他一樣。」
隨即我遂感到一種輕微的傷感，思慕有所行寫，我寫什麼呢，我低低的問我自己，我知道該我始的獨語了。固執的聲音從我的夢中飛出，慢慢的含着吐着幽怨，雖是低低的，充滿了抑鬱的氣氛呵！

年前記得會說過一句話：「沉痛永遠是屬於我的。」現在在這個神秘的夢中夢裏，乃得了最適宜的實驗，我又墮于沉默中了，窗前沒有神話中的韻呵——我清晰的體覺。

醒來，從兩個夢裏，就發覺自己正扶几而睡，恰合在窗前，我忽看見桌上放着友人的信，打開，頭一行寫着：

「近來每愛作夢；夢裏又常陷于凝視哀怨中，往往於醒來後感空虛的寂寞。」

我知道這是幻想的窗；記憶的窗。

懷想碑

「仰望許多葉子我歇息着，我不曉得要感激什麼才好，這實在是一個意思。我又頗寂寂然，起來徘徊着走，這麼一個深林裏爲甚麼不見一個人呢？我的意思是一個理想中人。我又實在是不懂戀愛的。我的靈魂多麼崇高呵，這樣我很自傲岸。」

正是一個叢林裏，我在落葉上躑躅着，還有一個朋友，我們都是年青的成人或是老人。我們都是可笑的人，年齡限制着我們的智慧。我們而且都有一個固執而多感的性情，也許倒因此以爲驕矜，我們驕矜的不是青春，是的，像我們這樣青年人都酷似這種情勢，得了，又離題了。

一個墓，小小的，也許是如何其芳所說的那裏

充滿綺麗而渲染着愛情的小鈴鈴的墓，但由我觀察這人——這死去的人也許不竟然是幸福而美麗的，我們都有相同的幻想，終于我們都沉默不語了，我們各自尋找這些墳墓的碑銘，看那上面寫着些什麼美麗可誦或者哀婉不忍卒讀的辭句，或者在那些碑銘上會刻有那些安睡的靈魂的事蹟，或由這上能發掘出一簇嶄新的故事來。

又過了幾年，我們都天涯地北而分離了，我們乃各自有了懷愼的園囿，正如我們的懷想也都銘記在一面石碑上——雖亦是古舊的，相別三年，我們的碑當不甚荒涼了。

于是我寫兩句詩在我們碑上：

夢裏有懷想，懷想又鏤刻在碑上

乃有更深的寂寥葆蓄着我們。

憂鬱狂患者

文嬰

凌青是失業了，整日悶睡在屋子裏，把頭埋在手裏的書本上揉亂了頭髮憤恨的揪着髮梢，望望桌子，凌亂不堪，往往爲找一本書或一件東西，就把桌上凌亂的書籍，襪子，破紙片向床上亂扔，屋子裏滿是單身漢的污穢氣味。

凌青是師大文學系的學生，畢業了，就擔任一家報館裏的記者職位，這職業對他倒挺適合的，他白天到處奔走採訪社會上現實陰暗的生活畫面，夜晚寫成縮寫詳細的分析用他智慧的理論剖解報告給讀者。

他所發出的評論得到社會多數讀者的讚賞。

爲了一次工商界的風潮，是他立在多數人的意見上，向社會當局，提出了質問和正義的要求，在報紙上的社論版他喊出激動的呼聲。

大眾的情緒被鼓動得不可遏止，造成了示威大遊行，年青的人們在雨雪交加下臥上了電車的軌道，守住了交通崗位作激昂的演說，向大眾要求同情和援助。

在混亂的擾動中羣衆勝利了。

凌青也因此作了正義的犧牲者，被報館革了職。他帶着快樂的微笑離開了報館。

失業後的凌青還是要生活的，這給他極可怕的窘困和不安。他賣了視同生命的書籍，賣了現時不穿的衣服，嚼食黑麵餅過着窮困潦倒的生活，公務員看桌子的生活，他早就唾棄了，他想跟他的一位隣人去做工，他很籌劃好久，最後決定用生命的勞力去換取每天最低的生活需要。日久，他看不慣工頭的剝蝕和暴虐，第一個打翻了工頭，反抗了財神爺的爪牙，被逮捕到私人的衙門裏，禁了三個月，帶了揍傷的身體爬起來。

在夜晚他自己往往回想過去的一切，含着快樂的淚，痛苦的笑了。笑得瘋狂的像悽幽的哭聲一樣。

外面雪交加着，暴狂的風雹打着，在這寒濕的冬夜裏，凌青抱着一瓶酒，捧了一雙醬鴨回來，懷裏滿

是饑餓。

燈裏油盡了，他狼吞虎嚥的吃個醉飽，手上抓着剩的一隻鴨腿在啃着，他把剩餘的書籍雜誌紙頭燃燒在火盆裏，取着暖，火焰的光影在黑暗裏跳動，在牆壁上，在小屋子裏在他心裏也跳動不安更顫抖的恐懼。心裏的煩燥交織了火焰的光圈湊合成一幅「黑夜劫行」的恐怖畫面。

風雪掩去了在宇宙的光與動影，橫空的哨子風迷人眼睛的雪雹，夜市的街頭，失去屬於清醒的知覺，一條沉滯的影子僵立在電線木旁，用他驚鷹的夜眼巡視在沉默的街道上，遠遠的穿過電炬的光芒，一輛屬於最新型的汽車，向他漸漸的駛過來，他心裏顫跳了混身的毛髮站了崗，他慢慢的移到街心，跳動快沸騰了的血液，他一口口吐出寒氣來，他在雪地裏是一張堅韌肅靜的臉型，怕人的威脅的目光像兩條冰柱刺進了人們的心底，他握緊了冰寒的鐵器，在手裏捏出汗來，迎上了！他震抖的吼着：

「立住！」

嗤！橡皮輪停滯在雪地上的澀音，從車廂裏拖出一個流氓型的紳士，寒光閃爍的鐵器兇焰對住他，他像乞憐的狗奴伏在地上求獲生命的輕饒，沉重的鎗聲跟着冰柱的目光穿過了匍匐地上者的胸膛。

他低下頭去吻了一口死者的血，又厭憤地吐在雪地上，把屍身踢開。

在紙屑餘焰的燃燒裏，他撕了一本破書丟下去，火焰又旺盛了，他拿過鏡子看見一張血痕斑駁堅決的臉型，發狂的笑起來，把鴨腿狠命的咬了一口在嘴裏嚼得響起來。

屋子裏衝進一些人來，破壞了屋子裏的溫暖，闖進深重的寒氣，第一個高聲叫起來。

「殺人的傢伙在這兒！」

「別給溜啦！」

他！一怔，踏熄了正燃燒的火焰，跌碎了鏡子裏一張瘴惡的臉型，他怒叫着。

「不是我殺他，是他碰上我鎗的。」

開窗，他跳到河裏去。

凌青在床上囁語的翻了身，被子給蹬到地上去，他冷醒了坐起來，一身的冷汗，摸摸自己的臉，又放到鼻子上去嗅嗅，劃了火，拿鏡子照照自己，半嚮，才心平氣和的睡下去。

他驚心動魄的睜眼望着窗外落雪的天，他裹緊了被子，看窗外發白了，他囑告着黎明不要再是雪天。

豆油燈不再亮了

書甫

歸鄉雜記！

朋友：

我答應到家後馬上給你寫信，可是這勇氣在歸家的途上就消失了，我看到那荒涼的田野，那無精打采樸實農民的臉，他們眼裏露出難以壓捺住的焦急，爲了旱，心裏所有的計劃全部推翻了，從前，我會和他們熙熙攘攘過不少歡愉的日子，現在我該分受一點痛苦了，我知道我應當虔誠的跪着祈禱上天早日落雨，朋友，笑我迷信麼？你如果到了這裏也會爲他們那愚誠動了心的。把希望放在渺茫中，這不幸的一羣啊！

我該告訴你我不寫信的原因，白天我傾聽無數人的訴苦，我肚裏已裝了數不清的悲哀故事了，他們像把我當作一個公正的法官，傾訴出他們的委曲。然而這被控訴者該是誰呢？

且不要責難我，晚上我祇能躺在黑暗裏，誰再有錢買豆油點燈呢！記得前年，我不憚瑣亂的費了三張信紙連寫帶畫給你講解豆油燈的形式種種，那是多麼可追念的事情，豆油燈開着青色的花，我坐在漆紅的桌子前給你寫信，那如青色的花的快車，目下代替的倒是一漚無際的黑暗，我登到屋頂上做一回巡視，每一個窗子都被黑暗裹得緊緊的，找不到一點光明的火焰跳動，破窗紙被風吹得嘩啦啦嘩啦啦，那窗子後面藏在黑暗中的有多少不安靜的心呢？

不要怪我吧，白天煩亂得使我寫不出一個字，而晚上，啊！晚上豆油燈已不再亮了。

節日篇

張 抒

肉舖

有數的月餉關到手

到家 計算買多少肉

到肉舖可倒好

等待買肉的人比我早到

年月把物價改臉了

可是肉沒有肉櫃裏找

喚 失望向心裏打個旋花

——呵！買點油回去吧！

鮮菓莊

該嚐嚐幾種水菓

因為節日不容易盼到一個乘坐

互相品品滋味

互相賞賞月姊陶醉

那麼去一次鮮菓莊吧

進門 喚喚——一樣一樣變價碼

瞪兩眼買下了月餅，火拉車（註一）……

——呵！到家如何對妻述說，我——

註一 類似小蘋果，色火紅，北京人謂之火拉車也。

隕星

外一章

孟南爾

一顆隕星，

瞬即逝去。

留於大地人間的，

唯霎時之光輝。

浴池

這人間的天國

不分善與惡

不分窮與富

沒有憤怒和悲哀

也沒有女人

這人間的天國

征 人 語

周 增 樂

……主持戰爭的人在享樂，無辜的同胞在犧牲，沒有目的的戰士在慘死 ……

「麗：遍地白骨的戰場，驚天動地的殺聲，勝利者的譁笑，失敗者的慘容，……在在提醒了我的迷夢；我清楚的記起半年前的一夕，靜靜流着的小河邊，我們的一番談話；你的臉上是留戀，是興奮；我的表情是剛決，是果斷。妳是聰明的，妳知道我那時的心緒，妳知道我需要的是鼓勵而不是溫情。我現在仍然還像聽見妳的聲音：「剛：去吧！爲了我們的國家，等到你凱旋歸來時，我們可以品味到此次離別的代價。」但是，麗！清醒吧！主持戰爭的人在享樂，無辜的同胞在犧牲，沒有目的的戰士在慘死；我們爲了什麼？我們並不是真的在爭取自由和幸福，僅是在爲滿足少數人數的野心而互相慘殺。什麼主義！什麼目的！我們都是茫然，軍國民教育的結果，使我們爲我們的國家犧牲；個人英雄主義的驅使，讓我勇敢的拋棄了一切，但是現在我明白了。我們國家的勝利就是另外一個國家的痛苦，我們不是爲了爭取自己的生存而戰，却是爲了滅亡別人而戰。我們能勝利嗎？卽或勝利也是主

持戰爭者的勝利，我們仍然要受苦，要掙扎生存。個人的英雄主義，那應該是過去了，時代是進化的，牠不容許那種主義存在。我的成名，就是無數和我一樣不幸者的死亡，我恨過去的我，也恨和我有着同樣思想的人，牠幫助着野心家完成了他們的野心，牠毀滅了世界的和平，牠造成了殘忍的戰爭。麗！我輕視那種英雄，我也輕視我自己！最後，我報告妳我已經負了重傷，在世界上也許只有很短時間的停留，但是我不恨打死我的人。他們是對的，因爲他們是爲了爭取自己的生存。妳不要爲我難過，一個人的死算不得什麼，妳應當爲所有和我有着同樣見解的人祈禱，使他們早些清醒，戰爭是可讚美的，只要是爲了公理而戰。最後我希望妳紀念我，不是永遠不忘我的一生，而是永遠不要忘了我臨死時的恨：「我恨主持戰爭的野心家，我恨爲了滿足個人英雄慾望，而驅使別人去犧牲，而使別人痛苦的人們。」生活下去，不要氣餒，爲了促進社會的前進而努力，時代的前進就是被我所恨的社會的末路。麗！我的手顫抖，我的心劇烈的跳動，我也許不久就離開這個世界，但是至死也會帶着我的恨而去！再見！

埋沒

青松

「天常是不公平的！」當我聽到周英翰不能再繼續他的學業時！不禁二十四分的替他惋惜，同時更覺得造物者真是太不公平了！那時我的心裏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湧了上來，好像是慚愧，又像惆悵，也似乎是難過……。

兩年多的同學，可是彼此說話的次數幾乎可以數得出來；這是在我們這一班，男女同學之間鴻溝太深的緣故，並不是講什麼授受不親，實在是作風太不相近了；男同學都是抱書本主義；——周英翰是其中的首席——拚命的看原文參考書，補充筆記，常常天黑了還在實驗室裏面畫圖……種種努力工作的表現，反倒都成了我們女同學譏笑的材料，如今想起來，深恨當時的畫張浮淺，四年光陰，在嘻笑中消逝得火箭樣的快，邁出了校門！依然空空洞洞。

「周英翰」三個字映入我的眼底時，浮上腦海的是那樣一張戴着深度近視眼睛的臉。個子很矮，很瘦的一個青年人。每天我由存車處取了自行車，

經過大門前時，十次有九次總是看見他扶着書，低着頭，由男生宿舍的圓門走出來，走向圖書館的門。他對圖書館的興趣似乎濃厚極了。有時我也去翻一翻書，不過吸引我的却常是架上放着的各種報章雜誌，每次總是看見他坐在寂靜的一角，靜靜的閱讀，也有時在作筆記。他那種專心努力的態度，每使我自慚，常常不覺受着良心的驅使，合上了手中的電影畫報，攤開了書本。

然而！淑俊她們却總是來拉我出去，寶貴的時光，都消磨於溫厚的友情中，每加空閑，便都聚在一處，嘻嘻哈哈的聊個不了，她們都覺得：這短促的朝夕相處，應當珍視的使他不空放了過去，却忽略了同樣短促的，是我們求學的光陰！

周的天分相當高，同時他也不辜負他的天才，常識非但豐富，記憶得却又那樣有系統，同時也並不讀死書，有時也常到操場跑跑，練練單槓雙槓。他實在可以作我們的模範。——但是，這些他的長處，都是當他離開我們之後才覺到的——。

每次出去採集標本，同學們差不多都不太認真，把它當作旅行一樣，賞玩着美麗的風景，呼吸着新鮮空氣，忘掉了我們的目的。他却珍貴着這個機會，觀察大自然的一切向同來的教授請教着。當時無聊的思想，不但不譴責自己的良心，反到覺得周何以有那許多的囉嗦呢？

實驗室也是他的樂園。我們都以某次一位先生的訓話作為藉口，他說「……我們作圖，第一必須忠實，你看到甚麼，你要實實在在的把他畫出來，自己不能參加絲毫意見，書上所印出來的是模式圖，我以真實的標本，不能和它完全相同……」。於是，不管片子怎麼樣，只胡亂的把他畫在紙上，以「作圖忠實」來解嘲。周又和別人不同，一個片子不清楚，再換第二個，集合所看到清楚的各部，仔仔細細的畫在紙上。非常用心。近視眼鏡幾乎換到了繪圖紙。別人都離開實驗室了，他還伏在桌子上用心的工作着。所繪的報告圖既精細又清潔美觀，永遠是整整齊齊的，這又被無聊的人們稱為「模式圖的製造者」。

他身材很矮，又瘦。很不喜歡開口，動作很快，記得入學第一學期，舊同學為我們開一個盛大的迎新會。我們需要一個代表致答詞，大家似乎都有

意開他的玩笑，都屬意到他，差不多每一張紙條上寫着的都是「周英翰」。我們等待着笑話的來臨！

他走上了台，還和平常一樣，安詳得很，大家都以為他在裝腔。但，清朗沉着的音調，震盪在每人的耳鼓。穩健的態度，映入每個人的眼簾。懇摯熱烈有力的詞句，深入了每個人的心底，會場變得鴉雀無聲了，我們的喉嚨像塞上了棉花，笑不出，也沒有話。只有你看我，我看你。此後，他處處表現的，都較他人高出一等，也可以說我們存着可恥的忌妒心，總以他的事事認真，奪他的開心，但是，我相信，心的深處，每一個人都存着佩服他，羨慕的因子。只是都不願說出來吧！

一學期，兩學期的過去，每位先生都發現了他的努力，講書時總是向他看着，似乎在專為他講授，為這個，我們還和先生鬧過好幾次。

在第三年的開始，我發現他常常缺課，即使是大家認為最精采的系主任伍先生的課，但他來上課時，精神貫徹仍和平常一樣，我們懷疑；怎麼他竟肯放棄伍先生的講授嗎？後來，從另一位同學那裏，知道了他的景況；他的家庭，經濟相當困難，最近生活程度日高一，他總負起一部分家庭的經濟責任，在某一個中學校擔任了幾點鐘功課，所以有

時不能來上課了！

物價一天天的上漲，損負家庭的人的雙肩，被壓得幾乎喘不出氣，然而醉生夢死的學生們，却仍然還是向他們的父兄綁票勒索，電影經，西服經仍然不離口。可是學校的人數却顯然的減少了。

周一星期多沒有上課了！我們都想或許他生病了吧！

伍先生上課時，常缺少了他的得意高足。終於一次忍不住問我們：「周英翰生病了嗎？有人看過他去沒有？」周的同座劉訓回答：「他在××中學作事了！」。怎麼？他不能繼續求學了？」。是的！他的父親說：願使子女們教育平均，周英翰的弟妹們都在中小學，靠他父親一個人供給，現在已經不可能了！所以他需要幫助他父親，使他的弟妹不致失學！」。

伍先生的臉上，笑容消失了！嘆一口氣，感慨的說：「最近根據統計，學生人數平均減少四分之一強。這些失學的人中，不乏有希望的天才者！這個問題不是單純的個人問題，簡直是嚴重的社會問題！周英翰還是幸運的，有了自修的能力，學識也有了相當基礎，那些中學生，小學生的前途怎麼樣？真是不堪設想了，你們有何感想？不覺得你們是幸福者麼？」。

每人都懷着沉重的心，嘴角的笑意都沒有了，都對周的環境起了同情，惋惜的心思，平常喜歡和他開心的同學都在受着良心的鞭笞。

「如果他的父親願意造就他完成全程教育，那麼，失學的便該是他的弟妹妹了！」伍先生繼續着他的話。

「壓迫！生活的壓迫！你們對它一定沒有了了解，只有擔負家庭的人，在今日的環境下才會體味到，難道周英翰的父親不想使他的子女都受到高深的教育麼？以我個人的收入也只能供給一個大學生，假使我的子女有一個進大學了，那麼其他的子女也只好失學！我們風雨飄搖的國家，需要甚麼？你們諸位應該如何的努力？才能對得起那些不幸的同學呢？」

時光過得飛快，最後，我們這一班的人數只餘下了入學時的五分之四。

往事一幕幕的重現在腦海裏，我像是又嗅到了那一天教室裏的空氣，伍先生的話又在耳邊響了起來。

今日的物價較之那時不知又高了多少倍，周的家庭狀況一定更艱窘了！不幸的失學者一定更多了！「……他們之中，不乏有希望的天才者……」。但是，生活的洪濤，把他們捲入了混濁的海底，埋沒了天給與他們的才智，毀滅了他們前途的光明。「不是單純的個人問題，是嚴重的社會問題……」。

「……周英翰還是被埋沒中的幸福者……」。

孤獨的倔強者

翼程

秋天，夜色深了，雨，綿綿寂寞的落着，在建築物上的爬山虎也紅了臉，路溼了，路燈像垂死者的眼臉，疲倦懶黃的累乏。

拖着沉覺滯重地影子爬在水溼地漑青路上，在淡漠地光幅裏，一個憂鬱的輪廓，灰色的外衣，黑學生裝的長褲，散亂地長頭髮，全沾溼了水盞盞的細雨滴，在發燒的瘦頰是冰涼的水在不規則地流着，在雨地裏徘徊，又像在等着誰，建築物地邊緣銜接着黑暗的天幕，四週空虛地寂寞地，在路的中央我佇立着，貪婪地窺望着屋裏的燈光。從窗櫺裏透出的溫暖呵！我像幽靈地企望着。

——凌弟——凌弟！

是熟悉的聲音，我辨不清暗淡光幅裏模糊的輪廓。

——是誰？

——多健忘呵！我的聲音都聽不出啦！

一雙亮晶晶的小眼睛，一雙溫熱的手，一個穿雨衣的人，是小薇，小薇，我羞愧的心顫擰着，記不清兩水流進嘴的時候？我才低低地喊了聲

——薇姐！

——一個人待在這裏幹什麼？時候不早了，看你身上都溼了。

是責備，也是親切的憐恤，薇姐用手絹揩我額上的水跡，我心裏像孩子樣的害羞，我低下頭天眞地感情窒息在薇姐面前，抄手在褲袋裏。

——薇姐，我肚子餓呢！我要吃麵。

——好！好！到前面做麵鋪去。

和薇姐對坐在陌生的椅上，麵鋪的伙計在作麵

——凌弟，這些日子不見你，又沒到校裏去，找到職業沒有？

——沒有——

我這時不耐煩回答，我看着在鍋裏的熱氣，在旁邊桌上吃麵的人，我貪婪的看這些，我嚥着口涎

吃過麵，薇姐給了錢，走出店鋪子。

——沒有家，沒有媽媽照管的孩子是苦的呀！

對嗎？弟弟。

我沉默一路未答她的話，近來的心情也想不到什麼苦，什麼甜，似乎一切的刺激不足以搖動我給生活壓麻木了的心。

——凌弟，一個青年人總飄在外頭，不像話呀！

——是的，我想找個歸宿。

——凌弟，爲什麼不回家來呢？我媽媽早忘掉你過去的事啦！再者家裏也不會少你一個人吃的穿的。

——嗯，我就是不願回去。

——有什麼呢？三妹已經出嫁了。

——我要找我自己理想的家。

——你還是這樣倔強，年紀還小呢！弟弟。

——不小了，今年十九了。

——回去吧！弟弟，還是跟我回去。

——我低頭謝謝姐，我不願回去。

——讓我去吧！謝謝姑媽。

薇姐拉着我，把手塞向袋裏。我肚子飽的，走在黑暗地雨夜裏，是一個個強堅實的影子，心底的溫暖地。

我感激薇姐，請饒恕我不聽話的孩子。

雨

周章

門外掛起了水晶簾
夢想中有客自遠方來
掀簾迎得滿懷空虛
手間乃滴下悵惘淚

趁塔前有河

河裏有泡沫船

把希望盛滿在泡沫裏

駛向理想的國

但經不起微風一吹

霎時皆破滅了

扯碎了水晶簾

投入雨之密網

頭上擱成一片天然音樂

有成串的珍珠掛滿傘角

抓不住一粒拾不起一顆

落在地上碎得無影了

周圍烟霧溟溟

如在雲中

想凡人眼裏有仙了

乃從心底漾起狂笑

讀低能兒

吉 靈

古之紅著

三十四年元旦詩領土社出版

(一)

在今日大米賣到兩萬多元一石的時候，人人都為吃飯而奔忙，古之紅君却能把他的詩集「低能兒」印了出來，這是值得使人興奮的事。

南京這地方是連小說也沒有銷路的，更何論到需要文學欣賞能力較高的詩集，這情形已由前年何加陵君的「鐵窗樓小記」來證明了，但是古之紅君却不顧及這些，毅然的印出他的詩集，這是更使我們欣賞的了。

兩個月之前，當古之紅君拿

來他的這一輯詩稿，和我商量着

出版的事時，那時大米才賣到八千元一石，因為他是一個年紀很輕的窮學生，我會勸他不要去做這樣的傻事，希望他能把這筆錢移作別的用處，却不料他後來到底竟把這輯詩稿交印刷所排印了。他本來的衣着已經很破舊，因為這次印刷的費用，更弄得狼狽不堪，連身上僅有的一套藏青學生服也脫下送到質鋪去，我自己是正在失業中，也無能為力的幫他忙，看他在雨天雪地中為了印刷所債務和看校樣而跑來跑去時

，我於是稍微的責難他幾句，怪他不該如此孟浪的就付印，等到今日他竟能用他所有的能力，把這一冊詩集排印出來，看他送到我這裏的這一本鮮紅的封面的詩集時，我是不得不十分慚愧。

(二)

詩乃經驗之通過藝術的完成。古之紅君是一個二十歲左右的年青人，年青人有年青人的熱情與夢想，他的經驗便是這些熱情與夢想，他的這些詩也便是他的這些熱情的與夢想表現，他寫：

遊戲。

在愛情所鑄的

水缸里，

你是一尾活潑的

大眼珠的

紅色的金魚，

驕傲着美麗。

在你藐視的一切內，
有我願作一匹
常親伺在你身邊的貓。

且起誓：
必將你獲得。

——貓與金魚

他又寫：

在我靈魂的海內，
妳是一座綠色的小島。
海風起，
唱着濤之歌。
我的情感，
遂悄然地昇華了。

——島之戀

還有：

組織成我的神經系統，
是妳歌唱底音符。

——懷念

用這些他表現出了他的愛情
• 但因為他祇是一個詩人，正如
他自己所寫：

我無事，
祇會寫詩。

在愛情上，他是不得平衡的，所
以他又寫：

我泰然：

我底愛情，

像一個倒立的

圓角錐。

始終不得平衡。

——我底愛情

做爲一個詩人的他，是有着
他的夢想的，他的夢想是：

獨自架小舟，

去看海上之霧，

那些蘋果綠的。

——海上霧

還有：

咬着煙斗，

拾着手杖，

從從容容地，

陪同我的愛人，

在你們身邊走過。

拿一本自己的詩集，
以左手。

攜一隻愛人的手，

以右手。

且用美麗的口哨，

吹着我的愛情，

勝利底歌。

驕傲地，

連卑夷之眼，

也不屑一投的，

在你們身邊走過。

——詩人之戀

他又夢想到：

昨夜夢里的，

宇宙船。

載着我，

和我的詩，

飄游着。

用金色的槳，

打着美麗的陽光。

向遠處，

做着無期間限制的

純潔的旅行。

——拾壹行小唱

所熱戀的無色底泉，
奏着小夜曲。

——喲！流來了。

我，一尾樂觀的溪澗魚，

暢快地享受着。

——溪澗魚

夢想終究是夢想，是難於實現的，因此他對於他目前的生活不得不有他的憂鬱與悲哀：

我悵鬱着，

高度的。

我的生活，

祇是一列代數公式，

平凡：

且具有灰色。

即使變化，

也不過是屬於，

初中化學教科書里，

一頁物理性的。

——我的生活

生活指數的高漲，對於他這

樣一個一無收入的身爲學生的窮

詩人，更是莫大的迫害，所以他

又寫：

寒蠢的，

我不敢開門迎客，

因爲還不會購買冬衣。

——霜夜

米價一〇〇〇〇的預感，

我厭倦人海的游泳了。

——厭倦

今天，又是無風的日子，

除兩塊燒餅的午餐喲！

——貧血症患者

暴雨天，我唱：

——麵包第一。

——歌

但是，這些生活上的迫害，

祇是一種物質上的，不可避免的

現象，作爲一個詩人的他，並未

因此而感到悲觀，雖然憂鬱悲哀

和忿怒是不能免除的，所以他又

寫下他快樂的歌唱：

游泳着。

自由自在的，

我有幸福，

無限。

對持漁網者，

我施以嘲笑。

因我已蒙親愛的上帝，

賜予了一支，

活羅底身軀的歌。

我唱

游泳着。

——魚之歌

他是這樣的樂觀的看他的生活，自由是他生活上唯一的希求，所以他對於那些嘲笑他的人們，或在生活上對他加以迫害的人們，都不屑於去一顧，他於是又寫：

攜天青色底心，

並無鈎的鈎具，

伸竿臨於

如同小溝之河。

無階於人們，

擲給我的嘲弄。

蓋我有我的哲學。

——低能兒

他的哲學是什麼？他的哲學便是自由，樂天，純樸，不管你們的旁觀者怎樣，他總是要生活的，要歌唱的，所以他還寫：

任你們嘲笑。

我一本正經的，
以詩人的資歷地位，
研究學校管理。

你們沒有望遠鏡。

——文士道

他這樣的高唱，也正是他詩人的本色。

(三)

全集分爲兩輯，上輯收詩十六首，下輯全爲其對於新形式追求的兩行詩鈔四十九題，在量的方面雖然嫌單薄些，可是在質的方面，却是篇篇精鍊的。

詩本身就是不斷的創造，無論在形式方面或內容方面都應該追求着新的發現。倘是仍按着一定的調調去填，那便根本失敗了。在他的這詩集內，形式與內容

兩方面可算都開闢了一個新的天地，有許多的地方是非常清新可愛的，例如在「我底愛情」中：

他把他底愛情比作倒立的圓角錐，這是多麼的恰當而新穎，還有在「酒醉」裏他這樣寫：

今夜，在我靈魂的青空里
羣星有豪華的舞蹈會。

在「醜婦」中他這樣寫：

傷感得很！

祇敢向鏡子作媚眼。

在「惱」中他又寫：

這里質屋的朝俸瞎了眼，
不接當我淚的明珠。

這樣的比喻和這樣的感覺能說不獨特而深刻嗎？本來一個詩人就應該是一個先知先覺者，去觀察體驗各種生活現象，然後再用適當而新穎的方法表現出來，引起讀者感情的共鳴，使讀者也能體會到這樣的意境，他上面的這些詩正是都做到這了這步的要

求。

詩之所以爲詩，而有別於散文小說之類的，就是詩是用假象的方法把情緒表現出來，所謂假象就是比興，而比興却就是最難的一件事，太明顯了，便成爲直敝的散文，還成爲什麼詩？太深奧了，便流於晦澀，如唐朝李商隱的詩，和近代一些自命爲象徵派的詩，讀一首詩要查考許多典故，到後來讀者還是不知詩上說些什麼，詩本來就是要使讀者能喚起一種與作者寫詩時相似的情緒和意境，既然連詩都讀不明白，還能喚起什麼感情，那根本就成不成其爲詩了。比喻用得太陳舊了，就正如有人說：「第一個形容女人爲花的是天才，第二個是凡才，第三個便是低能了。」詩就是要不斷的創造，既然這樣那還談什麼創造，我們看古之紅君的詩，在這方面可說是已做到

恰到好處了。

更可喜的是他用了一些平常的辭句，而能表現出一種清新美麗的意境來，新詩的要求正是如此，是不以裝飾一些眩耀人眼目的新奇字眼爲可貴的，古之紅君的詩就是以一些我們日常所常用的詞句，組合起來，却表現出一種新鮮的感情。最可貴的是他把許多科學上的專門名詞也用到詩裏來了，如「圓角錐」，「代數公式」，「物理性的」，而用得那麼貼切，那麼巧妙，並且這些名詞在他的詩裏出現之後，並不顯得生硬，且能把他的情緒更恰合的表現出來。這正是他成功的地方，我們也可以說他的詩是具有現代精神的，我相信新詩的將來一定是要能這樣的把各種專門名詞也能在其中活用起來的。

還有他下輯的兩行詩鈔，他自說這是對於一種新形式的追求創造，這實在是一個新的嘗試，也是一個新的發現，在新詩運動的過程中，就有人寫過不少類似於此的小詩。冰心和宗白華等都有過許多作品，但那些作品顯然的受着日本短歌或俳句的影響，還有的便是受印度太戈兒的影響，生吞活剝的形態，尙未脫盡，現在古之紅君的這些兩行詩鈔，無論在形式上或內容上都有了他自己獨特的風格。這可以說是他的成功處，是非常可喜的事。

(四)

新詩在現在，還是在一種不斷創造探試的過程中，古之紅君能有這樣的成績，是值得欣慕的，我們希望古之紅君更要不斷的努力，去追求更新的表现方法与內容。同時，希望研究文學的同志們，在新詩方面，也能有更好的成績如這樣的表現出來。

末了，我們這樣說：古之紅君當了衣服打出這本詩集，並不是沒有價值的。

朱儒的話

薇之

近來充滿渴望振翅飛一下的心理。但當希望倏然逝去後，就仍給凝固得不能動一動了。渴望呢依然是渴望，而且永遠是渴望。即使是最短的距離吧，也足以使人稍微興奮一下，有生氣一下啊！

生命在渴望中不斷的流去，默默的流着。生活却是磐石般壓迫的煩膩重滯，脚跟像沾上了厚膠似的牢黏在泥上不能動一動。想着自己就要讓這不斷的流，泰山般的根，悄悄地消滅在這裏嗎？一抖索，背上起了一陣寒慄。看到他人的活潑激動，看到自己身上的一件五年來的舊棉袍，感到變化在我是太陌生了，想目下，想將來，想自己，想他人，想將逝的青春，想默默的毀滅，徒然是渴望，徒然是渴望的痛苦的磨折。自然的，我入於宿命論者流。「人當未生時，已給注定了一切，如何的環境，形成了如何的你，這是宿命。」這種阿Q式的慰安，有時不免變得很脆薄，我還想用蠻力抵抗一下。於是，似乎是能動一動了，也似乎是已經動一動了。結果，深夜靜思，這些微的動，仍是未能跳出宿命圈外。它是當你未生下時上帝早爲你安排下的環境所允許的。

我無端地怨恨起我爲什麼是在這樣的環境裏，以致造成這樣的我，然而我怎能是不被生在這樣的環境中呢？我不在這環境中，造物者在這環境中必另安排下一個我來，結果，在這環境中必有一個我是必被產生着，我永遠不能脫離這環境，我還是我。

我廢然了，重滯，下沉，我牢牢地被粘在這一塊土上。

上帝永未能給人們一些任何强有力的翅，來衝破他所安排下的宿命之網。人們永遠在宿命打旋轉。

狗

蘇夫

這畜生，看你那兇狠的目光，尖尖的耳朵，該是狼種吧。

叔叔本是最該得來的，爲了這條兇狠的狗，我每天至少要到叔叔家一趟。

冷風吹落了樹梢殘留的枯葉，似也吹落了人們緊張的心，是睡眠季節，兵荒馬亂，誰還喜歡再做什麼冒險事情。

常常在半夜中被馬蹄聲狗吠聲驚醒，萬籟俱寂，馬蹄聲的打在地上，也像打在上，狗汪汪的吠了起來，我聽得出是叔叔家的那隻兇狠的狗。

又一夜，我又被這的馬蹄聲驚醒，隨着又是那狗聲，兩聲清脆的槍聲，又一大隊夜行軍過去了。

第二日，叔叔家的狗就被鎖起來，聽說昨夜差點惹了禍。這畜生。誰希罕你叫什麼，我們全希望作夢呢。在這漫長的夜裏。

我每行過牠的時候，全向牠行一會注目禮，牠就汪汪的叫了起來，眼更兇狠了，看意思要把鐵鍊掙扎脫似的，嚇的我偷偷跳開。

單是馬蹄聽是驚不醒好夢的，我們睡得很舒服。

這幾日，狗卻一到黃昏就吠了起來，淒厲的聲音一直吠到夜深，甚至一直就吠到天明，我神經本衰弱，又易受感觸，經牠一吠，再也睡不着，閉着眼睛在床上失眠，想牠粗橫的吠聲裏該是些什麼成分，想牠與鐵鍊子掙扎要自由的情形。

這失眠雖帶給我痛苦，然而好處也不能一筆抹殺，我聽到一些事，看到一些事，是睡眠中不可以夢到的事。

我又到叔叔家裏去，偷偷的看這狗的時候，牠的眼睛已紅得可怕，見我又瘋狂的吠了起來，叔叔說：「牠已入了半瘋狂狀態。」

晚上，我又聽到牠的聲音，今天晚上有點奇怪，這叫聲卻越叫越近了，我披着衣服爬上房頂，啊！牠是把鐵鍊掙脫了，還有半根鎖在脖子裏，已不能妨礙牠的行動，牠橫衝豎撞，像把這幽囚了十幾天的道路一夜跑完了似的。

遠處又有馬蹄聲，狗汪汪的咬起來，我忙俯下身，影在攀上房頂來的槐樹枝椏中，馬蹄聲已踏進村莊，我看見馬上騎着的那像壯兵士。

狗起先是汪汪的叫，後來就索性跳在馬身上去咬，我看見那馬上的兵士祇一槍，尖銳的一聲响，狗叫，槍聲，這未脫掉鐵鍊的狗卻躺在地上，月光下牠身旁黑忽忽的液體一片，該是血吧！馬蹄聲，兵士高傲的笑聲，漸漸的消失在風聲裏。我聽到的是一片沉寂，長工老王屋裏打呼的聲音。

狗死了，我可以自由的到叔叔家裏去了，相反的我的足跡倒少了，我怕看那空了的狗窩和剩下的半截鐵鍊及木椿，正像怕想一些不如意事情一樣。

我的失眠症好了。

人們全可以高枕無憂了。

人們作着各式各樣的荒唐夢，再沒有汪汪的討厭聲音。

天更冷了，連蟲聲也沒有了，這正是睡眠的世界。

可憐的一羣，什麼時候醒覺呢？

等着春雷吧，等着東風吧。狗是不會再叫了。

發了酵的人們

葉帆

冬天的夜裏，雪降得很大，我坐在報館編輯部裏的火爐旁讀着小說，編輯先生們剪着電訊社裏發來的新聞，一點聲音沒有，對於寒冷，誰都感到畏懼，火爐裏的火舌發着金黃色的光，跳躍到我身畔來。

我讀的那本小說的作者，是一個對於人世憎恨的人物，他的故事是說人類是怎麼愚蠢，是怎麼悲哀，對於這樣的故事，我是不願意去閱讀的，讀了兩段便丟下了，可是那故事却很沉重地壓在我的心裏，我想起了今天採訪到的社會新聞裏，便有「天氣嚴寒，凍斃七名」的這樣一條，倒在雪地裏的乞丐的尸體的醜惡的形象，浮到我眼前來了，我感到一陣戰慄。

壁上掛鐘的時針，移過了十一那個數字，我的工作時間到了，要到幾個警察局去一趟，社會新聞的消息多半是從那兒得到的，束緊了大衣，坐進出差的車子裏抖索着，車夫一路和我談着。

「報館裏的先生們，夜裏工作，像這麼冷的天可就辛苦了啊！」

「是對！可是習慣了也就不覺得怎麼樣了，做什麼事都是辛苦的，各人有各人的苦。」

「這麼冷的夜裏，也有新聞嗎？」

「有啊！天愈是冷，事情也出得愈多，搶案啦，竊盜案啦，窮人自殺啦！都是在這樣的夜裏發生呢！」

車子在西區警察局門口停下了，我很熟悉地走了進去，警察們都圍聚在一間小屋子裏閱讀着。

在特務班裏得到了一條新聞，一個做工的孩子，晚上回家去，在路上被風雪浸蝕壞了的電線落下來觸電而死，我抄錄了死者的姓名和年齡，這又是明天報紙上的一條小消息，會不會給人注意到，也不得而知。

「還有什麼事嗎？」

「沒有了，沒有了！」特務班警長有些不耐煩

：「你們新聞記者頂希望天天有殺人放火的大案子纔開心呢？」

他揶揄着我，我對他敷衍地笑着，看他今天的情緒不太好，大概也有什麼別的事情了，於是我告辭了出來，剛走到門口，碰到想是剛剛赴過宴回來的劉局員，酒喝得半醉的樣子，踉蹌地走了進來，我招呼了他一聲，他纔看清楚了我。

「真冷得利害，進去談談吧，我的房間裏有火。」

劉局員是個愛交朋友的人物，善於笑吟的傢伙，四十多歲了，灰諧層出的故事，他不知有多少，我和他是莫明其妙的朋友，可是他像是很和我做得來朋友，每次看到我都愛拖我去談談，也許我有時告訴他一些政治上的祕密消息而與他有利的關係，從他那兒我也可以時常得到一些珍貴的社會新聞，這是令我很愉快的事？這也許就是我們成爲熟悉的朋友的一切原因。

「什麼地方去喝酒的！」

「咳！他媽的，混蛋！」這是劉局員的口頭禪，並不一定是罵誰，也許是這樣罵一罵是先擺出局員的身份的厚故：「今天晚上是桃葉嚮導社請客，來請了我五趟我纔去！吃他的飯，等於吃那些女人

的肉啊！可真不愉快，愈吃愈惡心。」

「桃葉嚮導社又有什麼事發生了嗎？」

「唔！」他頓了一頓纔說：「不過，事情已經過去了，還是前一個星期的事，與你沒有用了！他們有一個嚮導女來報告說是老板虐待，老板給我們捉了來，後來他答應賠償損失，事情便在局調解了，沒有送上去讓他吃官司，今天算是謝客。」

接着他又低聲告訴我，桃葉嚮導社老板這次報效了他們的局長三萬元，嘆息了一陣，便又立刻談他那天問這件案子時，那個嚮導女在他面前脫光了衣裳讓他臉傷的豔遇了，他淫蕩的笑着，喝了酒以後的眼睛發着紅，似乎燒着慾火似的，使我對他弄起一陣厭惡的感情，想立起身來告辭了，恰巧又發生一件事，一個警察在門外叫着：

「報告！」

「進來，」劉局員答應着：「什麼事情。」

「分駐所送來一件案子。」

劉局員把公事過目了一下，吩咐帶進來。

「你的材料又有了！妨礙風化和竊盜，我現在就問，你可以聽聽。」

犯人被押了進來，兩個女的一個男的，我先看到那個男的，高大的身材，穿着已經變灰了的藍色

破棉襖褲，平板的面孔，方額角，扁鼻子，一看去便覺得是罪犯學上最好的犯罪的臉型。

「你叫什麼名字？」

「李大寶。」

「幾歲？」

「三十七。」

「幹什麼的？」

「拉車。」

兩個女的，一個年紀輕些，也有三十歲了，紫色上襖，深青色棉褲，散亂着的頭髮，面上塗着厚而不勻的粉，兔唇，醜惡得令人難受，年老的一個，瘦小得像一隻乾枯的鷄了，是街頭常可以看到的乞丐婆一流的老太婆，兩個人先後向劉局員報了姓名，年齡，年青的是毛二姑，二十八歲，年老的是胡余氏，五十六歲。劉局員問她們幹什麼的，毛二姑回不出來了，胡余氏說是住家的，旁邊的警察代她們說明了，一個是妓女，一個是開台基的。

「你爲什麼偷東西，說！」劉局員面對着李大寶大聲吼着，他低下了頭來，抽着鼻涕，回不出來。

「偷的甚麼東西？」劉局員換了一個問題問。

「一條棉被。」

「人家的棉被，你怎麼偷得到呢？」

「我住在她家裏的。」他指着胡余氏。

「他偷的棉被是你的嗎？」劉局員問胡余氏。

「是我的。」老太婆說。

「怎麼被他偷去的呢？」

「他和毛二姑住在我家裏的。」

「他們是你的甚麼人？住在你家裏。」

「毛二姑，是我姪女兒。」

「毛二姑，站過來，你怎麼和李大寶住在她家

裏的？」

那個兔唇的女人向前走了一步，狠狠地瞪了李大寶一眼，沒有回答。

「李大寶，你說！」劉局員的聲音愈過愈高了，他顯然是對於這件案子覺得嘖嘖而毫無意思。

仍舊是沒有回答：

「他媽的，混蛋，都是嚙巴嗎？是不是要挨打！」

三幅難堪的面孔，相互着憎惡地瞪着眼，又都低下了頭去，結果是帶他們來的警察說了：

「這個老太婆是開台基的，今天晚上給毛二姑介紹了這樁生意，偏偏碰到李大寶這個傢伙，住到半夜裏，起了賊心，偷了書在牀上的棉被要跑，毛

二姑叫了起來，老太婆追了出來，給崗上的弟兄發現了捉住的。」

「唔，他媽的，難怪回不上來，到這兒來還要臉，你們的臉，早就是王八，烏龜，婊子，賊的臉了！」劉局員大聲罵着，罵得自己也好笑了起來，犯人們僵立着，屋子裏雖然有爐子生着火，可是他們還是直抖。

「我要你們一個一個的講，問你們不說話，就養。」劉局員轉了轉身子：「李大寶，你先說。」

「是：」李大寶抬起他那幅愚蠢的臉，抽着着臉上呆滯的肌肉，慢吞吞的說：「我是拉車的，今天雪來得太大，（天太冷，所以晚班不想拉了，回了家，老婆就和我生氣，罵我懶動懶做，惹得全家挨餓，我想息一會也不成，我一氣就跑出來了，碰到這個老太婆，拉了個姑娘來，講好二百塊錢住一夜，我答應了，就住了下來。」

「後來，怎麼會偷了她的棉被呢？」

「這是半夜裏的事，毛二姑睡着了，我還睡不着，心裏愈想愈煩，錢都給這婊子騙去了，玩了一晚上，又沒有道理，反到身體有些不舒服，想想明天要是再下雪，怕就沒有氣力拉車，一天不做生意，家裏一天就沒有得吃，一着急，就糊塗了心思，

起了歹意，偷了牀上的棉被，要是當了，明天回家纔有得交代。」

「他媽的，真混蛋，家裏都沒有得吃了，還要嫖姑娘。」劉局員罵了一聲，算是問完了一個：「好了，你站過去，毛二姑過來。」

「他說的，對不對！」劉局員問。她點了點頭。

「你是當姑娘的麼？做私娼是犯法的喲！你知道不知道。」

「我不是當姑娘的！」

「接了客人，還要賴麼？」

「不是賴，我是有丈夫的，他做小販子過日，家裏他養不活，有兩個錢，也是他一個人喝酒，或是做什麼的花掉了，我氣他不過，自己又要錢用，纔做這個事，客人都是胡太太婆拉的，接客人在胡太太家裏。」

「你做過多少次生意！」

「次數很少，記是記不清了！」

「你丈夫知道不知道呢？」

「他養不活我，知道不知道我可不曉得，就是知道，我也不怕，他憑什麼管我，我還給他養酒兩個兒子呢？」

女人理直氣壯的說着，說完了一段，便狠狠地咬着她那無可遮蔽的兔唇。

「每一次生意多少錢呢？」

「不一定，多的時候，也不過兩百三百，少的时候，祇有百把塊錢，還要和胡太婆分，今天講好二百，她就要拿一百二，我拿八十。」

「這麼少嗎？」

「窮人祇能這樣啊！」

「今天是什麼時候接的生意呢？」

「七點多鐘的時候；」

「他什麼時候偷被的？」

「十點鐘還不到呢？」

「好吧！你過去，胡余氏過來。」

「是，老爺！」

「你這個老太婆，到看你不，我問你，你給介紹做生意的，除毛二姑以外，還有幾個？」

「沒有了，毛二姑做生意也不是我的主意，是她和我情商的。」

「今天，這筆生意是你介紹的？」

「是的！」

「棉被是你的？」

「是我的。」

「他們在你家裏時，你在什麼地方？」

「我就在灶披間裏。所以毛二姑一叫，我就把這個不要臉的男人追到捉住了。」

劉局員問得有些累了，案情大致也已經明瞭，在公事上批了一批，關照旁邊的警察：

「今天暫時寄押，明天送總局。」

「是！」

警察把三個人用手梘梘上；帶了出去，三個人相互投着憎恨的眼光，發出低得聽不清楚的詛咒的聲音來，雜踏着的脚步聲遠了。

已經有一點鐘了，我向劉局員告辭了出來，天黑沉沉的，雪片更大了，地上已經堆上了厚厚的一層，車輪在上面輾過，發出沙沙的聲音來，這暗夜的一切都死寂着，我坐在車子裏，想着剛纔這一幕醜劇，看到車窗外的無盡的黑暗，不由地感到一陣恐怖，吩咐車夫快點。

回到報館以後，寫好了稿子，交給社會新聞稿的編輯，他仔細看了看，感着眉，用紅筆劃了劃，明天就要在報紙上出現了，可是它會發生什麼影響呢？可以供許多無聊的傢伙作茶餘酒後的談資吧！他們會得再加進一些猥褻的材料進去，便可以誘惑許多人的聽聞了。

我又坐到了火爐旁邊去，把出去以前讀的那本小說，繼續翻閱了下去。

譯詩兩章

一凡

石榴水 列蒙、郎基蓋

戀是最輕症的熱病！
逐去我一切憂思，
作為唇之色的石榴水，
使我一見而沉醉。

聯想 史匹兒

姑娘啊！你盛水的瓶已滿了。
水溢出來了。
你在想些什麼呢？
——母親啊！
我在想着雨。
我在想着早晨，
想着朝曦，
想着朝露。
——你竟想那些嗎？
我却不想那些。
——您到井上汲水去，
我汲水來到泉邊。
你必須拉繩子，
而我有作夢的閒暇。

——姑娘啊！你夢見些什麼？
姑娘啊！

——母親啊！
我夢見承受泉流的士敏土，
導水的鐵管，
鐵，鑽石，
港，運河，
舟子，
挖土的勞動者，
噴水器製造人，
和他們的歌，
和他們的吻……

——並且夢見和他們的吻！

——母親啊！我是女孩子，
我是女孩子，
母親啊！

附記：列蒙，郎基蓋和史匹兒兩人都是法國近代的大詩人，這兩首詩，是我從楓口大學的日譯詩集「月下的一羣」中選出來重譯的。

無舵船

一名愛情海的航行

曹

演

我這裏要說一個人。用他的話來說，他是優秀的，他是詩人，他是人類的文化。

對！

他是優秀的，他是人類的文化；這正因為他乃是詩人的緣故。

我這裏要說這一個人的——一個戀愛。用他的話來說，這是他的偉大作品，他是極其嚴肅的在寫的。

對！

他是極其嚴肅。不僅僅對於偉大作品，任何生活上的瑣細節目，無論是進餐，散步，等電車，繫領帶，甚或用小剪刀修理鬚鬚的事情，他均皆極其嚴肅的做着；好像他之所在的地面都是舞台，無論是人們，動物，植物，無機物，甚或不可捉摸的空氣，都是在欣賞着他的動作的觀衆似的。

我這裏要說他的戀愛，先須談一談他的太太。諸位或者以為很不合題，但實在他的太太非出場不可，且也是極其吃重的角色之一。

這位太太是他的戀愛習作，但竟完篇了的；當然在寫作過程中他也是極其嚴肅。太太是美術學校出身，據說做學生的時候能塑得一手好石膏像，但做了太太以後只會塑兒子，塑得很好，很像他，又塑得很多，都互相相似。現在他們一共有五位兒子。都是兒子！最大的十二歲，最小的八歲。近兩年他在外邊混的很不行，再用他的話來說，詩人固窮，窮一點是好的；但他的太太并非詩人，覺得在外邊挨窮實在并不好

，就帶着她的「五大塑像傑作」回家鄉去了。

他是我的在內地開拓文化的工作同志。我們即是因此而成爲很知己的朋友了的。時一九三五年。

對！

那時正是一九三五年。關於他的生活史的紀年，他是永遠記得極其清楚，又說得極其清楚的。

却說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九日他從上海來到南京，我就上他所住的旅館去看他。和他一行來此的有白占君夫婦，還有別的幾位，都是在一九三五年那個時候因工作上的關係而成爲了的朋友。

是夏天，當然很熱，又是非常燥躁的傍晚，大家都坐在院子里納涼。

想想，日子過得真快呀！

自從一九三七年在內地大家因工作機關的撤銷而分手了以後，我就一直在南京住下，他們則慢慢的都來攏到上海。最近說是他們又如內地時那樣，每天聚首一處了。

白占君說：「在我家幾乎每天有一個茶會」。

那種喝茶的趣味場面，我是很能體會的，幾年來無友人的生活寂寞使我更對之向往不已。這次他們因工作上的關係得以旅行到此，大家見了面真是興奮不過。雖是夏天的燥躁的傍晚，也不倦的在

談着。久別相遇的知己的談話實在是使人忘記疲倦的事。忽然他——就是我這裏要說的這一個人，很嚴肅的說道：

「好的，我要寫詩去了！」

就立起來，挾着公事包，向我們一揮手，闊步走進屋內。我這時方才想起他是一直坐在我身邊很嚴肅的沉思着的。

不久，他又挾着公事包在我們當中出現，向我們一環視，說道：

「好的，我要寄信去了！」

走近我，要求陪他一同出去；且拉着我的手，低聲說道：

「我要和你談談！」

這麼晚還要出去寄信，大家不免懶懶的吃驚，看看星空，已竟入夜，我也打算告辭，不妨陪他出去走走。況且他還要和我談談。

談談！

二

「你我是知己朋友不是？」

「當然是。」

「所以我要和你單獨談談！」

「從心里願意。」

「好的！告訴你，我正在寫着偉大作品。」

「預祝你成功。」

「在主觀上我有最大的把握！」

「詩嗎？」

「詩！詩！詩！」

「是敘事詩呢，還是抒情的呢？」

「抒情！」

「好的。」

「純粹抒情，純粹美，至上的美！你知道，文學本身即是一個美的追求，美的表現！」

「固然。但你是否認爲荷馬的全部史詩一無足取呢？」

「一無足取！那些不過是世俗的敘事的全部。」

「文學到處皆在，世俗當中也有至上的美，不過存身其間難以覺察而已。」

「我超然於世俗之上，我以最大的決心去追求我的美！」

「我欽佩你的決心，希望不久就可以看見如保羅，梵樂希的「水仙辭」那種偉大作品，從你產生出來。」

「更有甚於！在我的這部偉大作品里，我才始看見至上的純真的美。現在，我敢說，「水仙辭」之類，那實在浮淺得很！」

「噢。是這樣的嗎？」

「是」這樣的呀！」

「自信是好的。」

「確是如此！」

「甚麼時候開始的呢？」

「最近。」

「打算什麼時候完成呢？」

「到死！」

「能有哥德的精神，實在難得。」

「我傾我的畢生精力貫注在這部偉大作品上！」

「欽佩！此後在文學史里「浮士德」不能在這一點上獨步了。」

「我視此爲我的宗教！」

「這是應該的。一個文學者之於文學必須具有宗教感。但我要問，作品的內容是些什麼呢？」

「美！我早已說過，純粹美！」

「用什麼去表現這種美呢？」

「那就是至上的純真的情了！」

他的雙臂微舉，仰臉注視高空，如同陷身在一堆海綿里，喃喃說道：「美呀！用至情做爲經緯所織成了的，一尺一寸，一尺一寸，皆美！皆美！……」忽然，好像是很乏力了，雙手落在我的肩上：「給你覆這個。」

把那封要寄的信遞給我。

里面摺疊着一張漂亮的原稿紙，上面寫着整齊的十四行詩。別的一無所見，連稱呼也沒有。這實在不像是一封信的樣子。我正打算發問，他却不斷的催促道：

「讀下去！讀下去！讀下去！」

好的。讀完了。這好像是一首送給情人之類的詩；大意是說：你乃光和熱，我離開了你，有如凍僵在北冰洋的雪窖里，等等。就是這樣的。這種讚美詩，確是逗引女人的眼中發亮的東西。

但我很奇怪。

「難道這就是你的偉大作品嗎？」

「那里！這不過是我的笨拙的獻詩，戀愛的美在於戀愛的本身。」

「是的，在於戀愛本身。」

雖是這樣答着，仍然不懂得他的「偉大作品」。舉起手中的信封一看，收信人的姓名是寫着白無

塵小姐。

小姐！

不禁失笑了。

「難道你是在戀愛？」

「是的！「是」在戀愛！」

「原來你是在戀愛！這就是你的偉大作品嗎？」

「我反對你這種「原來」的口氣！戀愛的本身即是文學！即是詩！」

「那邱比特未免太頑皮了。」

三

「但我是極其嚴肅！」

「這位白無塵小姐是誰呢？」

「白占的女兒。」

「他是有一位女兒。但據我推想，才不過是小

姑娘。」

「她十六！」

「何其小的發光體啊！」

「一顆天藍色的少女的心！啊啊！光芒萬丈！」

「她應該叫我叔叔，也應該這般稱呼你。」

「在所不計！戀愛超然於世俗的倫理之上！」

「不能不替白晝設想一下哩？」

「戀愛不准設想！」

「曾爲本身的幸福打算過嗎？」

「戀愛不准打算！」

「關於你的太太呢？」

「戀愛不准後顧！」

「她已經爲你生了五個兒子了。」

「那是她自己的事！」

「難道對於你的太太毫無愛情，或者是毫無感情可言嗎？」

「毫無！我不過是站在人道主義的立場上做爲

她的丈夫而已。」

「哎！竟是這樣的嗎？」

「有一個時期，他的太太和兒子們都在內地住家

，我每天晚上過去和他們玩一種叫做Billard的牌戲

，他的和諧的家庭生活我是很熟悉的。

但現在，他辯解的答道：「那正是我的容忍！」

「

有一次我曾見他在吃着太太親手所作成的雞蛋

三明治的時候，流了真誠的感激淚。

他道：「那正是我的善良的本格！」

我還讀過他的一本題名「愛情紀錄」的詩集，

這些純是紀錄他們之間的愛情詩。

他道：「那時她是女神，我讚美。如今她像一切的魔鬼一樣，現了原形，不加以咀咒，已是我的寬大！」

然而有詩爲證呀，他讚美過她是灌溉他的心靈的微雨。

但他却高喊大叫：「現在給我的是砂礫！純粹的砂礫！」

唉。

「夫婦之間的愛情是須得耐心體味的。」

「你叫我去體味那些罵聲和哭泣嗎？她只懂得打打我的兒子們！」

「一旦失掉了丈夫的愛情的中年女人，實在是不堪設想啊！」

「很簡單，她不過是看重我的生活費而已！」

「人不是爲生活費而生活的，也不是單靠生活費就『能』生活的。」

「所以我寫詩，我要愛情呀！」

「她雖不是詩人，但并不例外。」

「或者。她還要一點什麼，也要一點愛情，但并不想從我得到。」

「我是說做爲一個丈夫的責任問題。」

「我沒有供給她愛情的責任！」

「你的人道主義觀呢？」

「我的人道主義絕不佈施愛情！」

「你說佈施，在如或者認爲是義務哩。」

「或者她有權取得我的生活費吧，但決無權勒索我的愛情！」

「由戀愛而結婚而成了的夫妻關係，不能再

十九世紀的婚姻觀來解釋它了。」

「這是因爲她的愛情知覺已經麻木了，況且，

啊啊！她還背叛我！」

「呀！竟有過背叛的事嗎？」

「公然背叛！」

「難道有什麼外遇嗎？」

「這且不談。至少他是滿心想我會發財，公然背叛了我的貧窮！好的，由她背叛！由她帶領了兒

子們回家鄉去吧！」

「原來是這樣的背叛！僅僅是這樣嗎？」

「你又是「原來」！難道還還不夠嗎？詩人固

窮。貧窮是我的本格，背叛貧窮即是背叛我！即是

背叛我的愛情！即是背叛我的詩！即是背叛我的思

想宇宙！

四

「啊啊！我憤怒！我痛苦！但我容忍。」

「她夢想她的黃金屋，我安於我的貧窮！」

「她希望她的兒子們將來都做縣長，縣長是個什麼東西！不過是一名庸俗不堪惡劣無比的賦稅徵收吏而已。呸！我以我的詩爲光榮，她不懂！」

「她根本背叛了我！思想背叛乃是最大的不忠

！

「我和她早已隔絕，豈單是愛情而已！我的最小的兒子今年八歲，以下就沒有。爲什麼？想想看吧，就憑她那種一年一個的驚人的生產力！你難道看不出？我的第五個兒子即是我們之間的關係的總結束！」

「八年！唉，漫長的日子！沒有愛情！沒有溫暖！沒有了解！我不知怎麼竟活過來的？我容忍呀！我一直就是容忍呀！現在，啊，現在！無辜小姐！劃一根火柴點著了我的藥線，我不得不爆炸！我不能不爆炸！我原本是一顆重磅的開花彈呀！是的，我是重磅的開花彈，我有充溢的生命力和愛情，但外面却罩以百鍊鋼的亮。我堅固異常，不是那些庸俗愚蠢之輩所能攻破的！而她，自然使我爆炸，她

毫不費力，因為她知道我的藥線在那里呀！

「我感謝她，因為我不能是一顆永遠不爆炸的開花彈！她給我愛情，給我溫暖，給我了解，給我勇氣！她實在是拯救了我，從寒冷黑暗窒塞的牢洞里；她的一舉手之勞有甚於千萬噸的起重機！」

「我雖是到了中年，雖是有了太太，雖是有了五個兒子，但她決不以我的愛情為不完整。我實在是完整的！我破碎了之後，我更其完整！她懂得。好的，貨色獻給識貨的人！我和盤託出！我毫不吝嗇！我毫不遮遮掩掩！我向全人類公開！我們「是在戀愛！」

「噢，」我說：「你還是心平氣和一點的好，那樣大聲喊叫於你的神經衰弱症實在是很不相宜的。」

「請放心！我此刻已很平靜，她使我平靜下來的。噢，美極了，你不知道！」

「她是怎麼樣就點着了你的火線的呢？」

「她毫不費力呀！她只劃一根火柴。」

「老兄，不能說得寫實一點嗎？」

「但這實在不是那些庸俗的寫實作品呀！多麼美，多麼純真！多麼的，噢，無以形容！」

「平靜！平靜！」

「讓我試試，我這就跟你說。但我要申明在先，我實在不能夠說出萬一。」

「這也難怪，戀愛本不是說得了的事情。」

五

「好的。一九四二年年頭之際我到上海，那時我真狼狽不堪，我連一件冬大衣都沒有。身上穿着夾大衣，這還是，讓我想，還是一九三九年在香港買的。總之我很狼狽就是了。這當然只是別人的看法，連我的太太也是如此之庸俗不堪的看我，她帶領着孩子們走了，好的，走吧！由她去！而我仍是非常光榮的我，我自覺我的高貴！」

「但她懂得我。她獨具慧眼！從蓬頭垢面里認識俊傑的慧眼是有的，你不能不相信！」

「那時我每天去參加白占的茶會，她從心里歡迎我，她招待我，她無微不至。但一個少女，尤其是她呀！其用心實在不是一個男子所能輕易看得出的。」

「我是喝紅茶的，我喜歡它的色彩。但除我以外他們都是綠茶同志。她為我特別預備，從不疏忽，而且，這是後來才知道的，她總是單獨在我的茶杯里特別加幾片玫瑰。她又總是穿那件和紅茶色彩

相配合的玫瑰紫的外套，有時我去的特別早，偶爾看見她穿着另外一件綠的，噢，其實綠的也很好，但她一轉身再出來替我送茶的時候就又是那件玫瑰紫的了。後來她還告訴我，每次等我走了以後，她總是把我所剩餘的紅茶飲盡，而且就用我原來的杯子！她簡直毫不顧忌傳染！想想看吧，我是這樣瘦，這樣不健康，又常常咳嗽！你想想，她呀，她簡直！

「平靜！平靜！你以為你有肺病嗎？」

「噢，難說，沒有把握！但她竟毫不顧忌，毫不懷疑！想想看吧！想想看吧！而她就從來沒有和我說過什麼話，連替我送茶來的時候都是默不作聲，『請用茶吧！』也不說一句。現在想想，她其實是說了許許多多，她用眼睛說了！過去的八年，啊，我想到就憤怒！那些漫長的日子幾乎使我的愛情知覺也麻木不仁！我竟看不見她的話！我的眼睛竟被折磨得如此之遲鈍！如此之！啊啊！我憤怒！」

「平靜！平靜！我的神經也不大強哩。」

「請你原諒。你看我，我是不得了啊！讓我靜一下。從冬到夏，這其間半年過去了。經過了一整個的春天，那種愛情滿溢的春之日呀，實在不是愛情老手的婦人們所能自持的！但她沉默。沉默下去

！每天每天，她站立在露台上目送我歸去，想想看吧，這時她的眼睛是怎麼樣在滔滔不絕的向我的背影訴說呢？而我，噢，那時只顧走我的路！一心一意要跑回公寓里去，倒眉的地方！那些蚊子與蟲跳蚤們在等着！但誰知道背後竟有「眼睛」在叫着我呢？噢，誰知道！

「老兄，請你原諒，我承認我是說得太零亂了。但有什麼辦法呢？我們的戀愛本來就不是一列代數公式。」

「這樣就到了夏天。那是一九四二年六月五日的黃昏，我跑到露台上，就是那個露台呀！我是因為小客廳里的茶會太熱鬧而躲到這上面來休息的。但她正在上面！我實在并不知道，也不介意，一直走過去，在竹椅上躺下。她沒有和我招呼一聲，她一動不動！背着夕陽站立，穿着玫瑰紫的外套，身後滿佈落霞。」

「落霞由紅而紫，由紫而藍，由藍而灰了。」

「她仍是一動不動，但却看着我！看着我呀！那種眼睛！那種力！噢，抵擋不住。我雖是到了中年，一時却無法鎮定，我拚命的吸香煙，默念着數目字，其時我只有一个念頭，那就是希望天空快快黑下來吧。好的，黑夜是來了，這實在是幫助了我

，我才始敢向她看去。但什麼也看不見。沒有月亮，沒有星光，黑茫茫的一片啊！

「唉，我無法形容，當我聽見她的遲疑的脚步慢慢向我走近的時候！她站住了！我聽見她的急促的呼吸！但却看不見她的臉部表情，你知道，天空業已完完全全黑下來了，即使我看清楚，我也形容不出的。」

「我就說：『你爲什麼老是看着我呀！』」

「她答道：『因爲愛你的緣故。』」

「完了！一句話，她全然的征服了我。我吻她！除此之外，我的嘴還能做什麼呢？」

「但我極其嚴肅，我們止於吻！」

六

「喂，快走快走！我還要趕上末一班寄信時間哩！」

「哎呀！我倒忘記。時間早經過了。」

「不管！我要趕！」

「那是無濟於事的。」

「不管！」

「就丟在路邊郵筒裏吧。」

「啊不！還怎麼行！路邊郵筒！你想想看吧，

路邊差筒！簡直不可靠極了！」

「放心吧，中國的郵政還算是最可靠的事業。」

「再者，知道郵差們什麼時候來取呢？」

「明天早晨。」

「明天？還要等到明天嗎？這怎麼行！」

「反正信總是一樣跟明天早晨寄走的。」

「啊不！我要送到車站郵局去。」

「毫無用處。」

「信可以跟夜車寄走！」

「但夜車也早已出站了。」

「不管！我要趕！」

唉，由他去吧。一個人正陷在戀愛裏，是無法把他說明白了的。但我已不想再陪他走下去；那種快步，我實在跟不上。他也並不強意挽留，踩着我的脚尖，和我握了手，一轉身就自去了。

七

夏天過去一半，我忽然被一位住在西湖邊上養病的朋友來信所惑，動了旅行之念。隨即買了京滬鐵道的通車票，就匆匆上路。車到上海的時候，是下午三點。旅客們可以任意下車就攔一晚，再繼續

乘坐次日開往杭州的早車。我利用這種方便，參加了白占君的茶會。

所有來此喝茶的朋友一個未到，白占君說這是因為時間還略早的緣故。

推門進來一位送茶的少女。

她一定是無塵小姐，我想得不會錯；但不免驚嘆這位都市少女的早熟。我仍固執的喚着她的乳名和她說話：

「今晚我帶你看勞萊哈台的「兒戲兵」去，噢。」

「那真沒有意思。」

「你怎麼竟不喜歡這一對好笑的傢伙了呢？」

父親代替她回答道：

「已經不是小孩子了呀！」

她微微含笑，帶着少女的矜持與腴腆走開之後

，我說：

「在我，却仍然執着於她童年給我的印象。」

「這種固執是很可笑的。」

「那時你常喜歡打扮她成一海兵的模樣，穿着重裝海軍制服，戴着制帽，還佩着小指揮刀哩。」

「而現在，她甚至連戀愛什麼的也懂得了。」

白占君說了這話，頗有做爲一個業已懂得戀愛

了的女兒的年青父親的自豪。遞一支烟給我。

我明知故問：「竟連戀愛也懂得了嗎？」

「豈僅是懂哩，而且在做着。」

「小小年紀哪！」我再明知故問一次：「對手是誰呢？」

白占君嘆着氣，很爲難的說出他——就是我這裏要說的這一個人的名字。我很想聽聽這位年青父親對於他的女兒的戀愛的意見，但他是政治家，具有一個政治家善於規避正面答覆問題的才能，而且即以對方所提出的問題巧妙的反問了對方：

「做爲我和他的知己朋友，你的意見如何呢？」

？

「我對於戀愛從來沒有加以思索過；覺得戀愛的本身根本就是一個不容注解的名詞。」

「難道在你自己的字典上也沒有寫下一行半行讓你自己看的注解嗎？」

「若說在我自己的字典上，那所有的名詞的注解即是該名詞的本身。」

「對於戀愛這一回事，你總有你的觀感吧？面對一切事事物物，你至少不能是一個色盲。」

「當然我不是色盲。對於一切事事物物，我皆擁護其本身的意志。」

「譬如說戰爭，在我認爲是一種快速度的建設，而人道主義者則認爲是殘酷的。對於戀愛你又怎樣認爲呢？」

「就譬如說戰爭吧，你認爲是這樣，而人道主義者認爲是兩樣，但戰爭只是「戰爭」而已。戀愛只是「戀愛」而已。」

「你就認爲戀愛就是「戀愛」嗎？」

「因爲假如戀愛也是一個人，此時正坐在你的對面，他的自白也就是：我是我。」

「好。不必在理論上去找麻煩，還是回到我們的問題上來吧。你對於「這個」戀愛事件的意見如何呢？」

「我不能單提別論，凡是戀愛在本質上都是一樣的。」

「你是做爲我和他的知己朋友呀！」

「但我能說什麼呢。女神委納新是喜怒無常的，她的兒子邱比特頑皮的把箭亂射。」

「難道你相信冥冥之中真有主宰戀愛的神嗎？」

「當然我並非是一個有神論者。那些古希臘羅馬的神話不過是一種理論的形象化罷了。那就是說，戀愛者只知道從於戀愛的意志。局內人尤且不能

加以任何意見，何況做爲局外人之我呢。」

「但我確信這個戀愛是不合理的。」

「這不過是局外人的看法。」

「你想想，他已經有了太太和五位兒子了。」

「這也不過是局外人的看法。在他，是連自身的存在甚至也否認了的。」

「我確信這個不合理的戀愛不會有好結果。」

「戀愛並不負結果好壞的責任。」

「我確信這個愛戀發展不下去。」

「戀愛並不計較他的壽命長短。」

「他們只要對現實略加考慮一下，馬上就會看出它的不可能發展的必然性。」

「等戀愛者能夠用自己的腦神經去考慮現實的時候，在這之先戀愛早已飄然而去了。」

「我並不是不知道這些。我們父女的思想還可以說是屬於同一時代的。但我做爲一個父親不能不爲無辜的幸福打算。她是早熟，其實她才十六。」

「你是打算命令他們停止這個戀愛的發展嗎？」

「事已如此，我只希望他們馬上求得一個結果，停止發展固然是最好，或者，就辦理合法的結婚手續。」

「當現在戀愛尙自未去的時候，你的打算對事對人都不會有效的。」

「但我不能不這樣打算，我是做爲一個父親呀！」

「你的做爲一個父親的心情我是很能體會的，可惜無用。戀愛之來不可抗拒，戀愛之去無法挽回。暫且我們只好希望戀愛的飄然而去；去了之後，他們自會打算的。」

黃昏伴同白占君的朋友們陸續跑來參加這個茶會了。

八

正當上燈的時候，小客廳的門憂然而開：他——就是我這裏要說的這一個人來了。

「抱歉！抱歉！抱歉！」

他站立在小客廳當中最合適的地位，向大家申訴他的所以遲到的嚴重的理由：

「我剛從一個詩晚會出來！這是一個晚會，而我在現在還能來到你們之間，你們可以很顯然的看得出我是在它舉行之前就出來了的。這種形式的晚決其開不出什麼道理，不過是略進茶點而已，那些

大會之類的茶點我才不要吃，庸俗而不清潔！我極其反對！但不能不去簽一個名，表示我已到過。爲了這一點的緣故，以致遲來。」

便和每一位在座的人握手，說着：

「請你原諒！」的話。

於是便發現我。他做了一個舞台上的興奮過度的動作，用力拍着我的雙肩，把我弄得從沙發上跳起來。

「怎麼樣！我怎麼事先並不知道？啊——」

說着，無厘小姐捧着紅茶進來了，他馬上便安靜靜的坐在我身邊的沙發上。

「停會兒你也上露台來。」

低聲說着的時候他緊捏我的手。我回捏了他的手，表示「理會得」的意思。

又繼續和大家談論起來。

朋友們談着話，各自皆會陷於忘我的狀態當中。及至我不見他在我身邊的時候，恐怕他的退出已經是一個鐘點之前的事了。

於是我一聲不響的離開了小客廳。

九

「喂，有人來了。」

我聽得出這是無廉小姐的聲音。

「是誰？」他問。

聲音是從黑暗的露台的那一方面發過來的。我報出我的名字。

「啊，過來過來！不要蹲在那些石凳和花盆上去。你怎麼這半天才上來呢？真是的！脚下當心！」

「你想，我不是晚到一會較好嗎？」

「啊，不要說這種話！我希望你對我們的旅行計劃提出意見。」

「你們的旅行計劃嗎？是很願聽聽的，至於意見，你們現在特有的戀愛所賦予的聰明已足夠用了。」

「我們即以這個露台為出發點，起初我是主張先做北進，她却以為還是南下的好。其實我們的爭論只是在旅行的步驟這一點上。後來一想，這乃是不足以爭論的問題，反正我們的足印都要遮滿地球的表面的。現在，我們的旅行計劃已經是一致的北進了！我們已經出了張家口。是不是已經出了張家口了？」

「是的。」

「啊，你們已經這麼快就出了張家口了嗎？」

「是的，出了。可惜我已不能再為你從頭說起，因為我們的旅行是不回頭的，請你原諒。你只好接着聽下去。好。出了張家口，無邊的沙漠就迎我們而來。」

「哦，那些沙漠裏的海市蜃樓一定是很好看的吧？」

「是的，很好看的。我們一定要在沙漠裏多住些日子，就住在當地的蒙古包裏。」

「啊，那種蒙古包！」

「我們也穿上生牛皮靴統，戴着蒙古式的風帽，翻穿羊皮外套。我們也養着成羣的馬，和羊。」

「還有駱駝呢？」

「對！還有駱駝。你喜歡雙峯的還是單峯的呢？」

「我希望我們每種都能有一匹。」

「我想還是雙峯的騎着舒服。其實只要有一匹就足夠駝着我們在沙漠各處散步的了。」

「真的！我希望我們就永遠住在沙漠裏。」

「但也不能住得太久，還有很多很多的地方正在等待我們哩！」

「唔！是的。我倒忘了，你看我！」

「在沙漠裏得到一個孩子之後，我們是就要離

開的。我們的第一個孩子命名小駱駝，你以為怎麼樣？

「啊，真好極了！小駱駝！小駱駝！」

「那麼，我們帶着小駱駝，橫渡大沙漠，越過西伯利亞。其實西伯利亞的雪野也是美極了！」

「我們可以住下。」

「不能了。」

「爲什麼？」

「這不是爲了時間問題。你知道這時我們的小駱駝還太小太小，而西伯利亞不是太冷太冷嗎？」

「唉，是的是的。我們的小駱駝將會受不住。可惜可惜，我們不能多看西伯利亞的雪野了。」

「你不要難過，還有更好的地方在向我們招着手哩。整個的俄羅新草原都散發着香氣！」

「啊，我這時嗅得着草原的香味！你呢？」

「我也是。但我已經看見伏爾加河了！啊，伏爾加！單憑這條河就足以使我們流連一年半載的了。」

「我們可以聽得到那些伏爾加河的船夫們所唱出的『伏爾加河船夫曲』嗎？」

「怎麼不是！」

「啊，這支沉鬱的力的表現的曲子！」

「我們就住在伏爾加河上，以船爲家。我們永遠不讓我們的船休止，自上游馳往下游，自下游馳回上游，或快或慢，於是，啊！兩岸風景遂成活動電影了。」

「我看不厭哩！」

「當然我也是看不厭的。但我們終究不能不上岸是不是？我們還要繼續旅行，穿過高加索，直指南歐而去。」

「假如我們的第二個孩子會在船上出世的話！」

「對了。不必假如，伏爾加河一定會給我們一個叫做小伏爾加的孩子的。」

「小伏爾加！小伏爾加！這一定是一個男孩的名字，在我，這時却想到一個女孩哩！我們的小駱駝不已經是男孩了嗎？」

「我當然也是很希望得到一個女孩的，但不必急，慢慢的將要來。是了，這時我們開往南歐的旅行隊伍，已經有了兩名隊員。」

「啊！是的。一！二！三！四！」

「我，和你，和小駱駝，和小伏爾加。這一次我們的駐在地應該在一處山上，就是阿爾卑斯，你覺得怎麼樣？」

「啊，沒有比這再好的了！」

「這里也有雪野，可以補償我們沒有能够在西伯利亞住下的遺憾。」

「是的。我們跑雪，踏着雪橇，從這山滑到那山。你說可以嗎？」

「當然可以的。我們將要在阿爾卑斯山之顛造一間小木屋。」

「啊啊，小木屋！真好！真好！」

「我們的小木屋要多開窗洞。」

「爲什麼？」

「爲什麼！這樣我們的小木屋雖是在夜裏也不必點燈，雪的光亮可以把它裝飾成如同水晶宮！」

「我怎麼竟沒有想到。我問出如此之愚蠢的話來，你還仍然肯愛我嗎？」

「啊，不要說這種話！我的智慧乃是從你得到的。如我才是真正的愚蠢，當離開了你的時候。但我們永遠不離開！」

「不離開！」

「永遠！」

「永遠永遠！」

「讓我們再繼續我們的旅行吧。我們踏着雪橇自阿爾卑斯山之顛向下滑去，帶領着小駱駝和小伏

爾加，聽。現在我們的旅行隊里一定還要加入一個小阿爾卑斯。你說是嗎？」

「是的，小阿爾卑斯是要加入進來的。」

「我們的小阿爾卑斯是在雪野裏出世，住在山顛的木屋之內，每天每天，每時每刻，一舉眼就可以俯瞰那些無數的南歐的美麗的城市，她將來一定是一位聖潔而聰敏的姑娘。喂，你看，這回我們不是得到一個女孩了嗎？」

「我希望阿爾卑斯山給我們的是女孩。」

「一定是！而且聰敏！而且聖潔！」

「小阿爾卑斯！小阿爾卑斯！」

「是了。我們帶領着小駱駝，小伏爾加，小阿爾卑斯，踏着雪橇，自阿爾卑斯山之顛向下滑去。這就到了古羅馬。」

「要不要順便到希臘去一趟呢？」

「當然要的。在那裏我們可以依次瞻仰諸神的石像。」

「是的，我還要在委納斯之前祈禱一番。」

「我們也可以到聖地耶路撒冷走一走。然後渡過愛琴海，渡過地中海，渡過尼羅河，我們就在古埃及休息起來。」

「那裏不是有很多的大金字塔嗎？」

「怎麼不是！金字塔在夕陽里反射出金輝。」

「我想早晨的太陽照上去一定也是很美的。」

「任何時間的陽光照上去，它都會反射出一種不同的美。金字塔，啊，頃刻之間氣象萬千。」

「我想，我們還有一項工作可做，那就是刻我們的名字在每一個大金字塔之上。」

「對了。每一個，每一個，不疏忽！喂，你讚成我們的第四個孩子在金子塔之下出世嗎？」

「一百個讚成哩。而且就命名為小金金字塔吧。」

「沒有比這再合適的了。但我們的小金字塔出世之後，我們不得不離開這個大金字塔之羣而去了。」

「留戀哪！」

「沒有辦法，我們只好向它們毅然搖手，說聲再會。」

「噢，再會吧！」

「再會吧！」

「再會！再會！」

「於是縱貫非洲大陸，我們在它心臟之端的好望角上船。啊，我們飄洋過海！啊，航行大汪洋！啊，我們的船駛入巴拉馬運河了。想想看吧，孩子們發現了新大陸將要狂歡成什麼樣子呢？」

「啊啊，有甚於哥倫布，百倍！」

「對了！新大陸一定會給我們一個叫做小哥倫布的孩子。」

「小哥倫布！小哥倫布！你說是男孩抑或是女孩呢？」

「就是男孩吧。但我們不能在新大陸久留呀！我們得趕快馳出巴拉馬運河，還要做太平洋的航行哩！太平洋里無數的小島們都為等待我們而發急，而跳起來了！」

「那些小島們真是頑皮得可愛！」

「誰說不可愛呢！可愛極了！我們一定要把他們一個一個的抱起來親吻。而且他們一定都會成為小駱駝，小伏爾加，小阿爾卑斯，小金金字塔，小哥倫布的好朋友！」

「有趣哪！」

「誰說不有趣呢！有趣極了！而且，這些小島們一定願意把他們的共同情人小棕圓樹送給小駱駝和小金字塔們做一位小妹妹的。」

「啊！我喜歡小棕圓樹。小駱駝們一定也會喜歡她的。再者，小阿爾卑斯也不致於再像那樣寂寞的注視着海了。」

「而且那些島上的土人也因此把我們當做親人看待。」

「聽說這些土人喜歡吃人哩！可怕呀！」

「他們『是』喜歡吃人！但沒有什麼可怕的。

這些土人只吃那些企圖吃他們而來的探險家們，若我們，我們是一個戀愛的旅行隊，還拍手跳舞歡迎之不暇哩！」

「土人也懂得戀愛嗎？」

「怎麼不懂得！且他們極其聖潔！他們常是跳舞就互相擁抱着躲進山洞里，度他們的蜜一般戀愛生活去了。」

「我們也參加他們的跳舞會！」

「當然。我們也和他們一樣，穿着用樹葉做成的美麗的衣服，手拉手，在棕圓樹之下圍繞着，跳着，歌唱着，轉着圈子。至於他們的快樂的營火大會我們也會被邀參加的。」

「多麼好玩！多麼的玩而不厭哪！」

「當然。但我們不能不和他們親最後一次分別之吻，我們要把那些小鳥們一個一個的抱起來，吻他們，很傷心的。」

「小駱駝們將要更其傷心的吻着他們的小伴侶，而不忍放手吧？」

「唉，沒有辦法，我們只好硬着心腸把孩子們拉開。不僅於此，我們還要和可愛的地球做最後一

次的握手告別哩！」

「啊！向地球告別？」

「是的，告別。」

「再往那里去呢？」

「要去的地方還多着哩！第一，我們先要上火星。」

「火星嗎？」

「是的，先是大星。」

「怎麼去呢？」

「不是可以乘火箭船嗎？」

「啊！對了。」

「這時小駱駝和小伏爾加們不是已經長得很大了嗎？我們可以派這弟兄兩個輪流着司舵。我祇需動動眼和嘴，不時糾正它的方向。至於你，你有很多的事情要費神，你要照顧小阿爾卑斯，小金字塔，小哥倫布，和小棕圓樹。尤其是小金字塔和哥倫布，這弟兄兩個正當最頑皮的年齡，說不定弄的不好就會失足跌下去！船之外是無邊際的太空哪！」

「啊，可怕得很！」

「因此，你得特別留心。頂好不讓他們在船邊上玩。說個有趣的童話把他們聚攏在你的身旁是最

妥當的。」

「說什麼童話好呢？」

「譬如說，小伊達的花啦，豌豆上的公主哪，象兒子哪，天鵝哪，星孩哪，……」

「啊，我還想起一件事！」

「什麼？你說你說！」

「不能去看看富士山嗎？在我們離開地球之前」

「啊，是的。富士山！富士山！我們是要去一去的。」

「聽說有很多的愛者，雙雙跳入它的火口，殉情而死！」

「是的，我想那里面不知道有多少少不朽的白骨哩！」

「啊啊，讓我們祈禱吧！願富士山的火口早日閉閣。」

「早日閉閣！」

「即刻閉閣吧！」

「啊啊，你看，火星在那兒！」

「在那兒？」

「在那兒！囉囉囉，還向我們眨眼哩！」

「啊，不錯。我想那是他的淚珠閃爍！」

「是的。那是為等候我們而迸出的焦躁之淚呀！」

「啊啊！我們真的應該趕快去了。火星！火星！請勿焦躁，我們馬上就要來替你拭去等候之淚了。噢！」

十

他們并肩而立，仰臉注視遠空；想是正乘着火箭船向火星馳去了吧。但他們的旅行是無休止的，正如他所說，他們不過只是先去火星，火星之外不是還有無數的數不清的星球在等待着嗎？他們要到最遠的海王星，以至於冥王星去，而且他們到了冥王星一定還會發現我們所看不見的，所不知名的更遠更遠更多更多的星球。你叫他們的旅行怎麼能休止呢？唉，連他們自己也想不出。他們只有一個幻想的長吻以結束這個神祕的計劃。

還是讓他們早一點吻起來吧。

這些事我是懂得的，做為一個局外人之我只有馬上退出的好。就此，便一聲不響的步下了露台。

小客廳里因為大家努力吸煙的結果，已把它裝扮成了一個霧一般的魔術世界。

而忘我的談論的茶會仍在繼續着。

我很抱歉，我不能不馬上向主人白占君以及在座的朋友們告辭；時間已經不早，而我還要換兩次電車方能回到我所住的火車站附近的旅館里去。答應了從杭州回轉一定再來參加他們的茶會之後，白占君方肯放我走。一同和送到門口的主人說着再會而告辭了的還有他——就是我這里所要說的這個人。

走了大約一箭之地，我忽然發覺我的同伴遺失了。回頭一看，他却正和我相背站立，嚴肅的揮着雙手。向誰呢？看看路上並沒有什麼人，一個賣菜肉混饅的老者，正在聚精會神的吆喝着。再看看，原來啊！他的臉是向上微仰的；於是便順着他的視線看過去：

是了，露台上有人也在向這邊起勁揮着手哩！

十一

杭州有西湖，西湖有十景，據說都是奇景；環湖皆山，山上有大寺，諸如天竺靈隱之類，香火甲於江南。我的那位養病朋友因在春夏之季努力於爬山划船的結果，體質已變得黑而健康了。可惜我不是屬意於山水之間的人，被招待在樓外樓吃了一味醋溜青魚，一味活跳蝦和一味蕪菜湯之後，就草草

了事的離此而去。順道赴錢塘江看潮，據當地人語，因為未逢八月十五的緣故，潮勢也不見壯觀。

便取原道回轉。

於是，僅僅相隔三天，我又在白占君的茶會上出現。

天向黃昏，我這里要說的這個人還不見來。

並不介意。也沒有問。

我想，他或者又是被一個什麼晚會之類的耽擱了吧。

直到我從白占君的茶會告辭而出，仍未見他來，並不介意。也沒有問。

我想，他或者真的旅行去了吧。

走了大約一箭之地，我却不禁回頭向上看看，覺得露台上仍有一個人站着，寂寞的遠眺；隱約中看得出那就是白無稟小姐。

這倒使我介意起來。如果真的旅行去了，他是決其不會單獨行動的。用他的話來說，當離開了無稟小姐的時候，他才是真正的愚蠢：他將看不見沙漠；看不見雪野；看不見草原；看不見伏爾加，看不見兩岸風景的活動電影；看不見阿爾卑斯，看不見山下美麗的南歐城市；看不見尼羅河，看不見金字塔的氣象萬千；看不見新大陸；看不見太平洋，

和那些可愛的跳躍着的小鳥們；甚至火星正在眨巴着淚之亮眼，他也看不見。而且這個旅行隊將要沒有——啊，如果沒有那些可愛的小駝駱，小伏爾加，小阿爾卑斯，小金字塔，小哥倫布，小棕閩樹陸續參加進來的話，不是太沒有意思了嗎？

然則：

他爲什麼沒有來參加今晚的茶會呢？

他到何處去了呢？

奇怪哪！

十二

經過那家他所服務的日報館，我便跨步進去。

向門房投了一張名片。

說明拜見某某。

某某——就是我這里要說的這一個人便出來了。我奇怪他不讓我進會客室去坐，却拉着我走出報館，在馬路上閑蕩起來。

「難受哪！你說這樣走走不是較好嗎？」

「倒是的。還可以看看街景。」

「有什麼可看的！我受命令這些討厭的店鋪統

統關門！禁止行人！連街燈也不准點！」

「却是爲什麼？」

「噢，可惜我沒有這種權力。」

「即使有權，也不許如此之濫用呀！」

「且我還受命令太陽系的星球停止運轉！」

「這又何必哩。」

「難受哪！」

「啊，今晚你爲什麼沒有參加白占的茶會？」

「沒有。」

「你們的旅行計劃談得怎麼樣了？」

「不談了。」

「是已經談的結束了嗎？」

「不是。」

「噢，你看我問得多愚蠢！這種計劃本來是無

所謂結束的。」

「我們連火星還沒有去哩。」

「是對火箭船這東西發生了懷疑嗎？」

「不是。」

「然則何以故？」

「那里也去不成了。」

「却是爲什麼？」

「那里也不想去了。」

「這又何必呢。」

「難受哪！」

「怎麼老是難受哪難受哪的。」

「難受哪！」

「怎麼回事啊？」

「難受哪！」

「究竟是怎麼一回呢！」

「她來了。」

「她是誰？」

「就是她。」

「誰？」

「她呀！」

「她究竟是誰呢？」

「就是她！她！她！她！」

「噯，你先平靜下來。」

「做什麼？」

「請你先平靜下來，然後再仔細的聽一遍我的

問話。」

「好。你說吧。」

「你說她來了是不是？」

「還用再問嗎？」

「噯，平靜平靜！我問的是：她究竟，是，什

麼，人？」

「難道你還聽不懂！」

「實實在在不懂。」

「她呀！」

「誰呀？」

「唉——」

他着嘆氣，很爲難的說出她的名字。

懂了。

原來是他的五個兒子的母親。

就是那位美術學校出身的塑得一手好石膏像的

太太出場了。

我想，太太之來一定真的把他弄得太難受了。

便不忍再問下去。

但他却一個人獨自起來：

「她就是昨天的昨天來的；也就是你去杭州的

當天；也就是，唉，我們開始討論旅行計劃的第二

天。」

「事前沒有得一點消息嗎？」

「當天的上午還不知道；晚飯前還不知道；當

我正預備參加白占的茶會，離報館而去的時候，唉

——

「她來了？」

「不是。來的是電話。是她打來的電話。我先

還以爲是誰呢，不提了。一聽呀！還有誰呢！我

拿着電話機的左手抖個不住，換右手，還是抖。

「也是來得太突然了。」

「她說她剛下車，還沒有吃過飯；我們便在冠生園見了面。」

「牠大概是聽到什麼消息了？」

「不是。牠什麼也有知道。」

「那還算好。」

「唯其如此，我很對不起她，不能不向她坦白供認。」

「她怎樣呢？」

「她說她本不該離開我而回鄉，覺得很對我不起。」

「是說了這種話！」

「她還悔恨的哭了起來。」

「啊，哭的倒不是你！」

「當然我也是哭了的。」

他那種支持不住了的懊喪之姿，看起來是太難受，太難受了。

太太之來，何其神速！但在他的拿着電話機的左手開始發抖的刹那之前，戀愛是以更其神速之姿飄然而去了吧。

戀愛之去，不可挽回。

戀愛之去，是幸呢？是不幸呢？

難說呀！

他只是開始動用了自己的腦神經。

於是感覺到現實。

便受到一掌！

出其不意的一掌！

這一掌來得太快，之先他又未準備，以致無法招架，被擊倒在地，動彈不得。他沒有想到這一掌就有這麼厲害，甚至沒有想到這一掌就會向他打來，甚至，他沒有想到有這一掌在背後。如今既已被這一掌擊倒在地，動彈不得，他只覺得他是無辜的，而對之他所認爲的這野蠻的，不進化的二掌，表示憤怒！他有遷怒的脾氣，於是看着店鋪，看着行人，看着街燈，甚至看着太陽系的運轉皆不順眼。

可惜，如他所說，他沒有那種權力！

如果依照白占君的意見，就和無辜小姐辦理合法的結婚手續，他并不是不樂意的。

可惜，如他所說，詩人固窮，而且窮一點還是好的；那，他又拿不出一筆贍養費！

或者他可以攜愛者而遠逃。

可惜，如他所說，覺得很對不起他的太太！這正是他的善良的本格。

那麼何不雙雙擁抱着跳入富士山之火口而殉情呢？假如拿不出到富士山去的旅費的話，也不要緊；就依照當地的流行的習慣，跳黃浦江不是也可以的嗎？

唉，可惜也不能。此時他已動用了自己的腦神經，乃覺得生之意志不可動搖！

於是，便遁入夢想：

「假如一個男人，能有一位做為主婦的太太，此外還允許得到一位做為純情的愛人的話——」

「這只是男人的聖經。」

「當然我不是一個男子社會的擁護者。我極其主張男女平權！啊，或者是女男平權！若是做為一個女子的話，也是同樣的有一位做為丈夫的男人，此外也是同樣的允許她得到一位做為純情的愛人的。」

「但社會不是詩境，法律不是詩章，而人類也不完全是詩人呀？」

於是，便「難受哪？難受哪？」的起來了。

在這個社會里做為一個詩人的確是難受不過事的吧。

安慰也是無益，還不如讓他獨自嘆嘆氣的好。但不久，他却又一個人道白起來了：

「唉，如今我只有兩個希望。」

「啊，你還有希望嗎？而且是兩個？」

「第一，我希望早日有另一個人愛上無辜小姐，無辜小姐也同樣回愛他。最好她馬上就結婚。」

「難哪！」

「并不難？假如你肯愛他的話。」

「老兄，你說的是什麼「假如」？」

「據我所知，她是對你很有好感的。」

「什麼意思！我從來就沒有想到過。」

「你是很合適的。并不難啊！假如的話——」

「請你不要「假如」下去，別開玩笑吧。」

「天哪！誰在開玩笑？她是情愛初開，初解愛情，初得愛情，却又忽然失掉愛情！想想看她的傷心吧？無以形容！唉，爲了我緣故答應愛她吧！爲了我的緣故！」

「戀愛那是這麼清清楚楚的事。」

「很清楚的，你看，這不是很清楚的嗎？假如的話——」

「無從假如。」

「唉，爲了我的緣故吧！假如你肯愛她的話！」

「這不是我肯不肯的事。」

「啊，謝天謝地！這是說你這方面肯愛她了！」

「我請你平靜！我再告訴你，這不是我肯不肯的事！」

「啊，是的！請你放心，假如你肯愛她的話，她一定也肯同樣的回愛你。」

「這也不是她肯不肯的事。」

「白占那方面我可以負責！」

「更與白占無關。」

「老兄，請你別逗我發急吧！爲了我的緣故！

爲了我的緣故！假如的話——」

「天哪！你瞧瞧，是誰在逗着誰發急！」

「假如的話！聽，假如的話！我敢担保她對你是很有好感的。我敢担保！老兄，我敢担保！」

「我請你平靜！我再告訴你！這不是我肯不肯的事，也不是她肯不肯的事，也不是白占肯不肯的事，更不是你可以担保的事！」

「爲了我的緣故吧！爲了我的緣故吧！」

「這也不是爲了誰的緣故的事。」

「噢，她是小小年紀哪！看見她的愛情得到歸

宿我才安心。真是希望她的愛情早日得到歸宿啊！

「請你說第二個希望吧。」

「然則你是答應我了吧？」

「誰說的！」

「爲了我的緣故！」

「愛莫能助。請你求禱邱比特去吧。」

「好，我懂得了。我一定求禱！」

「你知道他住在那里呢？」

「他拉着弓，搭着箭，滿天飛行。」

「他住在每一個每一個人的心里呀。」

「那麼，讓我求禱吧！」

「——偉大的愛神邱比特，和你的法力無邊的弓和箭！你的奴隸，我，一個詩人，因爲不能再愛你的奴隸白無塵，請你饒恕！同時請你把你的寶箭就此也從你的奴隸白無塵的心上拔出！並且請，偉大的愛神邱比特啊！馬上拉開你的弓，射出你的箭，把你的奴隸×××的心和你的奴隸白無塵的心織穿在一起吧！啊啊，至誠求禱！感謝無狀！」

「這是不生效的。」

「我想我的至誠的求禱會生效。」

「這不是求禱就會如願的事。」

「我想會的。」

「怎麼就聽着你想哩！」

「啊，我確信！至誠感天地的事，你不能不承認。」

「且談你的第二個希望吧。」

「是的。第二，我希望我能努力於表示愛我的太太！」

十三

我們不必研究他這種「表示」愛情的努力，是否痛苦；但確知道他的努力的結果，這第二項希望是終於實現了的。

他一心一意企圖做一個好丈夫，尤其在太太的面前更努力表示着這種忠實的精神。因為是努力表示着，故不免有過火的地方；常常把他的太太弄得哭起來，這在他則是更加惶恐不安的事，因而更加努力不已。在他的太太的面前，關於白無塵小姐的事，當然是不再提起，甚至連一切牽涉到女人的問題也絕口不問。非但他個人如此，并且極其嚴肅的個別警告着一般常到他家來的朋友們道：

「啊，當心！不要說出一句半句來！」

這樣，努力「表示」愛情的結果，他的太太繼

她的「五大塑像傑作」之後，第六個孩子便待產了。

於一九四三年的春天。

十四

那時我正在上海附近一個叫做南翔的小鎮上，留戀着一個家庭教師的位置。

上午十點鐘左右，來了一位不速之客。

就是他——我這裏要說的這一個人。

喜出望外呀！

他是不大喜歡造訪朋友的。

我斷定他的來決不是單純的訪友的意思。

他又對於田野不發生興趣，雖然是正當春季。

我斷定他的來也不是單純的踏青。

然則？

他大概是發生了什麼在他認為是極其嚴重的事件了吧？我想。

「旅行真是太麻煩呀！上車下車！進站出站！

那些討厭的黑帽子和紅帽子！」

「這是人類的管理呀。」

「我們不要管理！」

「因為是人類呀！」

「不幸生而爲人。」

「生而不爲人，也不見得就是幸事吧。」

「此處簡直沒有文化！」

「此處風景好。」

「不過擁有一個庸俗的古猗園罷了。」

「古猗園是已經破敗了。」

「啊，而且又破敗！」

「破敗却呈現一種美。」

「那是病態的！不合理的！不文化的！庸俗而

又破敗罷了。罷了！」

他還是極其緊張，極其認真，極其嚴肅的樣子；不過却顯然的蒼老了。修理鬚鬚的事情，好像也已經隔了一兩個月沒有做過。

我問：

「近來生活情形怎樣？」

「窮！窮！窮！」

「工作呢？」

「詩！詩！詩！」

「有什麼值得告老朋友的新發展嗎？」

「太太特產！」

「呀！」

「又是。」

「唉！」

「沒有辦法。」

「自己爲什麼不當心呢？」

「沒有辦法。」

「八九年來不是都節制得無事嗎？」

「爲了要表示，表示的緣故！沒有辦法。」

「那你怎麼會脫空來此呢？」

「正是爲這件事來此的。要請你幫助。」

「在此處做一名家庭教師，不知能對你幫忙到什麼程度。」

「你的境况我是知道了的。但是不關乎這。」

「當然我是情願自動的盡力獻金。」

「很是感謝。但問題不在這方面。」

「此外，我將能幫助些什麼呢？」

「我想從我的詩集的出版上獲得此次太太的生產費。」

「在此處做一名家庭教師，你知道，我之於上海的出版界差不多是完全斷絕了關係。」

「不是這種意思。出版界方面我已經接洽妥當了。」

「那不是毫無問題了嗎？」

「問題在我的太太這一方面。」

「真是奇怪的牽連哪！」

「因為這些詩乃是爲無塵小姐寫下的。」

「原來是這樣的問題！但我很奇怪，和無塵小姐戀愛不到一月，所成的情詩竟够出一個集子了嗎？」

「豈單可以出一個集子！十個也是富足而有餘。」

「啊，十個！」

「不滿我只想出一個。那時我們的談話，談話上皆是的好的詩章。這一次我是從三百多首有底稿的詩當中，精選出的四十首。」

「你的意思，是怕太太反對嗎？」

「她不至於吧。但我不敢想！」

「向她提出過嗎？」

「沒有，我怎麼能向她提出呢？在這時！」

「那怎麼辦呢？」

「要請你幫助的就是這。」

「我能幫助些什麼呢？」

「請你去說項。你知道，我自己不能！我不能！」

「我怎麼就能呢？」

「你不是和我的太太也很好嗎？」

「這不過是因為你的關係。」

「至少，你可以和她直接談話。」

「也不見得就會生效。」

「你放心，我自有促使生效的方法。我已經想這個問題，化了兩個月。我相信這是會生效的！」

「方法是什麼呢？」

「第一，我承認這些詩是我和我的太太之間愛情的紀錄。」

「你不是有過一本題名「愛情紀錄」的詩集出版了嗎？」

「正是爲此。我認爲這是那本「愛情紀錄」的繼續。」

「全然是兩回事。」

「只有你我她知道全然是兩回事。」

「可能嗎？」

「而且在「我的」愛情上也是一貫的，我并非對不起它的讀者們。我即把它題名爲「愛情紀錄續編」。

「這是第一！」

「想必還有第二？」

「是的。第二，我特別在卷首用三號長仿宋字標明：獻給我至愛的太太。」

「全然與內容不符！」

「等等！同時，另提一行：并做爲我們的第六個孩子出世紀念。這是第三！」

「我說，不是全然與內容不符嗎？」

「所以還有第四。我根據當時和我的太太在冠生園見面時的情形，一方面揣摩着我們以往的愛情；我們是被生活所迫以致於流離分散而終於突然相見的。這種感情，壓迫我，便寫成了一首詩，即題名「相見歡」。把這首「相見歡」即做爲「愛情紀錄續編」的序詩。你覺得怎麼樣？」

「覺得你太巧妙的借用了這個詞牌。」

「好歹一同去趟吧。我們就乘下午三時零五分
的車回上海！」

「試試。」
便抱着「會生效嗎？」的態度動身了。

十五

在車上。

他又和我談起無塵小姐的事來。

「你知道她近來的情形怎麼樣？」

「想來你應該比我所知道的更多。你是經常的住在上海。」

「我以後就沒有參加過白占的茶會。」

當剛來南翔就任這個家庭教師的位置的時候，白占君的茶會我還參加過一兩次。因爲不忍看見無塵小姐的那種苦痛的神色，而且當我告辭而出，走了大約一之箭地，自己仍不禁回頭向上看看的時候，好像露台上依舊有一個人站着，寂寞的遠眺，總不免引起一陣不可壓抑的凄其之感；以後，每當節日，雖也偶爾去到上海，便不再參加白占君的茶會了。過了新春，漸漸發現了南翔這個小鎮市的好處來，對破敗了的古猗園，却支付着強烈的親切之感，索性連人口五百萬的做爲亞洲第一大都市的上海也絕跡不去了

因此：

「她近來的情形怎麼樣，我是一點不知道。」

「連一點點也不知道嗎？」

「一點點也不。」

「沒有得到什麼關於她的戀愛消息嗎？」

「沒有。」

「一點點也沒有嗎？」

「是的。」

「關於你自己的一方面呢？」

「你不是已經知道我在做着家庭教師嗎？」

「我問的不是這個意思。」

「除却我是在做着家庭教師，住在小鎮，之外我還有什麼可以告你的呢。」

「我問的是你的心的動向怎麼樣？」

「最近在愛着破敗了的古猗園。」

「怎麼把你的愛情放在這地方上去！」

「因為沒有別的地方可放。鎮市是小得可憐哪！」

「為什麼不放在一個人的身上？」

「因為沒有可放的人。」

「啊，有的是人哩！」

「我覺得並沒有。我的那位學生讀書也不見用功。」

「譬如她，你大可以去愛她！」

「她是誰呢？」

「你大可以去愛她！假如的話！」

「又是討厭的假如！」

「爲了我的緣故吧！」

「你又怎麼樣了？」

「我痛苦！爲了我的緣故就勉力愛她吧！」

「又是她她她呀！」

他很困難的噙着那位，唉，那位無塵小姐。爲了迎擊他的固執，於此，我不能不堅決的表示：

「並不愛她！」

「完了！我每天每天向愛神邱比特的求購是完全沒有用的了。」

「因為他乃是躲在每一個每一個人的心房的深處的緣故。他是聽不見的。」

「唉，據我所知，她還未出嫁，直到現在她連一個愛人也沒有。她的重創了的純真的愛情歸宿無處！」

他的第一個希望不能實現，使他痛苦得跌倒在車廂之窗上。

他的跌倒，或者是因爲火車的速度忽然度慢了緣故吧。

這兩小站的旅程其實也不過只等於乘坐一路市內電車。

看着：

火車便馳入終站的月台之間了。

十六

我把他所提示給我的方法四條默默背誦着，抱着「會生效嗎？」的態度，單獨會見了他的太太。便是在當天的晚上。

我極其婉轉的從天氣，從旅途勞頓，從物價，從產科醫生和舊式接生婆的優劣比較的瑣話中，娓娓引入正題。

說出她的丈夫想拿那一本詩集的出版稅做爲她此次的生產費的意思之後，喘了一口氣。我故意把喘息的時間拖長，等待她的反對。

我將看她的反對的力量如何，以及打從何方而來，好見機變通的使用我的方法四條，穩穩把它接住。

偷眼看她的的神色：却是平常。

再聽她的話：滿口讚成。

她是在想着需要西醫接生的事吧，但接生費是那麽貴，而丈夫又無錢付出。

她是在想着產後需要吃紅糖的事吧？但紅糖是那麽貴，而丈夫又無錢購買。

她是在想着嬰兒需要吃代乳粉的事吧？她有做爲了五個孩子的母親的經驗，知道自己的奶汁是不夠的。但代乳粉是那麽貴，而丈夫也無錢購買。

她是在想着這一筆生產費用的無數無數吧？但丈夫却是無錢無錢！

於是便平平常常的滿口讚成了吧？。滿口讚成了。

反而不免驚奇。這時，方法四條是說出來好呢？還是不說出來好呢？正在爲難。

她，愁眉不開的：倒笑了起來。

還沒有笑完，又一陣痙攣的縮起來了。

她是躺在牀上，因懷孕而腫起來了的雙腿平擺着。

想來這個胎兒一定使得她痛苦非凡。

十七

跑到隔壁一家殯儀館，借用了電話，打到他正在那里等着消息的日報館，把這一次談話的結果告訴他。他請我一定在他家晚飯，并且過宿。

便等着。

不久，聽見他在外面和車夫爭論了一番價錢之後，就推門進來；懷里抱着一大堆的東西。

「紅糖三斤！代乳粉兩磅！你里面坐！」

我們正在樓下亭子間吃着飯。樓上亭子間里躺着的太太忽然哼起來了，叫着：

「快上來！」

他把碗快放下，就登登冬冬跑上樓。

又登登冬冬跑下樓。

「太太要生產了！我馬上打電話請醫生！你吃

飯！」

不久，一位醫生和一位看護來了。

他登登冬冬跑上樓。

又登登冬冬跑下樓。

「臨產了！我馬上燒開水！你休息！」

看護婦站在樓梯口喊：

「請產婦家主上來。」

他登登冬冬跑上樓。

又登登冬冬跑下樓。

「難產！要動手術！你睡覺！不睡嗎？陪我坐

坐也好。」

這一次他搓着手掌。

搓着手掌，樓上亭子間忽然有了嬰兒哭聲！

他登登冬冬跑上樓。

又登登冬冬跑下樓。

「是兒子！又是兒子！我馬上沖代乳粉！你坐

下！」

他登登冬冬跑上樓。

又登登冬冬跑下樓。

「用不着！太太說現在有奶！你不覺得疲倦嗎

？那麼我應該沖紅糖了！」

他登登冬冬跑上樓。

又登登冬冬跑下樓。

「還是用不着！醫生說吃紅糖還太早。我完全

信任醫生！」

這一次他在樓下亭子間是坐下來了。

「啊！這第六個兒子我想命名為歡郎。你覺得

怎麼樣？我馬上告訴他的母親去！」

他登登冬冬跑上樓。

又登登冬冬跑下樓。

「但她想叫他做小淘氣！因為是難產，使得他

痛苦萬分的緣故。唉，也是理由。」

我們在樓下亭子間沉默着。

嬰兒在樓上亭子間哭泣着。

他忽然拍着我的雙肩，又捏着我的雙肩，更搖

着我的雙肩，說道：

「我們來討論討論！究竟是歡郎好呢？小淘氣

好呢？」

編輯後記

在這個時期出刊物是一件困難的事。

但是，我們不能因為困難就不出刊物，這正同我們不能因為米貴就不吃飯一樣：因此我們在種種困難之下，仍把「新動向」繼續了下來。

現在「新動向」是由旬刊改為月刊了，這並不單是為了目前的種種物力困難，我們是還想在質與量方面把它更強化充實起來的。

在這個狂風暴雨的時代中，人們都是在苦悶着，而青年們尤其格外苦悶得厲害。我們青年應該怎樣過渡這個苦悶的時代？我們的生活態度究竟應該怎樣，「新動向」便是想在這一方面給讀者們點啓示？本期中的敬告青年和我們的生活態度兩文，指示出了我們一個正確態度，大家不妨仔細的注意一下。

本期中的論著在量的方面好像是單薄一些，但在質的方面我們是完全顧到精湛的。有許多八股式的論文，既冗長而且乏味，對刊物對讀者都是一種損害，登出來未免浪費紙墨，我們向抱甯缺毋濫的態度，所以就求精而不求多了。憶周先生的封建餘孽總清算一文是以客觀研究的態度執筆的，為近來研究中國社會問題難得的巨作，該文共分社會，文化，

經濟，政治四部，本期所載為社會之部，以後當陸續刊完，讀者請勿忽視。

爲了適應戰時需要，本期的譯述方面和科學知識方面特別偏重了戰時地理和新兵器的解析，其實這正是戰時下青年所必需應有的知識。

生活報告本期是由兩位服務於教育界的青年執筆的。生活程度的高漲，影響到教育界負責人的不安很大，許多意志不堅的人中途改業了，但仍有人在堅貞的苦苦持續下去。從這兩篇報告中我們可以見到他們是怎樣的爲了一個崇高理想而和窮困的生活掙扎着。

我們計劃從生活報告中見到各種不同職業羣青年的生活情形，希望各種職業不同的讀者們能够多多賜稿。

本期文藝稿件的篇幅佔得比較多些，我們並未因爲最多而忽略了質的精良，發了騁的人們是一篇針對着現實的力作，無舵船是一篇最近南京文壇上難得的作品。

賣瓜的不說瓜苦，內容究竟如何，還是請讀者們來評定。

最後，我們還有一點要說，本刊篇幅絕對公開，凡是真正精良的稿件，我們絕對儘先登載，來稿如附足退回郵票，不用時負責退還。

創刊號正誤表

| 頁 | 行 | 字數 | 誤 | 正 |
|----|----|-------|----|---------|
| 2 | 14 | 7 | 藏 | 蔽 |
| 6 | 7 | 15 | 扈 | 扈 |
| 8 | 11 | 4 | 績 | 績 |
| 10 | 14 | 1 | 安 | 應在「就」字後 |
| 11 | 4 | 22 | 部 | 都 |
| 11 | 14 | 1 | 人的 | 的人 |
| 13 | 4 | 13 | 仿 | 放 |
| 13 | 24 | 1 | 線 | 應在「無」字後 |
| 14 | 23 | 14,19 | 線 | 電 |
| 14 | 24 | 11 | 乾 | 乾 |
| 18 | 1 | 1 | 了 | 電 |
| 20 | 23 | 12 | 培 | 燈 |
| 21 | 13 | 4 | 「 | 電 |
| 23 | 13 | 23 | 棒 | 凍 |
| 28 | 6 | 18 | 厭 | 壓 |
| 28 | 14 | 6 | 厭 | 壓 |
| 29 | 20 | 15 | 學 | — |
| 39 | 15 | 25 | 年 | 主 |
| 45 | 5 | 17 | 紹 | 韶 |
| 45 | 6 | 23 | 士 | 工 |
| 46 | 7 | 2 | 兵廠 | 兵工廠 |
| 46 | 22 | 9 | 後 | 教 |
| 46 | 23 | 1 | 斯 | 期 |
| 51 | 13 | 13 | 而 | 擊 |

投稿簡約

- 一、本刊爲綜合性質之青年刊物。凡與本刊相質相合之稿件，均所歡迎。
- 二、來稿每篇暫以五千字爲限，特約稿件例外。
- 三、來稿須用稿紙繕寫清楚，並加標點。且請勿橫寫或用鉛筆。
- 四、譯稿須附寄原文。若原文不便附寄，請詳細註明原著題名，作者及出版時日與地點。
- 五、本刊對來稿有刪改權。如不願刪改，請預爲聲明。
- 六、請勿一稿兩投。
- 七、投寄稿件，刊載與否，概不與覆。倘來稿附足退還郵資，不刊時負責退還。
- 八、來稿請書明真實姓名及地址並加蓋圖章，以便寄奉稿酬，發表時署名聽便。
- 九、來稿一經刊載，酌贈薄酬，每字自五角至一元。
- 十、來稿請寄南京頤和路三號本社編輯部。

新動向月刊

第一卷 第一期

出版者 新動向月刊社

南京頤和路三號 電話三一四六

印刷者 新中印刷公司

總發行 新動向月刊社

代理經銷處 中央書報發行所

三十四年三月十五日出版

定價二百五十元

本刊創刊四週年

徵求基本訂戶五千戶

敬啓者：本刊自創刊迄今，已屆四年，茲爲謀發行便利及應讀者要求，於三十四年三月十五日起革新內容，增加頁數，改爲月刊出版，承蒙各界人士熱心擁護，無任感激，惟因紙張來源缺乏，且印刷費日見高漲，在不得已之情勢下，由本期起，改訂定價每本二百五十元，茲爲酬答讀者盛意起見，本刊擬徵求基本訂戶五千戶，特訂優待辦法如下：

- 一、凡於優待期間訂閱本刊者照現在價目，予以折扣之優待。
 - 二、凡訂閱本刊全年或半年一份者得享受七折之優待。（全年訂價三千元七折即二千一百元。）
 - 三、凡聯合訂閱滿五十戶以上者，得享受六折之優待。
 - 四、凡聯合訂閱滿十戶以上者，得享受五折之優待。
 - 五、凡持有本社之舊訂單者，每戶可享受五折之優待。
 - 六、凡介紹單獨訂閱本刊滿五十戶以上者得加贈本刊一冊。
 - 七、優待期自三月二十日起至四月三十日止。
 - 八、訂閱辦法：請詳細書明姓名、地址並附足訂閱費，（請以小款匯兌，郵票九折代用）。寄南京頤和路三號新動向發行部收。
- 附啓：凡於優待期間郵費二百元即寄贈革新號一冊。

